美人與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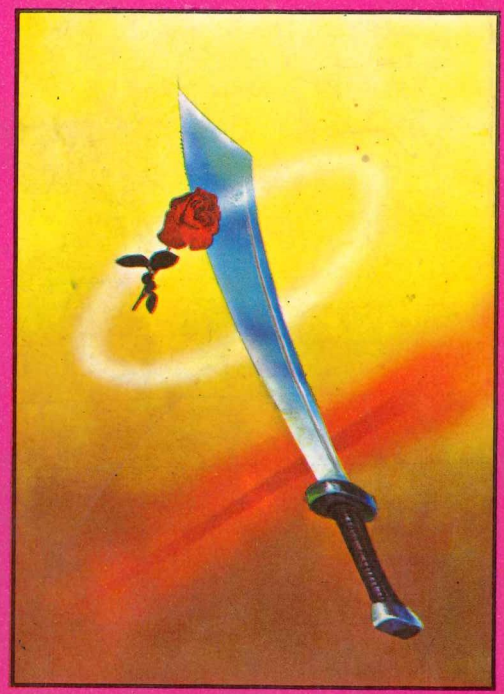
原作者：柴田錬三郎
編譯者：黎光

美人與刀

原作者：柴田錬三郎
編譯者：黎　光

美人與刀

金蘭



金蘭出版■必屬佳作

原作者：柴田錬三郎
編譯者：黎　光

絕望刀

著 柴田錬三郎
譯 黎光

金蘭文化出版社印行

斷劍飛霜

一

那天，眠狂四郎寄宿在山谷崛對面，今戶橋附近一家骯髒的船店中。當他睜開雙眼時，已近黃昏了。

他橫躺在榻榻米上，身上蓋著一條薄薄的毛毯，角落邊，側臥着一名藝妓。

他霍然踢開毛毯，一躍而起，走向窗邊，推開紙窗，早春的黃昏，吹來一陣陣凉爽的晚風，幾隻歸鴉從橋頭低低掠過。

狂四郎從桌上拿起茶碗，從窗外陽臺盛水的防火桶中，舀了碗水，一口氣灌下肚去。冰凉的水從喉頭直沉入脾胃，使酒後的狂四郎，感到無比的舒暢。

狂四郎自昨日午後即開始喝酒，直喝到今晨破曉才醺然醉倒。

狂四郎投宿的地方，是一家專供船伕歇脚的低等船店，而酒保端上來的酒，却出人意料的香醇！

這實在是令人費解的事！

狂四郎心裏微微一動，却不露聲色地逕自開懷暢飲。

然而怪異的事尚不止此，在一壺壺的美酒之後，跟著端上來的竟是罕見的珍奇佳肴，這都是那兒來的呢？狂四郎暗暗的尋思，顯然斷非破舊的小船店手藝。

狂四郎召來酒保一問之下，果然不出他所料。

對岸深川土橋的平清，是江戶首屈一指的料理店。

熱氣騰騰的鯢湯、紅燒鰻、豬牙都是從對岸這家料理店專程運過來的。

——是誰請的客？目的？

雖然毫無頭緒，狂四郎却不加理會，依然怡然進食，這是他的個性使然。

入夜後，一個衣袂輕飄的藝妓像朵綻放的鮮花般出現在狂四郎的眼前。狂四郎用眼角冷冷一瞥，就知道她的身價不貲。

她的腰帶是來自京都的高級品，髮髻上玳瑁製的櫛子，在暈黃的燈下閃動著精緻柔和的線條。

「我叫阿鈴。」

嫣然一笑的輕輕自我介紹後，很自然的拿起了酒瓶。她的容貌清麗，兩腿筆直修長。白皙的皮膚，清秀的臉龐，眞是我見猶憐，面對如此絕色，狂四郎仍然低著頭默默飲酒。他的眼神專注而又茫然，非關病酒，亦非悲秋，更無視於面前的佳肴美人來歷，他的全付心神彷彿正在遙遠的某處遨遊。

一旁的阿鈴，只覺得狂四郎凜凜生威，令人畏懼，儘管她來此之前，她早已得知狂四郎的概況。

漫長的一夜，狂四郎只說了一句話：

「妳太美了，不是普通貧家女吧？」

阿鈴出身農家，由伊豆島被人帶上御赦免船來到此地，她本來不想告訴他這些，但無意中看到狂四郎落寞孤獨的神情，於是觸動了她心底那根漂零無依的弦，她才如泣如訴、如慕如怨地說起身世。

這當兒，狂四郎冰冷的眼光一直凝視著阿鈴，雖然心中感慨隨著阿鈴的傾訴起伏如潮，但是他壓抑住自己的情緒。終席他始終漠然不語，兀自喝自己的酒。

阿鈴並未感到未被重視的不快，反而同情地想：

「他也是一個孤獨寂寞的人吧！」

她十分想親近他，但他那副凜然的神色令人望而却步；不過他的冷漠與淡然，却在她胸中烙下極難磨滅的深刻印象。

破曉時分，狂四郎才朦朧睡去，阿鈴替他蓋上一條薄薄的毛毯後，自己也在角落裏輕輕

躺下。

從窗隙中透進來的霧氣，帶著一股寒意。

她豐腴的小腿，在華麗的裙襬裏輕輕顫動了一下，狂四郎不經意地看了一眼，隨即拿起長劍繫在腰間，轉身正要跨出大門時，阿鈴翻身起床了：

「啊！你要上那兒去？」

阿鈴依依不捨地看著眼前這位奇異的客人，相處一夜，他竟連她的手也未曾觸碰一下。

狂四郎的神情依舊那麼地淡漠。

「或者妳是受人委託來監視我，或者是試探我；雖然我並不討厭女人，但這種方式我可不喜歡，假如你怕回去不好交差，隨你怎麼說都行。」

二

經過猿若町，就到了藪內有名的彎曲小巷。

狂四郎兩隻手環抱在胸前慢慢走著，感覺後面有人跟踪，這是他意料中的事。

走過藪內，傳法院末寺三十餘院的寺廟映入眼簾，山門層層排列，猿寺屋頂上的瓦是猿形的，鳥寺屋頂的橫脊則刻著鳳凰的雕畫。

夕陽西沉，四野無人。

狂四郎故意走到一個寂靜的水池旁。

他惡謔地想著，發生爭鬪時，可用對方的血將池中的水染紅。

土牆的盡頭，有一位相命者坐在大傘下面。

——「請他爲我看一下劍相吧！」

他思忖著，這是武士少有的心境。他趨前對年老的相命者說：

「卜個卦吧，拜託你了。」

老相命者聞言點了點頭，將放著五十根籤的籤筒左右搖動一下，然後從中抽出一根，仔細審視籤中的文字，半晌，抬眼望着狂四郎道：

「卦上指出你佩帶的劍是不祥之物哩！」

「噢?!劍相不好嗎？」

「唔，恐怕是的。」

「您再觀察劍樣，到底如何？」狂四郎解下長劍，遞給他。

老相命者端詳之後，點頭道：

「嗯！殺了很多人……若眞是如此，卽屬大凶之劍，你還是丟棄算了。」

——要我丟棄「無想正宗」？

狂四郎笑笑，扔下幾個銅板，離開了卜者。

池畔有一叢叢濃密的樹林，在深夜裏顯得黑暗陰森，從樹稍可望見遙遠的天邊繁星熠熠。

狂四郎下意識覺得樹叢的暗處中有人埋伏，但他仍佯裝不覺。

原先跟踪的人，此時似已完成任務，消失在叢林中。

狂四郎經過一棵枝葉蓊鬱的老樹旁，感到埋伏的人就躲在附近。

很可能會從背後偷襲呢！他靜靜地走了三、四步後，却不見有任何動靜，於是回頭叱道：

「喂！」

「到底幹什麼的？」

四周闃寂無聲。

「害怕了嗎？」

他不屑地揚聲問道，不待回答卽大步穿過叢林，來到一片平坦的草地。剎時，數條黑影悄無聲息地站在遠處，狂四郎行至相當距離時，停下脚步。

「招待我好酒好菜，還有女人的都是你們嗎？」

對方沒有回答。

「各位的美意十分感謝，假如你們喜歡的話，可以表演一下圓月殺法。」

人影中站出一人道：

「不，你的劍法，我們這幾個人不是對手。」

「那麼，你們目的何在？」

「你有一個養子叫新太郎吧？」

「不錯！」

「他暫時寄住在我那兒。」

「……。」

武部仙十郎並未提起新太郎被誘拐的事。

一股怒火頓時由狂四郎的心頭燒起。

「爲了要抓我，你們竟拿小孩當人質，若是眞的，我絕不饒你們！」

他的聲音雖然很低，但傳入對方耳內，却宛如一股風暴震撼了五臟六腑。

「不，不是要抓你……，我們對令郎也很照顧，這點請不用擔心。」

「那麼你們究竟所爲何來？」

「只想請你赴一個約會。」

「孩子要先送回。」

「當然，當然，我們才會在此恭候大駕。」

「那就定個日期和地點吧！我絕不會失約。」

「明朝辰時請到芝伊皿子的修驗院御嶽坊。」

「好！」

三

半刻鐘後，狂四郎來到神田玉池捕快引佐兵衞的家裏。

佐兵衞的部下看到狂四郎，立刻大聲呼喊：

「老大，老師來了！」

從喊叫聲裏，狂四郎意味到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

狂四郎踏進茶房，坐在火爐邊的佐兵衞沉痛地看了他一眼，起身泡茶。

「打擾你了。」

狂四郎坐下來點頭道。

兩人談論的是狂四郎前天晚上帶來的女人。

得到滿足後要離開時，她追過來要求道：

「帶我走吧，否則我實在活不下去了！」狂四郎只好將她帶在身邊。

狂四郎和佐兵衞相識雖僅二年，年齡差距也相當大，但彼此的心意却頗能溝通，於是成爲莫逆之交。

在狂四郎熟識的人裏，只有佐兵衞是最可靠的，所以才讓她以阿波守太太的身份寄宿在他家中。

狂四郎猶記得和佐兵衞第一次見面的情景。

「你做捕快已經幾年了？」

「快要四十年了。」

「眞不容易。」

「多謝您的誇獎。」

「茫茫然地過日子，實在是無可奈何的事。迷即是煩惱，悟則是菩提——像我這種惡業之徒，要洗心革面誠非易事，所幸萬能的神並不苛責凡夫，而我就藉此自慰以渡餘生罷。」

「但覺悟對我而言仍是個謎，我是不學無術的人，太艱澀的事理非我所能洞澈，雖然年紀漸長，愈能體會什麼是痛苦悲哀，不過轉眼即能將之忘懷，像我這樣愚昧的人，著急又有何益？即使是達官顯貴不也是每天吃飯，睡覺的渡日？這樣一想，我即能忠於職守，安份渡日直到老死，不作他想。」

狂四郎經常想起佐兵衞所說的這些話，截至目前爲止，佐兵衞仍是他最談得來的朋友。

「老大——」

佐兵衞端茶給狂四郎，聲音低沉地問他：

「你要怎麼安排她？」

狂四郎凝視著地上說：

「我也不知道。」

沉默了好一會兒，佐兵衞才又開口說：

「昨天晚上，她差點要自殺。」

「呀？——」

狂四郎愕然地看著佐兵衞。

「幸好我察觀得快，才沒有發生意外。」

「眞抱歉！」

「老大，請不要再說這種話了。我猜想可能是你離開時，態度過於冷淡，使她萌生了尋短見的念頭。」

前天要離開她的時候——

「我們什麼時候再見面呢？」她無限依依地看著狂四郎。

「再說罷。」當時他確是漫不經心地回答。

想到這裏，狂四郎立刻站起身來登上樓梯。

只見她雙眼闔著躺在床上，臉色像蠟一樣的蒼白。

默然坐在床邊的狂四郎，似憐憫的眼光默默注視著她，心裏充滿了矛盾的悔意。

他痛苦地想想這一切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坐在黑暗中的武士，眼看著追隨自己的女人，承受著無比的痛苦，却無力爲她做些什麼；如今爲了一個遙遙無期的等待而自殺，狂四郎深覺罪孽深重。

過去的靜香如此，美保代如此，現在她也如此——。

我能够做的只是靜靜看她一眼，並不是請求她原諒即能解決問題的。

晶瑩剔透的淚珠，沿著女人白皙的臉頰滾落下來，彷彿滾落了無限的悲哀與無奈。

狂四郎不禁從心底發出深沉的嘆息。

被傲慢、貪欲、邪淫、貪饞、懈怠、嫉妬、憤怒——七種惡貫穿全身的男人所侵犯的女人，其幸福將會瓦解，狂四郎當初即是懷著這種殘忍的心情來侵犯她的。

女人心中那朵快樂的花蕾含苞待放，被侵犯時，在恍惚中銷魂地綻開花瓣，不知不覺驕傲的矜持瓦解了，隨即陶醉在這茫然的喜悅裏。

女人的悲哀也在這裏。

現在的她，並不是怕成爲宗教的叛徒，擔心的是被人拋棄，那才是最悲哀的事。

女人悲慘絕望中想著茫茫的未來……在黑暗中，再度流下無依的淚水。

狂四郎慢慢湊近她，吻了一下女人溫濕的嘴唇，然後慢慢離開，無言的站起身來。

四

芝・伊皿子。

伊皿子是歸化明人所取的名字，住在江戶，平素做些什麼，從無人知曉。當時的幕府爲了嚴禁切支丹的宗門，於是聘用異國人爲偵探，伊皿子可能卽是從事這項工作。

高輪台地的墓地，既無人供奉香火，也無人供奉鮮花，四周荒草蔓延，寒烟淒迷，是一處鳥獸蟄居人迹罕見的地方。

但自從一年前在台地上鳩工庀材，蓋成了修驗院御嶽房後，春秋二次御嶽講時，數千民衆在這裏聚集禮拜，使原本荒蕪的台地，顯得熱鬧非凡。

平常日子，則彷彿無人居住般，靜悄悄的。

辰時——狂四郎乘坐一部轎子出現了。早春的微風，明亮而靜寂。

二名年輕的武士，打開正門旁的小門，領他到舖著檜木地板的寬廣道場。

正面是一張大床，上面掛著一幅捲軸，題著：

一切業障海　皆從癡妄生
若欲懺悔者　靜坐破實相

狂四郎雙手合抱端坐著，眼神凌厲地橫掃四周，一名戴著山岡頭巾的武士緩步走了進來，站在他面前，以低沉的語調說：

「辛苦你了。」

他兩眼流露出鷹般的鋒利，狂四郎直覺到對方絕不是個普通的傢伙。

此時，二名年輕的武士，從狂四郎背後逼近：

「請把身上的劍取下……。」

狂四郎冷靜的擺了擺手：

「外面有部轎子等著，請依照約定，送新太郎到西丸老中的本家。」

戴著山岡頭巾的武士輕輕的點了點頭，一個女侍隨卽背著新太郎出現了，新太郎彷彿服過藥物似的，沉沉睡著。

短短一年時間，新太郎竟長大了許多，狂四郎的眼神如冰雪初解，流露一絲的暖意望著他。

「請吧——。」

狂四郎仔細而慢的將大小雙劍解下，放在自己脚前。

戴山岡頭巾的武士將長劍拿起來細細觀賞：

「聽說這是『無想正宗』——」

「不錯。」

「斬殺過無數的生命，依舊亮如秋水……。」

對方愛不釋手地把玩讚嘆，狂四郎微笑不語。

一個年輕武士送上一把小鐵鎚，戴著山岡頭巾的武士接過來，放下「無想正宗」。

「呵呵！眠狂四郎——。心意可曾動搖？再選擇一把新的佩劍吧。」

「閣下願意怎麼做，悉聽尊便！」

狂四郎泰然地回答。

對方既已將新太郎還給他，狂四郎必須遵守彼此間的約定，不管他們如何處置「無想正宗」，不待提出異議。

戴著山岡頭巾的武士一臉詭譎的笑著，高舉鐵鎚劈了下去。

「鏘！」

「無想正宗」的悲鳴聲，餘韻不絕地響徹道場。

被擊斷的劍尖帶著閃電般的白芒向壁間飛去，正好插在捲軸「若欲懺悔者」的「懺」字上。

狂四郎臉色雖然極爲蒼白，但眉宇間神色絲毫未變，猶如一潭止水，激不起任何漣漪。

父子孤獨

一

天將亮時，躺在昏暗房間中的新太郎，慢慢睜開雙眼。

女侍爲他蓋好棉被後，即退出房間。

服過藥物，從芝・伊皿子修驗院御嶽坊坐轎子回來的新太郎，醒來時發現自己置身於武部仙十郎的長屋。

新太郎是個沉默寡言，不願讓別人看見他流淚的少年。

他被囚禁在陌生的地方，從未曾吵過要回去。整整一個月，都是獨自一人讀書畫畫，照顧他的女侍對他的勇敢也讚不絕口。

女侍的責任是好好看顧他，其實，即使未曾奉令，她也會由衷的疼愛他的；受美保代教養的新太郎，一舉一動都中規中矩，有時他的表現，令女侍覺得他不像個小孩子。

也因爲他的風度過於優雅，使女侍感到相當的困惑。

新太郎並沒有任何悲哀愁苦的樣子，似極滿足於女侍對他的一切。

到了離別的時候，女侍不覺泫然欲泣，但新太郎的表情一如往昔，當女侍端給他摻了藥的開水：

「乖乖喝吧！你會在夢裏回到家的。」

新太郎只是順從地接過杯子一口氣喝光，沒有一些兒猶豫與哭鬧，喝完後還抬起頭微微笑了笑，女侍不覺一陣鼻酸。

新太郎睜開眼睛時，果然如女侍所說，武部仙十郎正對著他微笑。

「辛苦了，新太郎。」

他點點頭。

「是令尊救你出來的。」

聽到這句話後，他才展顏笑問：

「眞的嗎？」

「眞的，你們父子很快就可以見面了呢。」

仙十郎含笑點頭。

「好想再見父親一面哦！」

新太郎自言自語地說。

……但是過去了五天，依然不見狂四郎的踪影。新太郎躺在床上凝視著屋頂，忽然，他扳著手指，低聲數將起來：

「一、二、三、四……」

很流利的數到一百後，新太郎立刻從床上跳下地來，他已經完成對父親的承諾，可以去見父親了。

狂四郎一年前跟他離別的時候，曾叮嚀過他：

「我回來時，你一定要學會算到一百。就這樣約定了？嗯？」

新太郎點頭答應了。

——我一定要見父親！見到父親後，就算到一百給他看。

新太郎這樣下定決心。

深川仙台崛靠近河邊有今川町，父親一定會回到那裏去的，新太郎這樣想著。那裏住有談亭、金八、文字若——都是新太郎所熟識的叔叔。

當初新太郎從家裏被帶出來時就暫住在那兒，經過一段時日後，由於他的溫文儒雅，深受大夥的歡迎與疼愛，因此新太郎幼小的心靈中，已經把它看成自己的家一樣了。

雖然在如此溫暖的世界中生活，但新太郎並未因此而變成一個驕橫、頑劣的少年。

他喜歡放風箏、打陀螺、踢球、跳繩、玩家家酒，也喜歡在一旁看別人玩耍，但絕少加

入。

現在——。

想見父親的慾望愈來愈强烈，新太郎的腦海中又浮現出過去的光景。

金八叔叔背著他所走過的路，新太郎記憶猶新。

只要穿過一座架在河上的大橋，向右拐，再穿過一座小橋，就到了今川町。

爲了能孤獨的活下去，事情一旦決定，就必須貫徹意志去完成。

新太郎起身拉門。

二

新太郎從長屋旁邊的小門溜出來，身上背著一個小包袱，裏頭是二件換洗的衣服和畫圖的紙筆，爲了怕被人發現，新太郎頭也不回地一直往前走。

到了巷口，恰好碰到一台轎子。

「喂，喂；抬轎的伯伯，請等一下。」新太郎喊住轎夫。

「請送我到一座很大的橋那邊，好不好？拜託伯伯。」他對轎夫說。

轎夫將燈籠提高，仔細地打量他，問道：

「一座大橋？小弟弟，你要去那裏？」

新太郎說不出今川町的地名。

「過了橋就是一個很熱鬧的地方，請送我去吧？」

「熱鬧的地方？大概是兩國吧！」

轎夫們以爲他是武士的孩子，爲了重要的事必須夜趕夜路，普通小孩是不可能有這種勇氣的，所以很佩服的答應了。

到兩國約有半刻鐘的路途。

夜晚的市集是別具情趣的。此時，一般商店已經打烊了。入夜後陸續聚集的是賣甜酒、麥湯等等小吃的露天攤販，這些小攤子是藝人和遊人。流鶯的停憩場所，長長的街道兩側排成一道燈河。

新太郎坐的轎子，，在大橋旁的值夜亭停下來。

「小弟弟，已經到大橋了。」

新太郎從轎子上下來，驚奇的看看四周，想到過了這座橋就能到自己要去的地方，不禁興奮的說：

「謝謝。」

然後後規矩的朝轎夫彎腰行禮，從腰間拔出帶鞘的小刀。

「我沒有帶錢，這把小刀送給你……。」

「不要錢的，你從這裏走，不要迷路了，快點去吧！」轎夫將小刀推還給他。

「謝謝伯伯，再見！」

新太郎轉身離開。

過了橋，對面就是兩國寺，許多人圍著一個露天戲台，喧鬧的叫聲、琴聲、大鼓聲不絕於耳，隨風傳來人們歡樂的氣息，而新太郎彷彿是這一個世界的過客，小小孤獨的身影從人潮中迅速穿過。

這時——。

「哎呀！」傳來一聲女人脆亮的高喊。

人們的眼光一齊那那個方向望去。

只有新太郎一個人置若罔聞地繼續向前。突然，一個年輕女人擋住了他的去路。

那是坐在淡路人形座的阿吉。

她定神的看著新太郎，不知不覺喚著：

「小弟弟……」由於過度興奮，一時竟講不出別的話來。

新太郎澄清的眸子，令阿吉全身顫抖。

——年輕的基督！她在心裏低喊，發現奇蹟低的深受感動。

站在她旁邊的人們，這時也看到新太郎的面孔，異口同聲地驚叫起來，阿吉急急地以袖子遮住他的臉，將他拉到一旁。

「小弟弟，你住在那裏？」

新太郎並未躲開阿吉無邪的視線，他靜靜的說：

「我沒有家。」

「沒有？……對、對，小弟弟沒有家，小弟弟是孤獨一個人，對吧？」

「嗯！」新太郎點點頭。

「不過我有父親！」他揚揚眉梢。

「父親——？還在世嗎？是誰？」

看到對方異常著急的樣子，新太郎覺得很不愉快。

「是誰和你又有什麼關係？」

「請告訴我吧。」阿吉雙手合掌懇求道。

「你父親到底是誰？快告訴我，他在那裏？告訴我吧！」

看到阿吉哀怨的表情，新太郎終於告訴她：

「眠狂四郎。」

「呀——。」

阿吉好像對這個答案很滿意，臉上又恢復了生氣。

「我知道了，太好了，我眞高興。」

阿吉緊抱新太郎，新太郎輕輕掙開了。

「小弟弟和父親離開很久了，是嗎？」

新太郎點點頭。

「現在要見父親是嗎？他在什麼地方，你知道嗎？」

新太郎用手指著東方。

「不對，正好相反。是在隅田的木母寺，我帶你去吧！」

三

阿吉和新太郎在木母過夜。

洪谷宮旁的益町，一條乾淨的小路上，突然傳來響亮的馬蹄聲，十二名穿黑衣的武士在狂四郎前後護駕。

狂四郎身上沒有帶刀。

並非對方强制，狂四郎自願的在修驗院御嶽房待了五天。當然，他住的房間，不論白天夜晚都有人嚴密監視著。

這座修驗院顯然並非普通的道場，暗中正進行著一項大的陰謀，但表面看來與別的修驗院沒有什麼兩樣。

古代受貴族所託，做爲祈禱的修驗院，從室町以後就逐漸變質；到了德川時代，更與民衆接觸，在功利主義的時潮之下，建立了在社會上的穩固的地盤。

當時，人們迷信地認爲，一切疾病和災難都是由於神靈山鬼的作祟，於是各種密教的崇拜成爲社會上普遍的信仰。

譬如說——

方位不吉，爲了消災避禍，便有種種奇怪的膜拜方式；例如在丑年生的女孩，腹部寫上大神的名字，然後讓她精赤條條的朝著神祇的方向睡覺。

由於這種信仰而形成講社結集的組織。

原來這些場所是佛徒們論經悟道的地方，後來發展到讚仰祖德，乃至增建神社佛寺以供民衆參拜，其最終目的則是聚資興廟，大開佛法之門。因此官方對這種講社結集的組織也採寬容的態度。

——而御嶽房道場，除了斂財，同時更隱藏著逐鹿天下的野心。

狂四郎不愧是個厲害人物，短短五天中他就瞧出一些端倪。

「我想和打斷『無想正宗』的那人面談。」因爲他已經沒有再待下去的必要。

戴山岡頭巾的武士一就座，狂四郎馬上問：

「你對我還有什麼要求？」

對方微笑說：

「松平信明藏起來的六十貫黃金，聽說在你那兒，能否告訴我地點？」

在松平信明掌握政治大權時，因爲黃金價格猛烈下跌，導致物價急遽波動，於是松平信明飭令財務組兵堂掃部將囤積的六十貫黃金，隱匿起來。

不久即辭世的松平信明，對於該批金塊應如何處置並無明確的指示，繼承者水野忠成，爲了彌補財政的困乏，只有改鑄錢幣，但是爲求新幣的流通，乃下令追查金塊下落。

兵堂掃部無論受到怎樣的嚴刑拷打，都堅稱不知金塊流落何處，後來很多人更爲了這批黃金你爭我奪地械鬪不休，甚至血濺五步。

捲入這場漩渦中的狂四郎，從根岸里，御行松樹不動堂後面的地下，掘出金塊，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有興趣？」

狂四郎微微咧了咧唇角。

「不錯。」

「那就給你吧！」

狂四郎如此乾脆，確實讓對方大感意外。

狂四郎唯一的條件是，以後絕不能以誘拐新太郎這種卑鄙的手段作爲要脅，對方立刻答應了。

現在，狂四郎就是要帶他到藏金的地方。

四

春天雖然已經到了，然而掠過丘陵的風，仍帶有幾分寒意。

在山麓的密林中下了馬，一行人默默跟在眠狂四郎背後，走下山坡。

狂四郎在一棵大樹前停下，凝視不遠處的三座墓碑。剎時，多少年漂泊的寂寞辛酸與無依，一下子全湧上了心頭。

就在這兒躺著三個不幸的女人，中間是他的母親。

左邊是靜香。

右邊是美保代。

三個墓碑上各刻有一個「靈」字，都出自狂四郎之手。

他的母親被伴天連强姦，生下狂四郎後，便在廣尾町禪雲寺一間小屋裏，伴著青燈木魚，渡過了最後的十五年。少不更事的狂四郎，就在這裏挖了一個洞穴，埋葬母親的遺骸，從那時候起，他便決定一個人單獨活下去，快意恩仇也罷。五湖飄零也罷。

與狂四郎邂逅的靜香，對他十分迷戀，爲了要化解這位野獸般寂寞、痛苦與橫强的男人，不惜奉獻出寶貴的貞操。然而狂四郎對她始終極爲冷漠，爲情悒鬱的靜香，終於以死來求得解脫，自殺的地點正是她奉獻自己的小屋。當狂四郎衝過來抱起她時，靜香只留下一句話就香消玉殞了。

「請將我葬在你母親的旁邊……。」

美保代則是被狂四郎佔有後，才懂得什麼是愛的女性。往後四年中，一直生活在衝不出的陰影裏，她沒有過去，找不到現在，並且畏懼未來。未來像一根鞭子時刻抽打著她，而現在，又不能得到充份愛的滋潤，終於抑鬱寡歡地枯萎了。

當死神一步步逼近美保代時，她懇求狂四郎：

「請帶我去母親的墓地吧！」

當時狂四郎雖然身受重傷，但仍勉强抱著美保代爬上丘陵。等他低頭告訴她已經到了的時候，才發現美保代早已停止呼吸了。

三個不幸的女人……。

無情的風依舊吹著墓碑，往日的一切都已成過去，徒然留給狂四郎沉痛的回憶。

狂四郎勉强按捺住心裏的痛苦，回過頭來向覆面的武士說：「錢就藏在這裏！」

他指著美保代的墳墓。

「我的妻子也躺在這裏。」

十二名武士都沉默不語。

「必須挖開妻子的墳墓，這件事請讓我一個人做吧！」

他低沉的請求沒有拒絕的理由。狂四郎拿起鋤頭，開始挖掘。

覆面武士在離開墓地約一丈遠的地方，監視著狂四郎。

狂四郎的工作，意外地在短時間內即告成完，他丟下鋤頭，跪下身去，左手探進墓穴。

他很快地站了起來，轉身面對那些武士，他們背脊一凉，臉色立刻大變。

只見狂四郎左手握著一把長劍。

狂四郎挖掘出來的並非他們想像中的金塊，而是一把魔鬼牙齒般的長劍。

「你們受騙了，被砍斷的那把『無想正宗』是假的。」

狂四郎冷笑著說。

埋葬美保代時，他不希望此後的人生旅途中，再有什麼業念的執迷了，因此將心愛的『無想正宗』一塊兒埋進土裏。

一年來，佩在腰間的那把劍，是他在街上隨意買下的無銘一刀，所以當它被砍成二段時，狂四郎的神色才會絲毫不變。

「我曾下過決心，不再使用這把凶劍，可是你們頭目將無銘一刀砍斷，現在只好讓他的

部下飲他們自己的鮮血了。」

狂四郎慢慢移動脚步前進。

那一天午後，飄然訪問武部仙十郎的狂四郎，聽到新太郎已走的消息，雖然眉頭微微一皺，但獲悉他是自己一個人偷偷跑出去時，反而滿足地微笑道：

「眞不愧是我的孩子！讓他一個人孤獨地活下去吧！有這種志氣，我也就放心了。」

鮮紅色的鏡子

一

未與家人見面已經有好長一段時間了，這次回來，看到家人安然無恙，店裏生意興隆，眞是令人高興。

像我平均一年才踏進家門一次的人，即使過年也不見得能在家裏悠閒休息，仍要戴著斗笠在街上流浪，因此對那些住在都市裏開著大商店的老闆，我作夢都在羨慕他們哩！

二十五年來，被我穿破而丟棄在路中的草鞋，眞是數也數不清了。走過的地方自然也很多，其中却以將軍首都給我的感覺最好。

四里四方八百八丁——街道整整齊齊，皇城位於中央。旁邊有武士町等廟宇，還有官方町，及忙著招呼生意的商人。這裏有賞心悅目的景色。在靜寂的大名小路上見到的武士，依他們頭髮所編的式樣，腰上佩帶的刀飾，以及衣服的色澤，都可以使人一目了然地看出是屬於何藩的御用家臣。

喧嘩熱鬧的店面，出出入入的人潮，都帶著江戶獨有的生機。安富樂利的種種景觀，眞令人百看不厭。

這次到江戶來，並不光是爲了遊玩，而是爲了和一個不可思議的浪人見面。假如不是爲他，我也不會到將軍所住的御所來的。

我抵達江戶的第七天，也就是昨天下午，終於遇到了那個浪人。

我是在熱鬧的淺草奧山遇見他的。

在楊弓店後面的露天廣場，有一個專供藝人表演的露天場所，我無意中經過那裏，邊逛邊欣賞兩旁貨色的當兒，糊裏糊塗的竟被洶湧的人潮擠進一個表演袖劍的藝人面前。

雖然已是春天，但表演袖劍的年輕藝人却穿著厚重的衣服，傲岸地站在人羣前面；無意中觸及他的眼神，那一股令人望而却步的威力，我被他深深地吸引住。

他瘦弱的面龐，蒼白的膚色，猶如一般浪人，不同的是，額上少了幾道深刻的紋路，及一種無法描繪的孤獨與落寞；整天給人一種陰森、鋒利及詭譎的感覺。

他的幫手，却是一個充滿生氣的小女孩，正在仔細地說明袖劍的射法；藝人只是冷冰冰的站在那兒，對喧嘩的人羣彷彿視若無睹，不動，也不說話。

小女孩持著一把扇子從人羣中收回幾十文的銅板後，就站在一扇豎著的門板上，打開手脚成一個大字型，毫不畏懼地等著年輕藝人朝她拋擲袖劍。

這眞是一項驚險的表演。

蛇形的袖劍開始從離開小女孩十尺遠的地方閃電飛來，圍觀的人羣都爲她捏了一把冷汗；前後二十隻飛劍，全不偏不倚地插在離小女孩的手、脚、腹部僅一指空隙的門板上，而年輕的藝人却連眼睛也不曾眨過，只是很寫意的隨手丟過來而已。

小女孩離開門板後，蛇形的飛刀仍呈大字型的留在上面，這時觀衆開始熱烈的故掌。女孩拿起扇子走向人羣，剎時銅板就堆滿了扇面。

等小女孩吃力地將門板上袖箭一一拔下來後，藝人方才緩緩開口：

「接下來，爲各位表演的是背向目標射擊。當然，我並沒有百發百中的自信，但假如有人肯出十兩銀子，我將由衷地感謝，或許這將是我妹妹的埋葬費也說不定。」

二

這句話給圍觀的羣衆帶來莫大的震憾，還摻雜了一種奇妙而令人手心發汗的快感。一剎時觀衆全都安靜下來，然後在彼此期待的空寂中，終於聽到有人丟下十兩銀子的聲音。

「十分感謝——。」眼神仍不曾抬起。

年輕的藝人等小女孩將銀子收好後，才抬起頭來，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在九州，鳥槍達人稻富一夢，他能在百步外射穿柳葉；也能閉著雙眼打下窗外的啼

鳥；這是一種巧妙的技術。但現在我要讓你們觀賞的，不是術，而是藝。只靠著手指間的技巧射出袖劍，並且神元合一，以氣御劍！以氣御劍，全在呼息的控制，也就是一氣五劍——在一呼吸間，連續射出五劍。請各位注意。」

話聲一停，針落可聞……。

小女孩面色蒼白，站在門板前面，依舊打開雙脚站穩。

射擊者要背向女孩來反射飛刃，這眞是談何容易?!能看到這種驚心動魄的絕技，不要說是十兩，即使一百兩銀子也是值得的。

剎時，一種不吉利的預感閃過腦際，我多希望能中止這項表演。

但射擊中那種可怕的表情，令我不敢開口。只見他全身微顫，兩手關節咯咯作響。

「喝！」只是右肩微動，縛在左手臂劍囊裏的劍，已由左肩後方飛出——袖劍閃電般的插在小女孩的頭髮上，我還沒來得及閉上眼睛，第二根又從浪人手裏射出。

……可怕的風聲在空蕩中廻呼嘯，五根手裏劍順利的依次插在小女孩臉旁，兩肩上，及兩腋下的門板上，眞的是一氣五劍！

拜托請停止吧，我暗自在心中大聲禱告。

但射擊者却從腰間拔出另一柄小劍，說道：

「這劍將射向我妹妹的乳房，不知是被我不幸射中，還是妹妹能及時閃開……注意！」

「咻！」

還有一個聲音。

從女孩口中發出的慘叫聲，像流星一樣鮮亮而短促。

奇怪的是——女孩似乎並不想閃避，好像被人綁住一般，只是眼睜睜地看著前方飛來的袖劍，插進自己的胸部。——這是什麼原因？

不僅如此，更奇怪的是，聽到妹妹的慘叫聲，知道自己失手的年輕藝人並不曾回頭，只是冷冷地任憑觀衆看著妹妹的屍體。

我不知不覺地伸手拭汗。

距離人羣不遠的地方，有一個黑衣浪人將雙手環抱在胸前，就是他丟下那十兩銀子的。

三

經過一個小時，我跟著他來到橋場町家勝的淺茅旁。

黑衣浪人不曾理會我，目視他那孤獨的身體，我有一種說不出的寂寞。

在開滿白花的小河旁，黑衣浪人停下脚步。

他的視線，凝視著墨綠的水面。

「賣藥的——。」他這樣叫我：

「那個女孩，可以說是被我害死的吧？」

這是無法回答的問題，我沒說話。

「是我害死的。」他以沉痛喃喃自語。

「賣藥的——」

「嗯？」

「你是否也覺得我的眼光帶有魔氣？」

「沒有哇，我並沒有這種感覺。」

「我知道，有很多人怕我，甚至躲避我，因爲我身上染滿了鮮血與對手的屍臭。有時我也會聽到這些幽靈沉沉的吶喊，他們藉著我的眼神向人索命呵，因此我只看那女孩一眼，她即被殺了。」

「……」

我只能靜默地繼續聽下去。

「我並沒有任何企圖，只是看了那小女孩的雙眸一眼而已。她如果露出一點驚嚇的神情，我一定會轉移視線的，但她却毫不反抗地接受我的凝視，以致不想閃避。呀……我不知道該如何說才好！」

看到他那沉鬱的臉孔，及痛苦的神情，我只好低下頭來。

浪人邁出了脚步，說道：

「賣藥的，能够爲愛而死，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吧？」

這句唐突的話，我馬上了解了。

他又道：

「賣藥的，你愛過幾個女人？」

「我已經上了年紀了。——在旅行途中，無意接觸到的女人，也沒有幾個。」

「值得你回憶的女人，一個也沒有嗎？」

「請原諒，即使九年前死去的老妻面貌，也未曾夢見過呢。」

這樣回答之後，我才想起這個浪人，一定有一段難以忘懷的舊情。

「老大——」

「……」

「雖然失禮，但是老大，你一定有愛人死去吧！」

他未回答。

走了數步之後，「爲了明天的生存，必須忘記昨天及今天的一切，眞是可悲吧。」他自嘲地說。

四

浪人向前走去，到了大馬路上，夕陽西斜，餘暉和天邊的雲彩相互輝映。這時，忽然從前面閃出袖劍藝人的身影，他的立姿充滿鬼氣，令人背脊冰涼。他的背後是一片荒田，這時霧氣瀰漫，蕭條的冬天景色，連夕陽都有些異樣詭譎的感覺。

距離浪人約有二十尺的光景。

浪人停下脚步，雙手依舊環抱在胸前。

年輕的藝人緩緩將右手提著的包袱放在路邊，然後一步一步向浪人迫近。

我以爲他會猝然地射出袖劍——我的手心開始流汗。

浪人仍靜靜的站著，雖然我想他的武藝也許不錯，但一氣五劍的飛刀絕技可不是鬧著玩的哩。

「阿波浪人，吉野鄉三郎」

袖劍藝人先自動報名。

「是阿波——」浪人以低沉的聲音說著。

「你就是眠狂四郎，出名的稀世劍客，我方才風聞。」

「……」

「你以魔鬼的眼光，蠱惑了妹妹心神，以致奪走了她年輕可愛的性命，雖然不是一種故意，……但我不能原諒！」

吉野鄉三郎說著，將右手慢慢深入懷中，我看到這情形，全身開始顫抖。不——他所投過來的竟是那十兩銀子。

他又迫近二、三步。

「看誰勝利！」充滿鬪志地叫著。

而黑衣浪人仍然動也不動，只靜靜地注視著對手。

情急之下，我大叫一聲：「不對！眠狂四郎絕不是使用法術害死你妹妹的。」

我衝動地狂喊，但毫無用處。

可怕的殺氣，已經一觸即發。

「拔刀吧！眠狂四郎！」

說著，吉野鄉三郎自腰下拔出長劍，擺好架勢。

看到這情形，狂四郎才慢慢地說：

「你是不是病了？」

「是又怎麼樣？」

「爲了仇恨，爲了一次勝負，你打算燃盡生命的燈，這是我辦不到的。」

「不必多說，拔刀！」

他的聲音，好像惡魔的化身。

「爲了窮研劍理，我發誓終身獻劍，只有毀掉你的『無想正宗』，我才能稍得解脫。」

話聲一落，吉野鄉三郎像在水面滑行般，一直逼過來。

慢慢地，狂四郎用手握住刀柄。

「殺——」

閃電般的刀光，一刀斬下。

劈中?!但瞬間消逝。

吉野鄉三郎分明看到自己的刀砍在狂四郎的身上。

落空後的憤怒、屈辱以及絕望的感覺湧上心頭，滙成的殺氣更加瘋狂，暴風雨般的向狂四郎捲去。

「啊——殺殺！——」

而狂四郎的身影却像被風吹起的柳絮，隨著吉野鄉三郎的刀光四面飛舞。

突然，兩個身影快如鬼魅的乍合而分，夕陽照著狂四郎垂下的刀尖，一串鮮血露珠般的滴下。

一丈外的吉野鄉三郎——。

以刀拄地，頭顱直向後昂，彷彿被人從後面揪住頭髮，張嘴發出混濁的聲音，隨即血塊自口中噴出。

一剎那時間似乎靜止，終於吉野鄉三郎似朽木般的仆倒，順著斜坡滾落路旁池中，激起一個大的波紋。

被鮮血染紅的水面，似黃昏湧起的亂雲一般，逐漸地擴大，然後流散，消失。

目睹一切經過，我虛脫般的跌坐在地下。

狂四郎打開了放在地上的包袱。

一看——赫然是白蠟般的小女孩頭顱！兩眼依然空洞洞的望著前方。

關上盒子，狂四郎慢吞吞的說：

「那個女孩，她還以爲我是一個基督徒呢！」

他自嘲的笑笑，將木盒遞給我。

「你比較看看，你藥袋中的神農氏圖像，及基督表情，是否與我的面貌一樣？」

幽谷飄香

一

期待已久的上巳雛祭已經來臨了。

不論是大人的官邸，還是諸侯的御殿坊，從去年年底即開始陸續向商人訂貨。連平常安靜的大名小路，也擠滿了洶湧的人潮；此刻的江戶春景，眞是熱鬧非凡。

得到武部仙十郎的緊急召令，眠狂四郎在他的書院出現。

仙十郎已坐在堂上等他。

「你還記得四年前在將軍府幹的那件事吧？」

仙十郎說著，呵呵一笑。

四年前，狂四郎曾自將軍府盜出一件御賜寶衣，使忠邦大將怒斬三個侍衞首領。

那夜——在黑暗中，他侵犯了美保代。刻骨銘心的往事重新在腦海浮現。

而今冷靜堅強的狂四郎和四年前一樣，坐在他對面，仍駝著背的仙十郎也是舊日模樣。

「今夜有事相託。」

「要我再從女人身上偷衣服？我不幹。」

「哈……，你害怕了，是吧？正相反，現在要你去捉一個女偷兒。」

「……」

「你的任務就是逮捕這個女人。」

老人從懷中拿出一册帖子，放在狂四郎面前。

上面寫著：

「大納言樣御用雛祭品清册」

狂四郎打開來，上面有御束帶、小直衣、御直衣、御狩衣（以上各九對）、御所人形、管絃樂御人形、御屏風、御燭台、御厨子棚、御黑棚、御台火鉢、御輿、御傘、御筒守、御長刀、御銚子、御餅桶、御食籠、御三寶……等等，並附有詳細的圖樣。

「東西呢？」

「今晚可以運到。明天未時，大納言樣（即家慶）就要來家中庭院舉行御雛祭。據可靠情報，對方將在這裏下手……，實在是件麻煩事，但迫於情勢，我們只好嚴加防備了。」

「是不是要偷取這裏面的一樣東西？」

「不錯。」

老人以扇子指了指清册上的御所人形，那是中國唐朝的玄宗皇帝、楊貴妃、及高力士三人一組的鏤金木刻。

「就是這個。」

「爲什麼要偷這個？」

「因爲高力士手中所捧的寶珠，據說是漢代的玉。」

從古至今，玉一直是爲無價之寶，在周禮上也曾這樣記載：第一是蒼璧、二是黃琮、三是青珪、四是赤璋、五是白琥、六是玄璜。這些是祭天地四方神祇時所用，亦稱六瑞。按階級則分爲：王是鎮圭、公是桓圭、侯是信圭、伯是躬圭、子是穀圭、男是蒲璧。古代自天子以下，王、公、侯、伯、子、男等諸侯爲了鎮四方，祈五穀而用的割符玉。

「這個寶玉是日輪璧（天子供奉用的祭祀玉）。日輪是圓形的，但有許多地方是透明的雕刻。你以爲如何？」

狂四郎仔細端詳著圖樣，說：

「可能是一種薰香器吧？」

「或者是薰香用的玉，它本是御本丸大奧珍愛之物。但是大納言樣掌管的東西，一般人絕不可能輕易到手的。」

——那麼喜歡這塊珍玉的而又可以隨意接近的，該是將軍愛妾之一，沒錯！

「是不是要我通宵看守？」

狂四郎冷冷地看著老人。

「正是如此。」

「我有一個奇怪的感覺。」

「什麼感覺？」

「如果是大奧的寵妾，何必偷取？如果是普通女人，如何偷取？而一個女人眞的會對一塊古董發生濃厚的興趣嗎？」

「你說的不無道理，那麼就由你來解開這個謎底吧。」

二

晚飯後，雛壇已在嚴密的監視下。

雛壇張起紅白相間的帳幕，前面架著金質屏風。

猩紅的地毯，分成三段舖在雛壇上，約莫六尺高，四十人尺寬。

御束帶、小直衣、御直衣、御狩衣、內裏雛九對放在上段，上面裝飾著金襴的鏡蒲團；中段放著御所木刻，左右各有樂人三組，木刻前面則放著祭拜的供品；第三段是三寶、火鉢等，依次排列下來。

在雛壇裏，有吉野紙做成的燭台，每節都有五對，如果點上火，壇門的圖代便會像變戲法一般，浮現出栩栩如生的人物。

在雛壇下，三對漆黑的花桶裏盛滿桃花、櫻花、山吹花等各色花束，紛紅駭綠，暗香浮動。

仙十郎遏止了往來穿梭的女侍及厨房的料理膳人。

事先由家中選出來的四名年輕武士，迅速在雛壇四角就位，開始徹夜守衛。

狂四郎在擺設雛壇時曾出現，他仔細看了木刻的高力士手上所捧的玉。那塊玉好像是煮熟的栗子顏色，上面佈滿了紅色的斑紋，比雞蛋略小些。

玉有二種顏色，一種是天成的本色。

玉在土中時，玉質若透過水銀，會變成所接觸的外物顏色。

這個常識，是狂四郎後來才知道的。此時，他只想著看這塊玉是不是薰香器。

即使是薰香器，也可能不必點火就可以用吧？狂四郎帶著這種疑問離開。

近二更時，從後院巡查回來的狂四郎，知道仙十郎尚未回來，就回到雛壇來。

向監視雛壇的武士點點頭，便兀自走到轉角的屏風後面靜坐。

三

又過了片刻。

狂四郎遂漸覺得四肢沉重起來，一股嗳洋洋的力量也開始從眼皮往下流竄。

——奇怪？

一瞬間，他立刻敏捷地清醒過來，四周仍是靜悄悄的，只是靜的好像與原來不太一樣，火燃燒的聲音清晰可聞。

「嘿！你們——。」狂四郎喊道。

武士們聽到叫喊，回過頭來張望。

——嗯？

狂四郎只見四個武士眼神混濁，正是勉力在抵抗睡魔的疲憊表情。

狂四郎手持無想正宗閃電般掩至雛壇下，四個武士的眼睛跟著他。

狂四郎的眼光最後停止在雛壇上段，關著紙門的火頭窗處。

——什麼人？

「眠狂四郎在此，你不必躲了；如果不愛惜自己的生命，儘可到庭院來。」

一個武士對狂四郎道：「不要讓他走了。」

狂四郎穩住脚步，拉開紙門走出去。

黑暗中閃出一個全身用黑布包起來的影子，在月光照射下的庭院裏格外詭異。

在沒有假山、沒有噴泉，只有奇岩樹影的寬廣庭院，那人慢慢地下了台階，站在那裏。孤獨的身影落進狂四郎的雙眸。

「是被僱來的忍者？」狂四郎這樣問他。沒有回答。

在頭巾陰影下的臉孔，似笑非笑，但並不是絕望、陰慘的笑。

臨死，尚有這種鮮明的微笑，的確不可思議。

他的站姿，不是悟得無心無念的站法，也不是人刀合一的氣勢。

狂四郎感覺不到對手的殺氣。

鎮定的神態，似笑非笑的嘴角，頗令狂四郎不解。

澤庵柳生宗矩的劍法和心法接觸溶解論即來自「不動智神妙語」。他的理論是這樣的：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要想練成不死的劍術，假使刻意求之，則永無盡期。若無心者，萬物萬法方能暗與我合，而生死一關庶幾可破。佛法輪廻，即從停留的心，執着念起。所謂停留的心，則是生死之關鍵，亦即無心無想。」

對於敵人的姿態，摒除一切執着的心，不思不想，似一面鏡子，物來順應，毫無埃塵。

現在——。

眼前的敵人，氣勢神秘，彷彿全身都置於無心的境地，破綻百出却反而一無破綻，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狂四郎覺得受到莫大的壓力，他强忍着額頭滲出的汗水。

狂四郎向前緩緩邁進三步。

敵人仍舊是原先姿態。

狂四郎額際的汗水終於滴下——「喝！」必殺之刀，水平揮出。

「喔……」

呻吟聲從敵人口中發出，他踉蹌退後二步，慢慢地彎腰跪下。

愕然看著他的狂四郎，上衣已被汗水濕透。

埋在黑紗下的敵人面孔，傳出一句微小的聲音，狂四郎聽得很清楚。

「……鈴香，鈴……香……」

他臨死猶喃喃喚著這個名字。

四

當狂四郎回到雛壇時，留在那裏監視的四個武士都垂首睡著了。御所高力士木刻手中所捧的漢玉已不見踪影。

紙門一響，仙十郎快步進來。

「好高明的調虎離山！」仙十郎深皺著眉頭。

狂四郎微笑說：

「我在殺隱者時，玉被人偷走了，這是他們早就設下的圈套。」

「嗯！」仙十郎看了昏睡中的武士們一眼。

「這些人是怎麼睡著的？」

「當我在後院巡查時，這裏的每隻臘燭都被人換過，將燒完的臘燭換上新的原是很平常的事，但有問題的是，原先的臘燭可以燃燒一個時辰以上，但後來換上的不到半刻鐘就燒完了，可見這是特製的臘燭，大概加了催眠的藥物。」

而調換臘燭是女侍的工作。

「將所有的女侍，都叫到這裏來。」

狂四郎說道。

「要她們快點，不論他們有沒有穿衣服。」

「要搜她們的房間嗎？」

「不需要。」

「爲什麼？」

狂四郎笑了笑，道：

「對女侍們說，要搜查她們的房間就可以了。」

老人家也不明白狂四郎的用意，但是馬上大聲吩咐：

「發生事情了，大家將女侍所住的房間包圍起來。」

住在御成房間的女侍，一共有六十七名，未換下工作服的有八名，其他都穿著睡衣。

狂四郎讓她們在牆邊坐成一列，他則坐在中央。

「現在從右端開始，每一個人唱一首自己最喜歡的萬葉集的歌，慢慢的唱給我聽。」

他這樣下令。

實在是很奇妙的調查法，爲什麼要這樣做，誰也不明瞭。

第一個女侍，怕自己選擇的歌曲，會招致異想不到的罪名，遲疑，不致開口。而別的女侍，也是同樣的神情。

「喂！唱啊？」

狂四郎以穩定的口吻催促她們。

「不唱萬葉集的歌，不行嗎？」女侍怯生生的問道。

「好吧，假使有其他喜歡的歌，也可以。」

「是的。」

女侍思索著，終於想到了一首流行曲。

「雖然極力忍耐喲，但想到離別，眼淚也會不自覺地流下來……」

下一個女侍唱的是情歌：

「月已西沉，倦鳥歸巢，我思念的人呀，你在何處流浪……」

女侍們吃吃的笑了起來，第二個女侍紅著臉不敢再唱下去了。

第三個女侍，唱著金剛經的詩句：「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亦作如是觀。」

第四個女侍，選了一首最短的民謠。

第五個、第六個、第七個也不敢違抗命令，她們選擇高僧的詩句。狂四郎閉著眼睛，默默地聽著女侍們的歌聲。

不久——。

半數以上的女侍都輪流唱過了。這時，狂四郎慢慢睜開眼睛，以銳利的眼光，開始看著左邊一位女侍。再等四個女侍唱過，就輪到她了。

她閉上眼睛好像極力在忍耐著什麼。

這些，全落入狂四郎的眼睛。

這種難以忍受的神情，摻雜著想隱瞞也隱瞞不了的淫靡。

狂四郎站起來，眼光盯在那個女侍身上。

「老爺——」他叫喚著。

「什麼事？」

「請你將捉賊用的繩子遞給我。」

「喔——你已經找到了嗎？」

狂四郎拿著繩子，慢慢地走到女侍前面。

全場安靜下來，所有的眼光都緊跟著狂四郎。

「鈴香！」

聽到狂四郎叫喚自己名字的女侍，愕然抬起頭來。

「你的男人，在庭院已死在我的劍下。」

「……」

「妳好像並不驚訝？顯然妳早已知道，是嗎？那個男人臨死時，還不停的喊著妳的名字呢？是一種令人激賞的死法。」

「……」

「像你這種冷酷的女人，爲你而死的男人實在太不值得了。」

瞬間——鈴香像彈簧一樣跳起來，往門外飛奔。

狂四郎微微一笑，投出手中的繩子，絲毫不差的套住了鈴香的脚踝。向後一抖，鈴香隨即翻倒，狂四郎將繩子的一端緊緊繞在堂柱上。

鈴香穿著睡衣的胴體像一條白魚似的翻滾掙扎，裙裾凌亂，異香撲鼻。

狂四郎右手拼命拉住繩子，左手捉住她在空中的脚，將她的左右脚分開。

「老爺，你看！」

「……？」

仙十郎看到這情形，皺起眉頭。

「你聞聞這種芳香的味道，這顆漢玉確是薰香器，但不必用火燒，只要放在女性的柔肉之中，它沾到柔肉中的水，就會散發出香味——這個女侍已經用她的身體，證明這種正確的用法……。在漢代的『雜事秘辛』上有記載，天子每當寵幸莒蔻年華的處女前，必先讓她們使用片刻，以便生出幽香，能够使天子的後宮生涯如癡如狂……，請你從鈴香的幽谷中，將漢玉取出來吧，不用客氣，請動手吧。」

骷髏黃金塚

一

——奇怪？狂四郎將雙手環在胸前自語著。

春天終於又來到江戶，綠意開始在古城中流動；四郊草長，羣鶯亂飛，踏青的人潮洶湧。

在柳川橋上，慢慢閒逛的狂四郎正打量著一丈前，一個戴著十德宗師頭巾的老人背影。

一個彷彿與紅塵已兩無羈牽的老人背影。

在頭巾下是非常漂亮，如銀似雪的一頭白髮。當他轉頭望著以上來往穿梭的小舟時，老人的側面枯乾而深刻，看來已逾耳順之年。

令狂四郎奇怪的是，老人步履的敏捷、輕快，與他的年紀簡直不成比例。

一個人正確年齡該由脚掌的彈性來說明罷？但他的白髮與皺紋不也在向人透露歲數嗎？

但狂四郎並不僅因爲這樣，才對老人發生興趣。

而是——

由老人的外表看來，絕不像生活在富貴安逸的環境裏；相反的，他皺紋及過度鮮亮的白髮，就好像在暗示著老人曾經歷過一樁詭譎的秘密與災難……

——眞奇怪？

……於是狂四郎開始尾隨著老人。

老人過了橋後，漫不經心東拐西繞，最後走到城東的上野花町。

一羣羣賞花的遊客正在指指點點的嬉笑著。

突然一個戴面具的男人慌慌張張的從人潮中抱著肚子跑過來，好像胃腸不舒服的樣子。

狂四郎伸手將他攔住。

「怎麼樣？金八，又有收獲了？——」

戴面具的男人一楞，隨即喊了聲：

「老師！」便吶吶的說不出話來。

「大伙都平安嗎？」

「您問我們平安嗎？——從元龜・天正以來，窮人誰不是吃野菜草根活命?!喝人蔘湯自殺的，那是有錢人的專利啊！老師，您說該怎麼辦才好？」

「一年前您也不通知一聲就從江戶消失，現在回來了，也不對大伙打個招呼，開玩笑。老師，金八會生氣的吶，大伙都想替您赴湯蹈火啊！」

金八愈說愈激動，狂四郎只是微笑。

「你把面具拿開，讓我看看你的臉吧！」

「拿下面具，您就會看到我的眼淚和鼻涕唏哩嘩啦的樣子了，不能讓您瞧見這種模樣。」

金八將面具推到鼻子上，用手一陣亂抹。

「金八，馬上替我效勞吧！」

「什麼事？」

「你去偷前面那個老人的東西。」

金八伸出脖子張望，老人已逐漸走遠了。

「偷那老頭子的東西？那有什麼意思？」

「你以爲偷那個老頭子的東西簡單嗎？金八，你要有必死的決心才行。」

「不要這麼說嘛，老師。你就是要我去死，金八也是很願意的吶。」

二

從老人前方走過來的金八，脚步踉蹌，酒氣薰人，好像醉得隨時都會掉進路旁的河溝。

——眞是有戲劇天才的一把好手。

老實說，眞是一票十拿九穩的生意，只是向這樣的老頭子下手，即使得手也會被同行們笑話的。

金八正是這行業中的高手，只要是被他看上眼的東西，通常不久後就會掉進他的口袋。碰利狂四郎前的那一手「尿遁」，就是他得手後脫離現場的方法之一。

東西到手時的那種刺激與快感，眞不知道要如何表白才好。

金八一面打著酒嗝，一面搖搖晃晃的唱得歌靠近老人。突然他脚步一個踉蹌，右脚一旋，一軟，手舞足蹈似的像一座屏風般的向老人傾倒過去。

在碰觸的剎那，當老人的神怪集中於被碰觸的肩部與胸部時，其他部位的反應便會遲鈍下來。

金八的右手毒蛇般的滑進老人的衣襟，指間已傳來銀子獨有的純淨感覺。

——糟糕！

手腕一麻，眼則這個毫不起眼的老頭子，使金八嚐到了十一年來首次失敗的滋味。

十一年前，金八因偷一位將軍寵妾足踝的玉飾失風，被削去二根手指後，他就發誓絕不再犯同樣的過錯。

金八瞪著老人，猙獰的說：

「賞花的人裏份子很亂，你這把年紀了要自愛！」

——當然是恐嚇的手段，但通常都很有效。

老人只是冷笑。

突然可怕的力量通過右腕，金八覺得整隻手臂已經碎成千百塊，不禁呻吟了起來，整個身體也弓成一尾大蝦，黃豆大的冷汗滾落。

金八張嘴朝老人的手臂咬下——

「傻瓜！」在七、八丈外的狂四郎心中一歎。

金八最後聽到的是自己鎖骨折斷的聲音，以及「噗通」一聲，自己彷彿落進了河溝，然後就昏過去了。

三

出了城門，繞過東仙野寺，沿著小名各川、大久保佐渡守、松平肥後守的官舍高堀，一前一後兩個人影終於來到初春的郊外。

春天的夕陽，在空曠的平野上顯得鮮艷欲滴。風吹炊烟，四面野捲；歸鳥的影子，斜斜的，安靜的掠過樹林。

跟在後面的人，與被跟隨的人，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老人不曾回過頭，顯然他已知道自己被跟踪。

而狂四郎也不擔心被老人發覺。

走過大名官舍之後，就是八右衞門新田。除了遠遠近近的樹林與田野外，幾隻風箏斜斜地自河堤盡頭飛起。河的右邊，疏疏落落的住了近百戶人家。

在河水清澈的倒影裏可以看見黑線般的一列長堤，及堤上微微晃動的兩個人影。

老人過橋後，從密密的欅樹林旁轉進右邊的小路。狂四郎仍然不緩不急的跟隨著。

從林梢落下來的夕陽，在小路上變成大大小小的金黃色圓圈；溫和的晚風拂過，滿地的小圓圈便微微的晃動起來，眞是奇妙的景色。

老人會不會回過頭來？

狂四郎默默想著。

沒有。

老人依舊悠哉悠哉的走著，不久轉進左邊的小路。

狂四郎在轉角處停下來。

——是這裏了。

由轉角望過去。大約十丈便是一座由竹籬編成的小門。小門上覆蓋著厚厚的稻草，籬上則爬滿了深紫色的九重葛。

再過去仍是綠意盎然的欅樹林，樹林中隱隱約約是一棟簡陋的茅舍，很像是隱者的住處。

老人進入竹門後便消失在樹林裏。

狂四郎並不馬上追進去。這時一個農人匆匆忙忙的從小路那頭走來，經過轉角處時神色更顯得慌張。

還帶著恐怖的表情。

當他看見狂四郎時，竟嚇得拔腳飛奔起來。

狂四郎一閃就到了農人的面前。農人尖叫一聲，回身就跑，不幸的是他的衣領已被拉住。

「喂！別緊張，那個住在茅屋裏的老人是誰？」

「老……老大，您不是他的朋……朋友……啊？」

「不是。他到底是誰？」

狂四郎放開農人的衣領。

「我不知道，老大。」

「那麼你經過這裏，爲什麼這麼害怕？」

「是的，老大，因爲附近的人都知道老人是一個妖魔哩。」農人白著臉道：「您找他有事？」

「我覺得那個老人很奇怪，才一路跟來的。」狂四郎微微笑著回答。

「那太危險了，老大，我勸您快回去吧。」

「危險?!這話怎麼說？難道有人被他殺死嗎？」

「那間茅屋在享保年時，原是一位大將軍部下的房子，後來被人拆掉，許久以來一直空在那裏成爲一塊荒地。但是從三年前老人住進去後，可怕的事情便接二連三的發生了……」

「什麼事？」

「剛開始是一個小孩子跑進樹林裏去捉蟬，結果死掉了。」

「是老人殺的嗎？」

「這個……我不知道。小孩的身上沒有傷痕，臉上的表情也很安詳。可是過了不久，在同樣的地方竟陸續死了六條狗、一頭牛，甚至連飛鳥的屍體也屢見不鮮呢。官方雖然派人來調查過，但是毫無結果，那個老人依然陰陽怪氣的住得輕輕鬆鬆，好像誰也奈何不了他哩。眞是可怕的妖魔！」

「茅屋只住老人嗎？」

「好像是的。」

狂四郎向他道謝後，轉身走向竹門。

農人嚇了一跳，大聲的叫他回來，狂四郎充耳不聞，一步一步堅定的邁進竹門。

茅舍四周的樹林疏疏落落，顯是經過刻意的修整，呈現著怪異的角度與光線，使狂四郎的視覺頗受影響。

從竹門穿過十幾株白楊後，是一大片嫩綠的韓國草坪。

要進入茅舍沒有別的路，一定要穿過草坪。

狂四郎踏上韓國草的剎那，觸電般的立刻蹲下、拔出無想正宗、擧刀青眼。（將刀平擧與眼同高的架勢叫青眼）

三個動作一氣呵成，快如閃電。

前面並沒有敵踪。

但是狂四郎確實感覺到一股强烈的必殺之氣。

敵人必在五步之內的某個地方！

狂四郎野獸般的潛能告訴他，敵人必在五步之內的某個地方！

忽然間，習習的微風靜止了，四周的蟬鳴戛然停頓，整個草坪一下子便落入一種死寂的燠熱。

一陣旋風由草坪中央捲起——

狂四郎無法判斷這種詭譎的現象，但是他知道，只要一捲入風圈，任何生物都會立即斃命！

——奪取小孩、狗、牛與飛鳥性命的，就是這種可怕的速度。

大氣的圓柱仍在旋轉，並且向狂四郎的位置緩緩逼近。

無想正宗隨著圓柱不停的移動。

狂四郎的汗水開始由脖子滑進腹部……。

殺進去，必然人刀雙毀。

退出來，只要鬪志稍爲鬆懈，恐怕旋轉速度必定立刻將他肢解。

狂四郎沒有餘力再想下去，圓柱旋轉的速度又加快了。

——忍耐！拿出武士必死的精神來！

對峙，旋轉，閃避，對峙，旋……突然，狂四郎雙手高擧著無想正宗，開始在草坪上快步廻旋。

廻旋的速度急遽增加，當狂四郎的身影成爲圓柱一部份的剎那——

「殺！」

雪白的刀光一閃而下。

——勝了！

看不見的敵人已被劈成兩斷。

凉風又陣陣吹來，林間的蟬聲「知了——知了——」的響徹黃昏，一切仍是先前的樣子。

似夢幻，但不是夢幻。

一切仍是先前的樣子，狂四郎虛脫般的拄劍喘息著。

四

不久，將雙手環抱在胸前的狂四郎出現在茅舍前院。

——好漂亮的院子。

伽藍石鋪成的天井兩側，幾株黑松虬曲怒聳，百餘盆的盆栽有的掛在松枝上，有的擱在地下，或斜或立，或綠或黃或五彩繽紛；還有一些不知那兒蒐集來的透明小石子隨意的鋪排在天井中央；幾隻新糊的風箏吊在玄關前的花架上，白色的箏穗在晚風中輕輕擺動，一切顯得如此的曼妙而雅緻。

狂四郎一一端詳著，他的視線不久便停在一塊剝落的石碑上。

狂四郎的眼睛慢慢亮了起來，這時茅屋內傳出聲音。

「有何指教？」

一轉頭，狂四郎與老人接觸的眼光剎那間閃出一陣火花。

「我希望你會以爲我是無意闖進來的。」

狂四郎淡然的說完後，視線移向一盆金黃色的對生植物。

「這個你怎麼稱呼它？」

落入被動地位的老人沉默了一會兒。

「我叫它做『黃金塚』。」

「從什麼地方買的？」

「從買處買的。」

「放在這裏幹什麼？」

「爲放而放，爲買而買；既然要去，又何必來？」

狂四郎突然仰天哈哈大笑。

「應該叫『骷髏塚』才對吧。」他彎下身去，一把將小樹拔起。

盆底赫然放著一個殘缺的骷髏！

黃金色的小樹原名叫玉葛金，據說只生長在墳場，沒有死人做肥料是絕對長不活的。

狂四郎先前看到的那塊石碑原來是一截墓碑，再加上這株凶樹，所以他得到了精確的推斷。

老人的神色很難看。

「是誰支使你來的。」

「並沒有人支使我。」狂四郎冷冷的看著老人：「你今年有多大歲數？」

「……」

「依我看來，不過三十出頭吧？」

「……不錯。」「老人」在一連串的驚訝之後，終於認輸。

「老人」原來叫做都築嘉十郎，他的祖先在享保年間曾是管理大目府財物的闕所物奉行。這個職位同時掌管了罪犯充公的財產，自然是個肥缺。

所以後來雖因罪貶謫，但一直到嘉十郎這代，富裕的生活仍絲毫不受影響，光靠變賣一些古董，起居用度還不成問題。

三年前的某一天，當嘉十郎在密室中清理古董時，在一口鐵箱的底層發現了一張泛黃但還算完整的地圖，圖上畫著一棟宏偉的住宅，在右下角有一口井，井旁用紅筆寫著「地下五丈，黃金八百兩」。

圖上的住宅就是這間茅舍的前身。

嘉十郎半信半疑的告訴弟弟兵馬，二人商量了一夜，決定來已成廢墟的現場勘查一番。

兄弟倆在斷瓦殘垣中找了一天，灰頭土臉，但不要說金屑，就是古井也沒看到。黃昏時兄弟二人終於累得躺在樹林下休息。嘉十郎順手抓了塊黑石當枕頭。起身時，回頭一看，他差點嚇得跳了起來，原來竟是一個骷髏！

在骷髏的口中有一個閃閃發光的東西，嘉十郎戰戰兢兢的取出來一看，是一張金色的延

板。

延板是古代戰國時的東西，嘉十郎因而判斷這個骷髏是一位古代大將的頭顱，可能是戰敗投井時，不甘軍用金爲敵所用，一併埋葬在地吧。而時移歲遷，滄海桑田，古井可能下陷，但在這裏是絕對不會錯的。

嘉十郎和兵馬，廢寢忘食的拼命挖掘。

二天後終於發現古井的入口。

嘉十郎身上綁著繩子，慢慢垂到井底，果然發現金櫃！他欣喜欲狂的用繩子將金櫃綑好，叫兵馬拉上去。

嘉十郎在井底狂喜而焦躁地等著的當兒，忽然一塊巨石凌空落下！本能的大叫一聲，嘉十郎翻身跌倒。

——好險！若不是跌進井壁間金櫃空穴的話，眞是不堪設想。

弟弟要殺我?!

嘉十郎不敢相信而又不能不信。出於自衞的本能，他沉默地不敢發生任何聲音。

聽到嘉十郎臨死前一聲慘叫的兵馬，確信哥哥已經死了，再投下一塊大石頭後便兀自離開。

嘉十郎在井底絕望的等待了三天三夜，潮濕、腐臭、蟲蟻的侵襲加上滴水未進，十多丈的高度在他來說，簡直是天堂與地獄的距離。

第四天的半夜，颱風來襲。强勁的風速把兵馬丟在井邊的繩子吹進井底，幸而另一端仍繫在松樹上，所以嘉十郎用盡力氣勉强爬上地面。

恐怖、憤怒、饑餓及絕望的四天三夜，使他的頭髮變成雪花一樣的顏色，面貌也憔悴得有如垂垂老叟。

復仇的怒火使他掙扎著向前舉步。

——兵馬，你這個畜牲！

踉踉蹌蹌的嘉十郎咀咒著。但瞬間他張大了嘴巴，瞠目的望著地上。

兵馬抱著金櫃已死去幾天了！幾隻蠕動的白蟻正慢慢爬過他依然睜著的眼睛。

五

掌燈時分，在通向江戶東城的小路上，狂四郎慢慢的走著。

他感慨萬千，心緒起伏如潮。

……都築嘉十郎將弟弟的屍體與金櫃都埋在韓國草坪的中央。嘉十郎知道，兵馬是被金櫃流散出來的毒氣毒死的；古代埋藏的軍用金通常都漆上特製的毒藥，這是避免落入第三者的戰略。——狂四郎所對付的旋風，就是金櫃鬱積噴薄出來的毒氣。

嘉十郎的白髮和乾枯深刻的面容，也不僅是在井底的恐怖與絕望的刺激吧？或許井底的餘毒才是凶手。

狂四郎輕輕拍了拍愛劍，自嘲的笑了起來。

巨額的黃金就在眼前，不但不能享用，反而賠上了一個親人、一頭黑髮與一張原本俊美的臉，眞令人同情，令人感慨。

「流浪的武士生涯看起來好像還不錯呢！」狂四郎再拍拍劍鞘，脚步加快起來。

江戶城美麗的燈火已遙遙在望。

烏鴉武士

一

一個奇特的人。

這是一隊送葬的行列。白色的麻衣和南無阿彌陀佛的梵音混織成一種惱人的氣氛，大家都昏昏欲睡。

突然，行列中不知何時多了一位超過六尺的大漢，頭髮凌亂，衣縷破舊，但是他的兩眼却炯炯有神，射出了像刀鋒似的寒光，令人不寒而慄。

不僅如此——

在他的左肩上，竟棲著一隻漆黑的烏鴉，但尾巴似乎比普通的烏鴉長些。

黑色蓬鬆的長髮，黑色冷酷的眼神，黑色的衣服，黑色的刀鞘，黑色的羽毛加上黑鴉尖銳的長嘴，一人一禽交疊的影子，顯得神秘而怪異。

沒有一絲微風，悶熱的午後天空沒有一片雲，送葬的行列在炎陽下蠕動著。有人低頭擦

汗，有人小聲的咒罵，蒼蠅嗡嗡的四處飛舞。

棲著烏鴉的武士使人側目。在他身後不遠的人羣中已經有人在談論他了。

「人家說，早上遇見乞丐，晚上就會碰到和尚；白天看見烏鴉騎人，晚上就可以檢到錢，這是好兆頭哩！」

「哎呀，妳知道什麼嘛？那個傢伙的眼睛像毒蛇一樣，只要被這樣的眼睛看一下，什麼好兆頭就完了，晚上一定會作惡夢哩。」

「老頭子，你亂說些什麼？」

「哈哈……，不要緊張，睡覺前吃點柿餅就沒事了。」

「這麼來，你作惡夢的經驗一定很豐富了？說不定現在你的鼻子已經開始發冷了。」

「哪！妳瞧，這麼挺的鼻樑不是很接近天空嗎？發冷是自然的吶，哈哈。老人的鼻子、蛇的血以及女人的都是冷的哩。」

「哎喲！你這個該死的……」

黑衣黑劍黑鴉的浪人，對這些騷動置若罔聞。這時他已脫離了送葬的隊伍，一逕走上前面的木橋。

恰好從對面也馳來了一列馬。

帶隊的武士衣飾鮮明，神氣不凡，他身後的旗子上綉著「藝州侯」三字。

浪人仍悠哉遊哉的向前走著，對漸漸逼近的馬隊視若無睹。

這時送葬的行列不知不覺已停了下來，大家都好奇的期待著什麼。

一個隨從策馬從後面趕上來，對六尺高的浪人睥睨而視。

浪人在馬前平靜的停下。

「喂！滾開！」

浪人靜靜不動。

「你不知道我家大人就是松平安藝守嗎？趕快滾開，不要自討苦吃！」

默然……

這時停在浪人肩上的烏鴉，突然大聲叫道：

「傻瓜！」

「什麼？」隨從臉色一變。

浪人微微一笑，指著左肩說：

「不干我的事，是它叫的。」

衣飾鮮明的安藝守，這時在隨從後面緩緩的說：

「是你讓它這麼放肆的罷？不能原諒。」手一揮，「來人呀！將他和烏鴉都給我拿下！」

「是！」隨從們迅速下馬。

浪人的眼光越過隨從，盯在守藝守的臉上。

「聽說淺野家的女人代代都射御雙絕，作爲男人的丈夫們爲了面子，只有痛苦不堪的努力練習，這也是你的悲劇吧！」

「可惡！」安藝守搭弓一箭射來。

浪人微微低頭，箭從頭上飛過，落入河裏。

「這樣子的箭法，難怪尊夫人會切腹……」

安藝守的臉色一下子變得很難看，紫色的嘴唇不斷抽搐著，浪人的這句話正揭了他最忌諱的創痕。

原來安藝守三年前奉令至王畿進謁天皇後，便被京都的聲色犬馬引誘得樂不思蜀，到後來連家鄉的父老們都知道了，安藝守夫人只好修書苦勸，並派了一名年老的家臣赴京。安藝守不但置之不理，反而更明目張膽的婢遊來，甚至花錢買了幾十個歌女藝妓回來，成日足不出戶，在官邸縱情酒色，放浪形骸。

老家臣回鄉後稟告的那一晚，安藝守夫人便切腹自殺了。

安藝守雖然聞訊後兼程返家，但這件慘事，已成了淺野家的醜聞。平常安藝守最忌諱別人談起，有一回一個女侍無意中只說了「夫人那晚曾說……」即被斬首，而此刻竟被一個寒傖的浪人在大庭廣衆前公然挑釁，安藝守既羞且怒，臉色不由大變。

「殺！給我殺！」安藝守狂暴的下令。

隨從們弓上弦，刀出鞘將浪人圍在橋心，送葬的人們立刻向四面作鳥獸散。

「嗖！嗖！」一排箭向浪人射去。

當箭頭射到時，浪人早已騰身飛上橋面的欄柱。

隨從們高舉著長刀迅速逼近。

浪人面帶微笑看著他們，黑色的刀柄仍插在劍鞘外。

「喝！」

一個偷襲者閃電般的砍向浪人雙脚。

浪人躍起，一個轉身，像一頭大鳥似的落到了十尺外安藝守的背後。

「哎呀！」

隨從們投鼠忌器，不敢殺過來，更不敢再放箭。

「傻瓜！」

浪人肩上的烏鴉又大叫著。

浪人掉轉馬頭，絕塵而去，隨從們紛紛閃開，只聽見烏鴉一路叫著「傻瓜，傻瓜……」

安藝守在過了橋後二里的三叉口被擲下。

二

狂四郎躺在櫻花樹下，靜靜的休憩。

左邊，隅田川的河堤開滿了黃色的小野花。

寺島村和須田村交界處在右邊，以前原是一間古剎，年前一場大火之後，如今只剩下半座廢墟。

附近的樹木都被大火燒得乾乾淨淨，僥倖剩下的，也只留得半截枯乾的焦木。惟有這株櫻花今年依舊開花，眞是不可思議。

櫻花樹垂下來的枝幹，天女散花似的圍著狂四郎的身體。

粉紅色的花瓣幾乎垂到了他的鼻尖，幾隻燕子啾啾的飛過，帶來一陣微風。狂四郎深深吸了口氣，緩緩閉上眼睛，恍如在夢境一般。

狂四郎昨天又吐了一點血。

從他來到藝州後的半年，每到午後身體就會開始發燒，然後四肢乏力，懶洋洋的只想躺下來休息。

而躺下來休息，再也沒有地方比在這株櫻花樹下更舒服了。

此刻一在樹下的狂四郎正傾耳聽著微風的聲音，聽著鳥鳴的聲音，聽著路旁小野花開花的聲音，聽著地下小蟲們活動的聲音。

——多安詳，美好的世界啊！

如果能和無想正宗在這個地方靜靜安息，沒有人知道的安靜死去，那眞是美好的歸宿。

生死之間，一刀貫之；十年江湖，不過一場午夢罷了……狂四郎想起幼年的春天，在木母寺的後院裏，小小的身影舉著一把木刀，對著一株老樹苦練的情形，往事如夢，他的嘴角浮著笑容。

新太郎、金八、仙十郎……櫻花……無想正宗……美保代、靜香……。

狂四郎不知不覺的睡著了。

三

一陣急促的馬蹄聲敲破了藝州城午後的安靜。

馬上的騎士黑衣亂髮，左肩停著一隻長尾烏鴉，正一晃一晃的隨著馬蹄的韻律向前飛馳。

許多房子迅速向後倒退，蹄聲終於慢下來，最後停在一株美麗的櫻花樹旁。

狂四郎仍閉著眼睛，彷彿睡得很熟。

「喂！你就是木母寺的眠狂四郎嗎？」

馬上的騎士以穩重的聲音問道。

狂四郎緩緩睜開眼睛，看了看眼前這一人一禽一馬，微微皺眉。

騎士肩上的烏鴉撲了撲翅膀。

「我是肥俊浪人——遠藤龍三郎。」

他自動報名。

狂四郎又皺了下眉，「有什麼事嗎？」

狂四郎的睡姿自然是無禮的，但遠藤龍三郎並不介意，他反而下馬。

「聽說你的圓月殺法所向披靡，而我對自己的雲弘流劍法又頗爲自負，因此特來請益。」

「雲弘流嗎？……」

狂四郎說著，慢慢地坐起身來。

「聽說這是天眞正傳神道流的一支……。」

「不錯，是失傳了四十年的刀法。」

遠藤龍三郎將肩上的烏鴉移到櫻花的枝幹上。

「請準備——。」

天眞正傳神道流又稱弘流，百年前創自一代刀聖樋口七郎，後來他的大弟子小田切一雲加入「胎內刀」的絕技而變化成「雲弘流」，它的心法是——

參氣、靜和、活眼、活劍、後發。

但自四十年前小田切一雲的兒子直右衞門削髮爲僧，老死空門後，雲弘流的刀法便隨之絕傳。

狂四郎慢慢起身，臉上毫無表情。

「我浪跡劍道已數十春秋，早已丟却了勝負的妄心，這刀已半年不曾出鞘。二人對立，生於虛無，留下的也是虛無；爲虛無拔刀，何其不值。你如果能勘破此關，便把刀收起來吧。」

龍三郎聽了，哈哈大笑。笑聲中充滿了明朗而自信的鬪志。

「你錯了，眠狂四郎，我拔刀，並非只爲勝負。二人對峙，正如天地陰陽；陽勝則陰退，陰損則陽滿。而陰陽消長之道才是我眞正追求的，如果你能幫助我悟出陰陽合一的最高境界，即使死在刀下，也是死而無憾的，拜托你了。」

「那麼——來吧！」

兩人距離九尺。

龍三郎左肩微向後斜，右手緊握著刀柄。

蒼白的手，漆黑的刀。

狂四郎站在櫻花樹前，兩手輕輕下垂，彷彿與樹已合成一體。

會說人話的烏鴉，被瀰漫的殺氣迫得飛到高一些的枝幹上。

龍三郎的雙眼像火焰般的明亮，狂熱，緊緊盯著狂四郎漠然，冰冷的眼神。

「嗆！」六尺的巨大身軀突地一矮，漆黑的長刀出鞘！

雙手緊緊地握刀柄，左手壓在右眉上端，刀身奇特的筆直立著；身體則緩緩地弓了起來，足尖著地，似乎是隨時衝殺的準備。

——胎內刀？

狂四郎從未見過這種姿勢。舉著刀上段的敵人，參氣、靜和、活眼、活劍、後發先至——一刀必殺！

必然是可怕的速度！

狂四郎解下佩劍，將無想正宗緩緩拔出，垂下，靜止。他的雙腳彷彿生根似的一動不動，整個人在樹下的濃蔭裏完全靜止。

龍三郎的視線逐漸吃力起來，何者是樹？何者是人？他感覺到狂四郎似乎已與櫻花樹合而爲一，千百的枝幹變成千百的無想正宗，他找不到破綻。

黑色的刀身突然怪異的顫動起來，龍三郎的姿勢開始飄浮的移動著，時上下，時而左右，詭譎但規律的變化著。

凜烈的殺氣立即從四面八方圍向狂郎。

——雲弘流！

可怕的必殺之刀不知何時何處霹靂斬下。

狂四郎的刀光開始緩慢的劃著圓月般的弧形，逐漸擴大，逐漸加快，一般廻旋的刀氣向龍三郎返逼過去。

無論對方從何處殺來，以左旋或右旋均可五時化解，並且迅速的反擊。

一刀必殺——

這就是縱橫十年，所向無敵的圓月殺法！

龍三郎顫動的刀身突然又靜止下來，飄浮如雲的身法也恢復成原先的姿勢。不變的是野獸般熾熱的眼神。

劍法之道，始於平正，次歸於奇險，復歸於平正。

龍三郎的變化，使狂郎暗暗心驚，圓月般的刀弧再度緩慢下來，最後靜止。

刀上無弧，心中有弧。

敵對的兩人都射出敬佩的目光。

但凜烈的殺氣一絲未減。

四

在對峙的双間，時間一刻刻的消逝。

一切靜止。

……

……

龍三郎的額頭終於滑落一串汗珠；狂四郎蒼白著臉，略現倦容。

但二人絲毫不敢分心。

……

……

突然，從狂四郎的頭上傳來一聲：

「傻瓜！」

黑色的烏鴉尖銳的叫著。

剎那間，龍三郎鬱積已久的殺氣終於爆發。

「呀！——」

迅速擲出短劍，然後向前一個撲滾，一道匹練似的閃刀自地上刺向狂四郎的腹部！

櫻花紛飛，刀光一閃而沒。

必殺之刀！

五

黑色的刀尖突穿三寸。

但不在狂四郎的腹部，在樹幹後。

狂四郎水平的仰面臥在樹下，無想正宗斜斜指著龍三郎的咽喉，距離不到二寸。

龍三郎成串的汗珠自沒有血色的面頰滾落。

良久，狂四郎輕輕垂下無想正宗。

「好高明的戰法！好快的刀！」

他輕聲讚歎著。

弘雲流的刀法原是「後發先至」，但如對手不動就不能施展精妙的必殺之刀。而龍三郎却先擲出短劍，只要對手揮刀格開或側身閃避，必露破綻，這時一個撲倒後自敵人意料不到的地方快速擊殺，是十拿九穩的。

「眠狂四郎不愧是眠狂四郎……」

龍三郎緩緩起身，恭敬的行禮，問道：

「我仍想不出這招的破綻，可否請教？」

狂四郎微微一笑，順手拾起一朵落花。

「刀無破綻，心有破綻……，十年後你自會懂的。」

「但是……」龍三郎仍想再問。

一抬頭，狂四郎已睡著了。

他的睡姿，是那麼自然，那麼和諧，彷彿已睡成一片寬廣的大地，令人分不清什麼是人，什麼是地了。

龍三郎愕然的楞住了。

幽冥記

秋天的武藏野，狂四郎在山徑中一路高高低低的走著，兩旁的山色蕭瑟，細雨綿綿的落下來。

望著蜿蜒無盡的小路，——該不是通向地獄的路吧？

……狂四郎喝醉了酒，又發燒。

也下意識徊徘於武藏野，生命中最親近的幾個女人都安息在這個荒山，母親、美保代及靜香，往事如煙如夢，而今浪跡江湖，唉！

長街拔劍，快意恩仇是多久前的傳說了？五年？十年？

「天涼好個秋呵！」狂四郎仰頭喃喃自語。

一陣雨絲迎面吹來，他踉蹌的退了幾步才站穩。這時候的狂四郎，眼神混濁，雙肩瘦削，一份難言的孤獨正逐漸啃噬著他憔悴的身軀。

酒後的臉頰呈現出異常的酡紅。

他習慣性的將雙手環在胸前，深深吐了口氣，但吐不掉胸口那份深沉的空虛與倦意。

——活著，眞令人厭倦……

從雜樹林中出來！狂四郎回頭望著身後自己的足跡。在鉛色的天空下，脚印在泥濘中顯得特別明顯，彷彿有一種近乎莊嚴肅穆的氣氛。

——方才的我又死了哩。

狂四郎的嘴角浮出一個苦澀的淺笑，搖了搖頭，轉身繼續前進。

越過鶴寄堤岸，右側有一個沼澤。

在沼澤的岸邊，突然傳來一陣撲翅的聲音；跟著，水草盡頭飛起了一羣水鳥，黑色的羽毛有幾根隨風吹到狂四郎的臉上。

——水鳥們又要飛回南方溫暖的家了，在秋風瑟瑟，冬雪將至的季節，而我呢？

流浪是狂四郎終生的事業。他即使有鄉愁，也不知道該寄到何處。

狂四郎漫歌而行。——

在孤獨的路上，
夕陽西下，月已昏黃。
武士啊！
手中的寶劍叫我們去流浪；
白山黑水，雨露風霜，
流浪的路途是我們的戰場。
即使長刀染血意氣飛揚，
武士啊！
我們沒有姓名，
我們沒有故鄉。

二

雨仍在山中深深淺淺的落著。

不久，狂四郎來到林間一棟簡陋的小屋前。

十分安靜陰森的一棟小竹屋，給人荒涼的感覺。

他輕輕的推門而入，在夕陽的餘暉裏，小屋不見人聲。

狂四郎進入玄關。

「有人在嗎？」

沒人回答。

「請問，有人在嗎？」

他稍稍提高些音調，同時拉開紙門。

意外的，有一個女子正靜靜坐在榻榻米上看著他。

「請進來吧！」

很清脆的聲音很樸素的女子。

「拜託妳了，我想借住一晚，因爲找不到客棧，所以……拜託妳了。……如果主人不同意的話，我即刻離開就是。」

「請您等一下。」

年輕女孩很溫婉的起身入內，旋即出來。

「像竹筒般的小房子，如果不嫌棄，就請住下來吧。」

「對不起，打擾了。」

狂四郎隨著女子進入隔壁的茶房。

在八疊中央，正放著一壺烹煮著的茶水，茶煙嫋嫋鬧靜，與屋外的雨聲和著，狂四郎感覺十分舒暢。

右側牆壁掛著一幅捲軸，寫著：

「一茶一故事。一飲一世界。幽冥之茶。」

狂四郎覺得莫測高深，但沒有問。

女子沏茶的動作很優雅，想是此中高手。

「請用一杯粗茶。」

年輕女孩用黑色的茶杯，斟了一杯茶放在狂四郎面前。

——奇怪？

在狂四郎身旁的空位上，放了一個紅色的茶盞。女孩恭謹的斟滿，然後行禮。

好像空位上坐著人似的？

狂四郎覺得竹屋主人好像就坐在上面。

——或者是茶道的規矩吧？

他這樣想著，沒有問。

飲茶可增加精力，尤其是不曾焙烤過的野生茶葉。狂四郎在滿室清香中，不知不覺已飲了四碗。

「願您今晚有四個好夢。」女孩看著他微笑。

狂四郎迷惑的看了她一眼，而女孩的眼光却望向壁間的那幅捲軸。

雨仍在屋外深深淺淺的落著。

「嗯——」

忽然女孩站起來。

彷彿隔壁有人在召喚她，但狂四郎並沒有聽到聲音。

三

女孩來通知他，睡覺的地方已經安置好了。

狂四郎頓覺渾身乏力，眼睛都快閉上。

在睡房的壁上，用反舌紙巧妙的貼成裝飾，深沉溫暖的顏色的確配得高明。

奇怪的是却準備了兩個枕頭。

一個黑的，一個紅的。

狂四郎皺了下眉頭：「我一個人睡覺，用不到兩個枕頭……」

——難道她要和我一起睡不成？

女孩歪著頭笑了。

「這是夫妻枕啊！用這種枕頭睡覺，據說會很幸福哩。說不定您在夢裏也會得到慰藉呢。」

避重就輕的回答後，轉身退出房門。

狂四郎想開口，遲疑了一下，便點點頭，將大小刀擺在伸手可及的地方，然後靠著黑枕頭躺下。

濃霧般的睡意立刻透過四肢。

……不知過了多久，冥冥中狂四郎直覺的感覺有人躺在身旁，他睜開眼睛。

——美保代！

睡在紅枕頭上，那白蠟般的面容，那緞子般的黑髮，的確是亡妻美保代。

美保代一動不動，只是幽幽的凝視著他。

默默地對視了一會兒，狂四郎伸出左手，溫柔的將她摟進懷裏，美保代的嘴唇冰冷的。

狂四郎無限溫存的吻著她，美保代白皙的小手緊緊抓著他的衣襟。

——是在夢裏吧？

這時，懷裏的美保代突然低聲啜泣。

「……不要！請你不要死！不要！……美保代要比你先死……。」

——可憐的女人！

狂四郎緊緊擁住她冰冷的軀體。

兩人這樣摟著，不知過了多久，狂四郎放在美保代胸口上的右手漸漸溫暖起來。

美保代突然扭動身體，用微弱的聲音說：

「手……。」

「手？」

狂四郎想挪開身體，但美保代的臉好像吸盤似的，緊貼著他的胸膛。

「手怎麼了？」

「……無法動彈了。」

「無法動彈？」

美保代玉葱般的十指，因長時的摟抱狂四郎，已變得如石頭般的堅硬。

狂四郎將它放進自己的腋下呵暖，一面輕輕地將它們扳直，但沒有什麼效果。

專心一致的揉搓時，忽然發覺那人不是美保代！

狂四郎頓覺背部一涼。

不知不覺中，那人變成靜香。

四年前一個風雨交加的夏夜，狂四郎和靜香成爲夫婦。那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用整個生命去擁抱一個異性，受到强烈衝擊的處女的溫婉呻吟，曾使他深深感動。

狂四郎茫然的看著，和美保代交叠的靜香面孔。

「靜香，靜香……」他喃喃低喚。

彷彿又回到了靜香死前的那片刻。

……靜香以最後的力氣，伸出雙手，抱住狂四郎的脖子。

「請將我帶到母親的墳旁，親手將我埋葬……，我要長伴在你母親的身旁……。」

靜香斷斷續續的說完時，淚水已將狂四郎的左肩沾濕了。

「放心，靜香，我會背妳去的。」

「……我很高興。」

狂四郎緊緊擁住即將消逝的生命，泫然欲泣。

突然——

黑暗中傳來一陣冷冷的笑聲——

四

靜香消失了。

「什麼人?!」

狂四郎迅速坐起，單膝著地，保持著最少受攻擊的姿勢面向黑暗，右手已抓起無想正宗。

「嘿嘿嘿嘿……」笑聲未斷。

「你可以殺我嗎？狂四郎。」一個影子漸漸出現。

「你先動手，我就殺你。」

「嘿嘿，未必吧，先看看我是誰。」

影子無聲無息的向狂四郎的方向滑行了三尺，輪廓漸漸分明。

眠狂四郎！赫然又是一個眠狂四郎！

幽黯的光線裏，小屋中二個眠狂四郎對峙著。

一個直立，一個半跪。

詭譎的氣氛。

——妖魔！

狂四郎握著劍柄的右手微微出汗。

「看清楚了吧？嘿嘿嘿，我既是你，又不是你；我是你過去與未來的混合體，也是你理想中的自己啊！來呀！來！殺『我』吧！哈哈哈……。」

狂四郎瞪著眼前的「自己」，他的臉孔一半年輕，一半蒼老；衣飾華貴，態度狂妄中帶著無比的自信與安逸。

——可惡！

「拔刀吧，狂四郎，你能殺我嗎？」

「嗆！」刀光一閃，無想正宗揮出。

是驚妙的一擊！

但影子却輕飄飄的貼著刀峯滑向一邊。

「哈哈哈，看到狂妄的自己，你也會生氣嗎？那麼看到冷酷、嗜殺、孤獨、悲哀的自己，也會拔刀嗎？」

狂四郎不出聲，舉刀青眼，慢慢向影子逼近。

殺氣凜烈……。

影子一動也不動的站著。

「這樣就能殺『我』嗎？狂四郎。」

突然，影子的背後似乎有一線微光射出，使他在黑暗中明顯的整個浮現出來。

「呀——」

狂四郎大喝一聲，無想正宗由上斬下！

擊中！但沒有肢解的感覺。——

影子漸漸分成兩半……。

狂四郎舉刀瘋狂的劈砍，影子立刻變成四個、八個、十六個……霎時，黑影充滿了睡房。

狂四郎，有無數個狂四郎在他四周。

他閉起眼睛。

在完全黑暗的世界中，迅速鎮定自己的心神，控制自己的神經，他必須立刻冷靜下來。……無想正宗開始在黑暗中劃著圓月般的刀弧……。

這時，忽然傳來一個女子溫柔的聲音。

「客人——。」

不知何時，年輕的女主人已掌著一盞灯火進來。

「在做惡夢嗎？給您一對夫妻枕，反而讓您睡不好，請原諒。」

狂四郎愕然睜開眼睛，想要開口，却被一種說不出的疲憊與昏眩止住。

「爲了向您賠罪，今晚請讓我和您一起睡吧。」

狂四郎一愣，「這個屋子只有妳一個人嗎？」

「是的。」

年輕女孩點了點頭，好像懺悔般的回答。

「看到您，正是我心中仰慕已久的男人……，到底是什麼原因，我也說不上來。這個世界只是暫時的宿業，雖然不能長久，但一夕刻骨銘心的宿緣，不是更珍貴嗎？今晚以前，你是誰，我不知道；你從那裏來，我也不知道。今晚以後，你是誰，我仍不知道；你到那裏去，我依然不明瞭。我心中已接受了命運的安排，拜託你，請接受我吧。」

年輕女孩說完，向狂四郎深深的鞠躬。

狂四郎默默望著因彎腰而敞開的乳溝。

她轉身解開黑色寬邊的腰帶。於是一件鼠色的方小衣自肩滑落，露出了豐腴的兩肩，在閃爍的灯火下，發出肉白色的光。下身是一件火紅的鹿紋下衣，緊緊束著盈握的腰肢及渾圓的臀部。

女孩毫不憐惜的脫掉後，便低著頭轉過身來微微一笑。

成熟、堅挺、修長的曲線及肌膚，在狂四郎的眼睛前輕輕顫動。

「請給我愛情，拜托你了。」

羞澀的鑽進狂四郎的被窩裏，葫蘆般的曲線若隱若現。

狂四郎慢慢低下頭去，輕輕吻著女孩的秀髮。

女孩一轉身，將狂四郎拉倒——

柔軟而有彈性的皮膚，帶著一種說不出的溫暖感覺，刺激著狂四郎的四肢及小腹。他深深的吐了口氣。

「嗯……」

然後將自己多日不曾刮理的下顎，深深埋進女孩豐滿晶瑩的雙峯間。

「喔！……」女孩發出呻吟，同時四肢像章魚似的緊緊纏住狂四郎，不斷地顫抖、扭轉，彷彿要將他絞碎似的用力著……

……

……

可怕的喘息聲，在黑暗中沉重的起伏。

狂四郎疲倦的閉著眼睛，回味方才奔放中的快感。

除了喘息聲，一切靜悄悄的。

「哈哈哈哈！狂四郎，你終於墮入地獄了！……」

一陣狂笑聲突然自角落響起。

狂四郎猝然翻身坐起，向角落望去。

影子——赫然又是原先的那個眠狂四郎！

「哈哈哈！終生獻劍的武士，可以擊敗名利、生死、婚姻、回憶、孤獨的種種考驗，却仍然通不過女色的引誘啊！哈哈！眠狂四郎，我終於看清你了！」

這是有生以來最大的侮辱，一股異常的憤怒自心頭升起，狂四郎握住無想正宗。

「怎麼？這種污穢的手也配拔劍嗎？哈哈哈……。」

他擧起的手頓時停在空中，一頭冷汗自額頭流出……

忽然他由夢中醒來。

睜開眼睛，首先映入恨簾的是清晨的陽光。青翠的山林在薄霧中靜立，幾聲鳥鳴從身旁的松梢響起。

——我躺在這裏，睡了一夜嗎？

雨早就停了，陽光下的大地，仍是那麼的美好。

狂四郎抖抖身上的濕衣服。幾顆露珠從樹上滴到他的臉上，宿醉完全清醒過來。

夢裏的一切十分清楚，只是怎麼也想不起來那年輕女孩的長像。

這時右側的山坡下突然傳來一陣陣喧嘩的嬉鬧聲。

狂四郎探首望去，原來是七、八位年輕的農婦，正在山澗中洗澡。

她們結實健美的身體在水珠中閃閃發光，互相追逐、嬉笑的聲音如銀鈴般的響徹山谷。

狂四郎默默的看了一會，然後起身，平靜的向前走去，思索著夢中的情形。

——今天，該到播州去了。

蜿蜒的山徑指著遙遠的前方，太陽已悄悄升起。

絕望刀

一

狂四郎在溺水寺徘徊了一個下午。

這是一座新建的廟宇。在相生橋與萬年町之間只有這座寺廟，其他的古廟全都位於相生橋右側。這裏自然沒有什麼古跡可資憑弔，也沒有風雅的老僧可以煮茶論禪，狂四郎所以待在這兒如此久，不外兩個原因。

第一、他發現有人在暗中窺伺。

第二、是溺水寺的歷史令他再三流連徘徊。

狂四郎自然不擔心被人跟蹤。

二十年前，附近深川富岡的八幡宮，原是方圓百里內香火最盛的大廟，每年在山王、神田兩次大祭時，上香還願的善男信女簡直不可勝數。那年八幡宮新落成的偏殿剛好趕上神田大祭，而且同一天，右側靈岸町的淨心寺也舉行著隆重的身延山日蓮大菩薩的開光典禮。

爲了慶祝盛典，府內的男女老幼都自動放下手頭的工作，在午前趕到八幡宮及淨心寺焚香頂禮。

兩座寺廟都位於永代橋的後面。

午前十點，當成千上萬的民衆湧向永代橋時，不巧橋下正好有將軍家的侍衞船要通過，於是橋的兩端都繫上繩索，禁止百姓通行。

但是將軍家的船久候不至，而橋頭的羣衆愈聚愈多，眼看著慶典就要開始了，大家的心裏十分焦急，紛紛的開始向前面推擠。

繩子突然被人切斷！——羣衆立刻如浪潮般的一湧而上，跌跌撞撞的拼命向前擠。而架在河上的老橋因無法承受潮水般人羣的重量，終於崩塌。

數千民衆在慘叫聲中落入洶湧的河水中，後面的人雖然看見了橋面崩塌，但却被盲目的人潮推落！

事後統計，總共淹死了四百多人，失踪近百人。

府內各町及僥倖生還的百姓，爲了超渡這些溺死的冤魂，所以建立了座溺水寺。

現在——

踏出寺門，狂四郎仍有一種說不出的心情，悲憫吧？也許；但說不上來。

他轉向大路時，突然感到寺廟轉角傳來一股殺氣。狂四郎停下脚步，剛要回身，殺氣又

突然的消失了。

——懦夫！

片刻後，狂四郎來到下谷御成街的刀屋，門簾低垂的店面顯得十分古拙，這裏出售的都是刀中精品。店東長船屋是一流的鑄匠及鑑賞家。

今天得知無想正宗已經磨好，因此狂四郎施施而來。長船屋是四十出頭的瘦小個子，被煆火薰久了的兩眼微微發紅，但顯得十分銳利。

「刀已磨好了，請您鑑賞。」

他恭謹的雙手呈上無想正宗。

狂四郎接過來，緩緩抽出刀柄，用拇指輕輕刮著刀刃，然後插好，放在膝前。

「還滿意吧？」長船屋期待的望着他。

「哈哈！你不用急，馬上就有試驗的機會。」狂四郎又補充道：「你磨的刀還有問題嗎？」

瘦小的刀屋主人十分受用，轉身取出一把四尺的長刀出來。

「這是曾稱虎徹。刀身是用船錨摻雜古鐵精鍊成的，所以帶有一點黑色，是上好的名品哩。」

「是你的傑作嗎？」

「不，是南町奉行所偵探渡邊小右衞門的愛刀。」

當永代橋崩塌，羣衆不停的跌落河中時，渡邊小右衞門也在人潮裏。他爲了阻止後面盲目的羣衆再向前推擠，只有斷然拔出虎徹，揮刀斬殺了最前面的一個商人。

「不准動！」

他厲聲狂吼，像瘋了一樣。

果然收到了極大的效果。

假如小右衞門沒有使出這招殺手鐧，不知道還有多少人會繼續跌進地獄。

「渡邊先生二年前已經死了。過逝前我特地去探望他，要求再讓我一覩虎徹英姿。但他告訴我，因爲多年來一直爲了斬殺一個無辜的商人而懺悔所以已將虎徹放入佛像中了……。」

而今天早上，竟然有一個浪人拿著它到店裏來出售，並且只要了二百兩。

本來我想問他爲什麼虎徹會落入他的手中，但恐怕問了，那浪人會不安甚至不肯賣給我了，所以只有不動聲色地依他出的價錢，將虎徹買下來。

但是後來愈想愈不對勁，就叫家人到渡邊家走一趟。而渡邊太太却說關於虎徹的事，小右衞門並沒有任何遺言交待，只知道他死前，虎徹已不在家中了。

「渡邊先生不可能將愛刀轉讓他人啊！……」

狂四郎靜靜聽完後，問道：

「小右衞門告訴你，虎徹放在一座佛像中嗎？」

「是的。」

「……那麼，我們到溺水寺去看看吧，那該是最有可能的地方……。」

說著，二人站著身來。

二

「你先去見住持，就說知道小右衞門曾將虎徹捐奉本寺，現在奉渡邊夫人的命令，想看一看虎徹是否無恙，然後注意他的反應，嗯？」

長船屋想了一下，點點頭，踏入正殿。

狂四郎在殿前徘徊了一會兒，然後向後院走去。

「喂！你站住！」

圍牆邊突然傳來制止的聲音。

「你要到那裏去？」

一個年輕的知客僧跑來凶狠的瞪著狂四郎。

「我要到後院去走走。」

狂四郎故意具實以告。

「你說什麼？這、這怎麼可以？」知客僧惡狠狠的說：「亂靠近後院，會受到神的處罰！」

狂四郎冷冷一笑。

「只是一件小事，你這個出家人的樣子未免太惡劣了吧？」

「什、什麼?!你敢教訓……」

「我」字尚未出口，知客僧只覺後腦彷彿被鐵棍擊中，來不及呻吟便昏了過去。

狂四郎將他拖到牆邊的花圃下，然後迅速閃進後院。

後院靜悄悄的，幾座佛堂圍成一個天井。沒有人聲，沒有木魚聲，沒有風。

狂四郎快步掩至一座朝西的偏殿，幾間佛堂就只有這一間的門落了鎖。

他抽出短刀，輕易的撥開鐵鎖。

佛堂是陰森森的，幾個蒲團凌亂的丟在一邊，此外空空洞洞，只有一座丈餘高的佛像。

狂四郎慢慢走過去，只有木製的神像從腦際被人劈成二半，左半部倒在地上。

胎內是空的。

——虎徹一定曾放在裏面。

狂四郎用手仔細的摸著佛像的刀口。

——好快的刀！

——但是能將一丈高的佛像一刀劈開，即使刀法再快，用普通的刀恐怕辦不到……

——除非是四尺以上的長刀，再加上超凡的武功才成……

狂四郎一步一步的思索著。

——對！

符合這兩種條件的，只有野野呂甚內！

誠如長船屋在路上描述的，賣刀的浪人看起來很寒傖，兩眼却露著深沉的殺氣；而且相貌魁梧，兩臂尤其結實。

而且甚內擅長的，正是「一式雙殺」的四尺長刀！

只是甚內自蜂賀家離職後，已淪落成盜賊了嗎？

一個不得志的名武師，要活下去並不會太困難的，雖然談不上錦衣玉食、鮮車怒馬，但粗茶淡飯的生活總不成問題。而且甚內怎麼說也不可能當小偷啊——

所有的線索都指向甚內，而答案却令人不敢相信。

這時，狂四郎突然在佛像的脚邊發現一灘淡淡的血跡，顯然是用水清理過的痕跡。

——劈開佛像前，曾經殺過人嗎？

三

狂四郎走後院。

被打昏的知客僧已經不見了。

他慢慢朝著正殿走去，突然發現在暗處有人影閃動。

——連和尚都請保鏢，倒眞是稀罕。

狂四郎踏入正殿，只有長船屋一個人坐在那裏，顯得很不安的樣子。他聽見狂四郎踏入玄關的脚步聲，竟然緊張的跳了起來，等看清楚是狂四郎後，才長長的吐了口氣。

果然不錯，當他照著狂四郎的話向住持提出要求時，住持的臉色立刻顯得陰晴不定，不發一言的盯著長船屋，然後就逕自入內不再露面了。

狂四郎走到窗前，看著殿前的臺階。

「賣虎徹的浪人，他的眼睛是不是有點突出來？」

「……對！是有點突出來。你認得他？」

狂四郎點點頭，「他叫野野呂甚內，原是阿波藩的著名劍客。手中一把四尺長刀十分厲害，在蜂賀家號稱無敵；幾年前曾被我打敗……。」

「……？」

「他怎麼會知道虎徹藏在溺水寺的佛像裏？又爲什麼會去偷它呢？——哎！眞想不通。」

「會不會推斷錯了？」

「我也這麼希望，但所有的跡像都告訴我，一定是他幹的。」

「……。」

「難道是一項陰謀？……。」

二人在大殿上陷入沉思，天色漸漸暗了下來。

這時遠處突然傳來一陣女人的笑聲。

「長船屋——」

「嗯？」

「聽到了吧？這間溺水寺的名堂不少，說不定還兼營什麼副業呢。」

「對了——」

刀屋主人拍了一下腦袋。

「你這麼一說，我倒想起來了。剛才我在這裏枯坐時，看見一頂轎子進來，裏面坐著一位年輕的女侍，那轎子從側門一直抬到後面去了。我還在奇怪，要拜佛就該先來正殿呀！」

「這個笑聲可能就是那個女侍發出來的。」

狂四郎說著，一面很快的踢掉鞋子，赤著脚從窗口跳了出去，向發出笑聲的方向低下身子跑去。

躲躲閃閃的掩至大和葺中門時，狂四郎看見一雙女用的草鞋擱在一間獨立的佛堂門口。

「……嘻嘻……」

女人的笑聲又從裏面傳了出來。狂四郎一看到草鞋鞋心上的標幟，就知道是大名藤江的愛妾之一。

「唉！會很痛苦的哩，妳還笑得出來啊？藤江殿已經四十出頭了吧？知道妳跑來動墮胎手術，一定會很難受的……眞是的，自己懷孕四個月了還不知道……。」

男人的聲音很低沉，聽不出是誰說的。

狂四郎正想走近一些的時候，又發現有人在身後窺伺，他笑了一笑，轉身悄悄走回正殿。

刀屋主人焦急的坐立不安。

「我明白了，長船屋，我們可以在寺門外加掛一個招牌。」

「什麼招牌？」

「婦產科的招牌。」

「什麼？這裏也替婦女看病嗎？」

「不只看病，還有墮胎。」

「啊！——」長船屋結結實實的嚇了一跳。

「剛才那女人不是普通女侍，是大名藤江的愛妾哩。我看她懷的孩子八成也不是藤江的。」

刀屋主人厭惡的搖頭。

「我們趕快離開這塊骯髒的地方吧。」

「等一等，他們的內幕已被我們看穿了，恐怕不會這麼容易讓我們離開的。」

「難道有人要殺我們？」

「可能，說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殺手就等在門外替我們超渡呢。」

「你這不是開玩笑吧？你的刀法我仰慕已久了，一定會贏的。」

話雖然這麼說，但刀屋主人並不曾見過狂四郎的刀法，因此他的背脊開始有些發涼，眼珠也不停的轉來轉去。

大殿靜悄悄的，長船屋只聽見自己心跳的聲音。

狂四郎却閉上眼睛，彷彿睡著了。

四

——聽天由命吧！

惴惴不安的刀屋主人這樣決定後，又過了片刻。

昏黃的落日將最後一抹的餘暉，斜斜的透進窗口。這時整個溺水寺已逐漸陰暗下來，微微的晚風在簷前廊下緩緩吹送。

「我們走吧，長船屋。」

狂四郎終於站起來。

「請你小心些，緊跟在我身後。」

二人踏出玄關，向前走約十步——

從正殿旁的木柱後閃出一個人影，花圃下也站起一個人，山門外也有一人靜靜長身而立——三名覆面的武士，像幽靈般的出現在肅殺的暮色中。

狂四郎冷冷看著。

「長船屋，你如果想看，最好站遠一點。」

他回頭以三名武士可以聽見的音量對刀屋主人說。

瘦小的刀屋主人遲疑了一下，然後很快的退到一邊去。

「嘿嘿嘿嘿——」

突然一陣夜梟似的笑聲，從正殿的門後傳來。

又出現一個覆面武士！

現在狂四郎站在正殿前的小廣場上，四個對手形成合圍之勢。

「我們代替住持來引渡你這個大膽的狂徒，通向地獄之門。」

站在正殿玄關的覆面武士拔出腰間長劍，兩旁的敵人也各自撤出背後的武器。

一把鐵鏈鐮刀，一把掃刀，一根槍。

長船屋在一旁簌簌發抖。

狂四郎靜靜看著，然後輕描淡寫的說：

「你們是出家的殺手？還是殺人的和尚？連替大名藤江的女人墮胎的事都幹得出來，那麼葬在這座荒髒的廟裏倒是很適合。」

「嘿嘿，隨你怎麼說都成，正因爲幹這種行業，今天才能殺你這個大膽的傢伙。」

「這種話我聽多了，可惜每回對說這種話的人，現在都不能再說話了。」

「不必多說了，拔出你的刀來！」

一剎時，四周的敵人開始向狂四郎逼近。

——甚內與這些人是什麼樣的關係呢？

狂四郎心裏暗暗思索著，眼睛却看著正面的敵人。

鐵鏈旋轉的破風聲後還有一把鋒利的鐮刀，只要被鐵球擊中或被鐮刀砍到，都是不堪設想的。

左側的掃刀和右側的長槍也是一樣。

都是罕見的兵刃，詭譎的招式。

正面的敵人雖然用的是普通長劍，但是殺氣最重，也是最厲害的對手。何況他的腰下還掛著一個鏢囊，在近距離裏快如流星的暗器十分可怕。

狂四郎曾被甲賀忍組的流星鏢射中過。

——要對付這些意外的殺著，一定要用電光石火的「時間殺法」才行，等待則必死。

狂四郎豐富的搏殺經驗開始刺激他野獸般的潛能，他的全身肌肉毫無失誤的運動著。

每一次廝殺都是自我的鍛鍊。

狂四郎緩緩向前踏出，雖然無想正宗並未出鞘，但他整個人所湧起的殺氣已使正面的對手向後退却。他踏出二步，對手就退後二步，他們間的距離準確的像有一根尺在中間似的。

背後的鐵鏈呼呼的響，當狂四郎第三步快要落地的剎那，他突然轉身衝向背後的覆面武士！

背後的敵人大吃一驚，慌忙間將鐵鏈向狂四郎擲去，狂四郎低頭、側身，避開鐵球後前衝的姿勢不變，然後只見刀光一閃——

「喔……」

慘叫聲中，鐮刀當然一聲落地。

這時兩側的敵人大吼一聲，掃刀與長槍像毒蛇般的挾著風聲劈刺而至！

狂四郎閃身、躍起、揮刀！無想正宗自腰間撒出一圈耀眼的光環——

血絲飛舞，二個覆面武士立刻仆倒。

好快的身手，必殺的刀！

死靜……

最後一個敵人被狂四郎妖魔般的刀法驚住了，站在臺階前不敢輕舉妄動。

「還剩你了，來吧！」狂四郎冷冷的說。

一種被侮辱的感覺使覆面武士鼓起餘勇，向前緩緩滑行了三尺。

二人相距六尺。突然——

「咻！」

「咻！」

六隻流星鏢閃電般的射向狂四郎胸部！

——太近了！危險！

狂四郎暗暗吃驚，他沒料到對手趁他斬殺三人時已暗器取出。

他本能的向旁邊一滾，千鈞一髮的避過五隻飛鏢，第六隻被無想正宗格開。

覆面武士一擊未中，看著躺在地上空門大露的狂四郎，刀鋒一振，立刻凌空劈下！

狂四郎一彈而起——

當覆面武士飛鳥般的身體落地時，他的腰部已被斬成二截了。

無想正宗的刀尖上滴落一串鮮血。

狂四郎向縮在一旁，瑟瑟發抖的刀屋主人說：

「長船屋，你磨刀的功夫確實不錯。」

五

晨曦照進蘭房時，房間四周都瀰漫著花香。

野野呂甚內仍閉著眼，在被褥中享受著溫婉承迎的風情。

許久之後，他才緩緩睜開眼睛。

這是角町最有名的溫柔鄉，有最漂亮的藝妓。十天前他一進門便拿出一百兩來挑了一名花魁，當時的確驚動了所有藝妓。

然後，他就一步也不跨出房門的住了下來。

花魁櫻子對這個沉默寡言，沒有笑臉，甚至連一條歌也不會唱的客人，雖然不十分喜歡，但看在銀兩的份上倒也曲意承歡。

甚內無法忘懷過去的一切。往事好像一間黑暗的囚籠，將他緊緊的關在地獄，有生之日大概都無法掙脫吧。

而現在，他茫然的看著窗外的木蓮花。

身旁櫻子的呼吸聲，更增添他心中的煩惱。

十天來，晝夜他只起伏於棉被中，除了最原始的慾望，他無法與花魁的心靈溝通。

睡夢中的花魁，咿唔的翻了個身。

甚內在極端愁悶中，不由自主的伸手摟住櫻子。

他的目光依然茫茫然的看著木蓮花。當他的手順著櫻子柔輭的大腿向上撫摸時，白色的花瓣給他一種淒麗的感覺。

他的手指正要滑入時，櫻子一翻身，又換了一個睡姿。

櫻子的頭髮上掉下一個櫛子。

這是甚內送她的髮飾，非常昂貴的玳瑁製品。

甚內的眼光追隨著櫛子的同時，一個巨大的陰影閃過心頭。

——彬江……

這個櫛子本是甚內爲妻子彬江買的。

六

從蜂賀家離職的甚內心情是痛苦的。

他無法忍受一再打擊、侮辱自己的妻子。

在蜂賀家的刀場，當他被狂四郎打敗時，狂四郎就曾告訴他：

「你並不是敗在我的刀下，而是敗在你妻子的手中。如果你想成爲眞正的第一劍客，今後你所要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親手殺了你的妻子！」

對甚內來說，這是事實。彬江的不能克盡婦職，的確讓他心神俱疲。對於彬江的冷寞，他已經忍耐多年了；而她的不時出遊，招蜂引蝶，更是令他無法忍受。

但不論受到怎樣的屈辱，不論事後怎樣的折磨自己，甚內也不願失去彬江，因爲他愛她。

何況教他親手去殺彬江？

而彬江自從他自蜂賀家離職後，非但不鼓勵甚內東山再起，反而更殘酷的，一夜也不肯與他同床。

那一夜，甚內耐不住寂寞，要求彬江同眠，被她冷冷的推開，並且說：

「連一隻髮櫛都買不起，還想我和你同床？哼！」

甚內鐵青著臉孔，嘴唇不斷發抖。

「怎麼？說你兩句就受不了啦？有辦法就去買一隻櫛子呀！」

甚內一言不發，靜靜的穿上外衣就出去了。

第二天下午，在回家路上的甚內，一面從懷裏掏出價值五十兩的櫛子來看，一面浮起自嘲的苦笑。

——不管怎樣，總算有櫛子了。

突然，在已可看見家門的轉彎處，只見彬江花枝招展的匆匆走出，甚內直覺的躲在一棵後，等她走過去後再悄悄跟蹤。

彬江到了大路上便叫了一頂轎子，這使甚內的跟蹤更爲順利。

片刻之後，甚內跟著渡過大川，沿著仙台堀，經過萬年町，由町家通大路的小徑左邊轉進了一所寺廟。甚內抬頭看清那廟是溺水寺時，心中充滿疑惑。

——奇怪？彬江不信教，也最討厭到廟裏上香的。

甚內加快脚步閃進寺門，正好看到妻子被知客僧帶入正殿。

怎麼不見了？甚內進入正殿後竟然沒看見彬江的人影。他心中一慌，便快步走進裏面。正殿後面是一長串的佛堂與偏殿，甚內一間間的注意，不知不覺已走入後院。

當他躲躲閃閃的走到一間獨立的佛堂時，甚內小心奕奕的隔著窗上的木紋向裏窺伺——

——什麼?!

躺在榻榻米上的彬江，已解下衣裙，正大大的張開她豐滿渾圓的大腿，任一個男人跪在她面前欣賞！

這情形，與三年前在阿波藩郊外一家農舍中所見的一模一樣！

不同的是——

那時立刻被甚內一刀斬殺的是一個市井無賴，而此刻竟是一個青頭的中年和尚！

甚內的雙眼快要噴出火來，只見那和尚用力扳開彬江的雙腿，慢慢將臉俯視下去。

——混蛋！

三年來一再的忍耐，此刻已被憤忍衝破，他的瞳孔急遽放大，除了眼前這一對無耻的男女，他什麼都看不見了……。

……靜靜凝視自花魁頭上掉落的櫛子，甚內的腦海裏回憶著與彬江在一起的纏綿時光。

這時身旁的花魁悠悠轉醒。

「妳醒了？」

「好冷喲。」說著花魁擁住他的身體。

剛被打斷的慾火，因女人下意識的動作，又重新熾熱起來。

甚內的手愛撫著花魁的全身……

突然用力摟住她——

「算了吧。」

花魁冷冷地推開他。

「到昨晚結束時，你的銀兩就已經花光了。因爲看你睡得正熟，所以不好意思將你請出去……，喔……還沒睡够哩。」

一邊打著呵欠，一邊懶洋洋的穿上衣服。隨卽拍手叫人來收拾東西。

受到侮辱的甚內只是靜靜聽著，然後起身慢慢穿衣，他的眼光始終看著窗外的木蓮花。——白色的花瓣爲什麼總是那麼醒目呢？

他這樣想著，便默默的走了出去。

七

到那裏去呢？

甚內不知道。——就順著路走下去吧。

現在正是賞花的季節，大路兩側遊人如織，鮮亮的笑聲、鮮麗的服裝，對甚內來說，都是另一個世界的事了。

在對岸的河邊，一個彈三味線的師父，正讓琴聲配合著一羣起舞少女的脚步。同樣花色的手中與陽傘在陽光下閃閃飛舞。

這邊的河岸，一個酒醉的工人正和值番武士吵得不可開交，旁邊圍著一大羣觀衆。

平日武士雖然可以斬殺無禮的百姓，但賞花時的喧嘩却是公家默許的。因此這幾天可以說就是百姓們的天下。

年輕的值番武士，在醉漢及衆人的淒慘折磨之後，好不容易自層層疊疊的人叢中逃脫。

百姓們得意的縱聲大笑，醉漢倒在地上小便。

突然向旁邊一位佩著四尺長刀的武士噴去——

野野呂甚內向後輕退了二步，然後靜靜看著地上的醉漢。

「喂！有什……什麼好看……的？看花的人怎……怎……怎麼可……以，搖……搖擺……擺的帶著長……長……長刀？」

醉漢搖搖擺擺的站起來，用力將衣襟拉開，叉著腰，用醉眼瞪著甚內。

圍觀的羣衆興奮的期待著什麼發生。

甚內仍是靜靜看著醉漢。

醉漢突然衝了過去，用手揪住甚內的衣襟，歪著頭看了半天，然後呵呵的傻笑起來。

「嗯，好……好香呀，是女人……人的香味……呢，是不……不是剛和老……老婆親……親熱完就……就被一……一，一脚踢出來……來了？哈哈哈！喂！大家來看……這，這個

剛……剛從老婆腿……腿上爬……爬，爬出來的偉……偉大武士呀！」

醉漢指手劃脚的說著，觀衆哄然大笑。

甚內的額角青筋暴露，他推開醉漢，轉身要走。

在這麼多觀衆面前，醉漢被激怒了。他踉踉蹌蹌的撲了過去，一邊揮著拳，一邊向甚內吐口水。

甚內欺身拔出短劍，一揮入鞘。然後揚長而去。

醉漢剛撲過去。忽然覺得頭皮一凉，不由得楞了一下，等他清醒過來時，甚內已經走出十多步了，而自己的手上不知何時被人塞了一把頭髮。

全部的人都楞住了。

八

甚內看著馬路另一頭的渡船場。倚著一棵大樹出神。

——現在連妓女和酒鬼都可以隨意侮辱我了。

——好！就索性讓你們罵到底——

甚內長身而起，左手緊握著刀柄，狂暴的意識在心中澎湃。

「……又要去偷東西了？」

一個冷冷的聲音突然自背後響起。

那是只要聽過一遍，就再也不可能忘記的聲音。

——眠狂四郎！

甚內大吃一驚，趕忙回過頭去。

然後他就看到一對懶洋洋的眼睛。

在甚內身後是一座破舊的寺廟，廟門已傾塌了一半，一棵怒放的櫻花枝葉斜斜的伸了出來。

狂四郎就躺在樹枝的主幹上。

甚內走進寺門，在距狂四郎六尺的地方停下。

「賣虎徹的二百兩，已經用完了？」

「……」

內甚被人說中心事，不由心虛，緊咬著牙不動聲色。

「我一輩子都過著流浪的無賴生涯，你的勾當絕逃不過我的眼睛。……把右手放開，你難道想殺人滅口嗎？」

「……」甚內低下頭。

「你賣虎徹的刀屋是我朋友開的，他覺得很詭譎，派人到渡邊小右衞門生家中去探詢的

結果，也不知道虎徹的下落，只知道小右衞門生前已將虎徹藏入一座佛像內。除了溺水寺，絕不可能會在別的地方的。

而我趕到溺水寺後院時，只見那座佛像已被人劈成兩段，好厲害的『一式雙殺』，除了野野呂甚內，誰還有資格使出這樣的絕招？」

甚內靜靜聽著狂四郎的分析。最後，抬起頭以異樣的眼神看着他。

「我根本不知道虎徹藏在溺水寺。」

他呻吟的說。

——原來甚內並非蓄意盜刀，那麼他和溺水寺中的那些殺手也不是同道了。

狂四郎沉默了片刻，然後輕輕的說：

「和佛像一起被斬的，是你太太吧？」

「……」甚內的臉上抽搐了一下。

「好像殺得慢了點。」狂四郎一語雙關。

「……」

「但是殺得好。」

「……因爲她想逃走，所以……。」

甚內將頭偏向一邊。

的確，那時若不是彬江急於逃走，甚內也不會像追殺敵人似的一刀劈下。

甚內血紅著雙眼重重推開佛堂的門時，伏在彬江兩腿間的中年和尚還不及抬頭，他的頭顱已滾落地上。

滴血的四尺長刀前，是妻子驚慌的神情。

甚內低頭像野獸般的看著地上凹凸豐腴的胴體，然後哈哈的狂笑聲比哭還難聽。

彬江對衝進來的丈夫，先是不能置信的楞住，等和尚的頭顱在榻榻米上洒出一片血跡時，才開始有些領悟似的驚慌；這時抬頭看見丈夫那種瘋狂的表情及可怕的笑聲，終於完全清醒過來。

她開始恐懼的坐起身來，然後發現自己幾乎赤裸的身體，彬江手足失措的掩住身體，並且拼命，的縮著雙腿。

而甚內只是狠狠地瞪著她，握刀的右手出奇穩定。

彬江害怕了，這不是她熟悉的丈夫，那個阿波藩第一武士，回到家裏却懦弱順從的丈夫！被她擺佈於股掌之間的丈夫！

她害怕——

她翻身逃走——

四尺長刀電刀一閃劈下。一式雙殺！

甚內只感覺逃脫中的敵人被手中長刀砍中後，正緩緩的倒下，「勝了！」他心中閃過勝利茫然喜悅。

……

不知過了多久，甚內終於清醒過來。

他茫然的看著凌亂的佛堂，看著二具地上的屍身，然後茫然的看著手中的長刀。

——是我殺死的嗎？

忽然一切都聯貫起來了，他呆呆的俯視著妻子睜著雙眼的屍體……以及一座被斬斷的佛像，和佛像內一把微銹的刀。

等甚內完全清醒時，已離開溺水寺很遠了，他手中提著虎徹。

他不自覺的將虎徹從佛像中取出。

一陣風從樹梢吹過，幾朵櫻花落在狂四郎身上。

狂四郎輕聲的問道：

「你是不是以爲妻子所以要去偷偷的墮胎，是因爲懷著別人的孩子？」

「墮胎？」

甚內愕然的抬頭。

「怎麼？你不知道溺水寺暗中經營墮胎的副業嗎？」

時間在一剎那間靜止——

原來妻並非在和人苟合！甚內的臉色急遽變化著，雙肩不停的顫抖。

以彬江的性格，若是眞和姦夫苟合被他撞見，絕不可能那樣驚慌及害怕的，更不可能想要逃走，對！絕不可能！那麼必然因爲是私自跑去墮胎，下意識裏有種犯罪的感覺才會逃跑的。

——那個孩子是我的！

甚內心中這樣狂喊。——我殺了自己的孩子及妻子！

甚內悲鳴一聲，突然舉起四尺長刀砍向狂四郎！

陽光下的刀光如電。

「喀嚓！」一聲，櫻花樹應聲斷爲二截。狂四郎在千鈞一髮時縱身跳起，堪堪躲過。

甚內鬼魅般的追擊，夾著瘋狂的吼聲，櫻花樹已斷成殘枝，周圍的樹木無一倖免，狂四郎在刀光下左閃右避，漸漸支持不住，終於跳上圍牆，衣袖已被砍下一截了。

「算了吧，甚內，想要結束生命就切腹吧，像這樣亂砍亂殺的對手，我是絕不會拔刀的。」

說完跳下牆走了。

野野呂甚內粗濁的哭聲傳進他的耳中，但在熙熙攘攘的馬路上却顯得那麼無力。

黑夜刺客

一

春雨如煙，庭內的花散發出陣陣的清香。

這些挺直而純白的花朵，在無邊的黑暗中，顯得格外亮麗。

三名蒙面武士迅急地越過土牆，進入庭院；他們的動作相當敏捷、俐落，可以看出是久經訓練的高手。可是，由他們急促而微顯凌亂的步伐，又可窺測他們內心的緊張與恐懼。

其中一個武士在跨過花圃時，不小心碰到一株白花，這輕微的一觸，竟使花瓣紛紛墜落。三名武士驚駭地互望一眼，緊握刀把的掌心已沁出冷汗，他們知道：今夜他們的命運，或許就要像這些碎落的花瓣一般。

蒙面武士潛移至籬笆旁邊，凝視著走廊上尚未關閉的板門。一排紙門在煙雨中迴映出朦朧的白色。中間有一道半敞的門，裡面是一片漆黑。

三名蒙面者心裡甚感困惑。今晚的行動，每一個步驟都計劃得十分週詳，照理說，對方不可能獲知機密的。可是就眼前的情形看來，對方似乎已經掌握了他們的行動，那黝黑半敞的門，像是一面張開的網，正等待著他們。

空氣中隱隱浮動淡淡的梔子花香。帶頭的武士有種不祥的預感，他本想說些話來鼓舞同伴的氣勢，却又無法拂去那股黑色夢魘的壓力。其他兩名武士從首領的眼神中，看到驚疑不定的意念，故意將腳步穩定地踏出。

他們迅速地閃入敞開的紙門，在黑暗的走道當中，有個比黑暗還濃厚的人影立在那裡。

三名武士同時拔出刀鞘，採倒品字的方式，襲向那黑衣人。左面的武士低叱一聲，連續劈出三刀，黑衣人挪移的動作極爲輕微，總在刀光臨身時，才擰身避過。左邊武士十分注意黑衣人的步伐，他忽然看出黑衣人右脅下有一個破綻，立即揮刀攻出。

黑衣人用劍柄揮開這一刀，淡淡地說：

「阿波藩的人嗎？恭候多時了。」

一片寂靜。

「天殺的！」

左面武士怒喝著，揮刀猛砍。右面武士緊跟著迫襲過來。黑衣人冷哼一聲。旋身，側斬。一道閃光劃過兩名武士的前胸，尖銳的慘叫劃破寂靜的夜空。

帶頭的武士望著黑衣人，那有如鬼魅的身形與劍法，心知雙方武功差距太大，不禁萌生

退意。

「噗哧！噗哧！」黑衣人的步伐在靜寂的黑夜凝成一股逼人的氣勢。

那名武士再也不敢對峙下去，反身朝花牆急奔，當他踩過那叢白花時，一種強烈的悲哀和空虛籠罩著他。逃到土牆垂下的繩梯時，回頭一看，黑衣人居然沒有追來。

「劍技如此高超的殺手，會這樣就輕易放過我？」

「不可能！」他一邊尋思，一邊攀上繩梯。

越過土牆，正在慶幸檢了一命，剎時一把短劍自樹蔭下飛奔而至。

「呀……。」

短劍不偏不倚的插在他背上，他的身體漸漸傾斜，然後重重的跌落在寬濶的路上。

細雨不停地下著。狂四郎從市上慢慢閒逛至此地，當他看到倒臥在泥濘上的武士，立即上前將他抱起來。他扳著武士的肩膀，低問道：

「有什麼遺言嗎？」

「月…月桂寺……」

「月桂寺，就是牛込河田窪的秀吉寺嗎？」

武士微微點頭。

「月桂寺是怎麼回事？」

「天女像……殺……」

「是不是要殺了她？」

「……」黑衣人一語不發，身子歪歪倒在狂四郎的身上。

「天女像，月桂寺。」狂四郎將屍體緩緩放下，回頭望了望。

濕暗的那頭，似乎有人在窺視著。狂四郎並沒有看見人影，也不曾聽見什麼動靜，但他本能地感覺到有人在窺視著。

「殺了月桂寺的天女像，到底是什麼意思？」狂四郎對這件撲朔迷離的案件很感興趣，他自言自語地說：「看來，要到月桂寺去走一趟了。」

二

金八緊跟在狂四郎後面，由於許久未曾追隨狂四郎，他顯得十分愉快，邊走邊唱著歌。

沿著牛込河田窪、尾張、松平等高牆大屋，走在寬濶的大路上，片刻便來到了月桂寺。

「山門緊閉著，不論那個寺廟的山門，平常都是敞開的呀？」

「這就是它的不同之處。」

在江戶，唯有月桂寺祀奉豐太閤秀吉，所以江戶的名所圖解上沒有記載月桂寺。

家康建立覇業之後，連朝廷都被迫放棄豐國大明神的神位，全國再也沒有奉祀秀吉的寺

廟。只有在德川氏治理下的江戶，還有一座供奉著秀吉的月桂寺。

天正十八年，秀吉討伐小因原，又向奧羽進攻時，足利左兵衞督義明的女兒，與成田下總守氏長的女兒，都成爲秀吉的小妾。秀吉死後，義明的女兒削髮爲尼，法名月桂院。

將軍秀忠的夫人是淀君的妹妹，她是月桂院幼時的密友，在江戶有座寺廟，是專爲她所建造，那就是有名的平守寺。

月桂院在平安寺修行。她奉祀三基的靈位，早晚祈求賜福，中間是她的先祖足利將軍尊氏，左邊是她的義父古河公方義氏，右邊是豐太閤秀吉——。

月桂院到了明曆三年才去世，享年八十八歲，因而平守寺又稱月桂寺。從那時候開始，三基的牌位，後代一直奉祀不斷。

由於人們不敢公然參拜奉祠秀吉的寺廟，所以山門總緊閉著。

月桂寺有足利尊氏御台所保持的安產寶珠，傳說只要向這顆靈珠祭拜，就可解決難產的苦痛，因而許多女子經常自後門偷偷進來參拜。

狂四郎向金八概略解說月桂寺的來由，然後帶著金八，經過旗本屋，從藥王寺門前，進入袋寺町。

他們居然看見許多人在月桂寺進進出出。

「哇，眞奇怪，今年春天懷孕的婦女特別多。老師，你看，連抱著孩子的中年婦女也來參拜。」金八說著，又唱起歌來：

貓若跌倒，也會啼哭。
可憐的中年婦女！若是跌倒。
要如何哭泣。

金八無視於來來往往的婦女，愈唱愈大聲，一個中年婦人回過頭，正要責罵金八，不經意看到狂四郎的臉，頓時呈現一副驚愕的神情。

狂四郎曾在阿吉和松平阿波守妻子的臉上，看過同樣的表情。

「嗯？這位婦人也是個隱密的基督徒。」

「金八！」狂四郎說：

「你想法子去觸摸那婦人的前胸。」

「呀，要我去摸索她的前胸。」

「一定有十字架。」

「要做什麼？」

「她胸前若掛著類似我的人像，你就將它偷過來。」

金八並不明白狂四郎的用意，但他依言離開狂四郎。

女人心裡的悲哀是，

愛上了一位令她欣賞的男性，
她等待著，
讓他脫了羽織，
爲何會這樣？
只剩下難以排遣的心裡情懷。
狂四郎一邊聽着金八有趣的歌詞，一邊朝裡面走進去。

三

在鐘樓右側方有一座新建的祠堂，裡面有美麗的牧丹唐草。棧唐門左右兩個小門開著，參拜的羣衆排隊等著進入祠堂祭拜。狂四郎看見正堂供奉的畫像。心裡突然湧起一股難以言喻的感覺。

那張畫像正是住在東方阿閦佛淨土的美女。

佛教上所說的極樂淨土，以女性來歸類，可分爲四種。

第一個是彌勒菩薩淨土，第二是東方阿閦佛淨土，第三是西方阿彌陀佛淨土，第四是大日如來密嚴淨土。

其中阿閦佛淨土，這一類型女人有理想的容色。

所以經典上說：

「阿閦佛刹女人在懷孕生產時，身體不會疲倦，只有安穩而無痛苦。」

藉著安產寶珠靈驗的傳說，而配合祭拜畫像，這樣可使婦女順利安產。

——很會僞裝。

狂四郎冷笑地看看四周，他已看穿祭拜的目的不是教人安產。

事實上，這張畫像並不是阿閦佛刹的女人，而是基督瑪麗亞像，她右手上所抱的嬰兒，就是耶穌基督。

——但這裡是實踐基督信仰的地下組織嗎？

狂四郎又浮上這個疑惑。

受到公儀寬容的秀吉寺，懸掛基督教的聖母像，以隱藏地下信徒，這樣大膽不敬的行爲，實在是過於露骨。

可以說這是對幕府的一種挑戰。

是不是另有政治上的陰謀，在裡面有人操縱，這種異感自狂四郎心中湧現。

「呀喲，好棒喲。」

金八不知什麼時候已來到狂四郎身邊，眼睛直直的看著手上小十字架的女人。

「如果是觀音菩薩，好像太過於俏麗，我有這種奇妙的感覺。」

狂四郎從金八手中接過這尊小像。正如同阿吉和阿波守妻子所有的一樣，一個青銅十字架的自滿鏡。

狂四郎登上樓梯。

端坐的三個和尚，看到他都站起身來。

「你要幹什麼？」

一個和尚忿怒地注視著狂四郎。他想擋住狂四郎的去路。

但是狂四郎的動作更快。

他迅速拔劍，朝著畫像胸前劃去，當劍尖觸及畫像時，他巧妙地旋出一個圓弧，挑出一塊。劍，出鞘，入鞘，畫像入手，都在剎那間完成。

看見狂四郎如此大膽的舉動，三個和尚都愣住了。直到狂四郎要下樓時，他們才圍過來想阻止他。

狂四郎却毫不理會，雙手一分，推開和尚，逕自走出去。目送他出去的羣衆，不知不覺地唱起聖歌來。

四

步出月桂寺，狂四郎很快來到懷風堂。

店主帶狂四郎到內廳去。

「把這個東西，上下開來看看。」

狂四郎將懷中那一部份畫像抽出來，交給藤兵衞。

藤兵衞展開畫布，他先仔細觀察這片畫像的色澤、質地，然後用手指輕輕揉著布緣。藤兵衞的長相十分平凡，可是當他在處理這類事務時，渾身便充滿了銳氣。冷漠、犀利的眼神，以及熟練的動作，使他變得不凡了。

他跪在地上以竹刀按著圖面中央，指尖輕微地滑動。這是相當艱難的技巧，好像要將一根羽毛分成兩半。必須找尋最正確的着力點。

盞茶光景，他終於將畫像分成兩張。

狂四郎將下面那張畫像拿在手上。

那是一個美麗、豐滿的女人裸體，頸部掛著十字架。

「果然不錯！」狂四郎對自己的判斷感到很滿意。

畫者首先畫上一個掛著十字架的裸體女人，再疊入一張薄紙，畫上阿閦佛剎女人的衣服，最後才塗上衣服的色彩。

狂四郎來到江戶稻田八郎右衞門的阿波藩邸，拜訪阿波守的妻子——美千代，但她外出未歸。

事實上，她寄宿在捕手佐兵衞的家裡。藩邸曾派人來帶她回來，可是美千代却一直沒有回來，而且連派去的人也奇蹟似地失踪了。

美千代，守著發瘋的良人，爲了一藩的安泰而辛苦。這位不幸的婦人受到浪人侵犯之後，才知道女人的快樂也正在此，在這瞬間，她才找到自己活下去的意義。

稻田八郎右衞門回覆狂四郎。

「太太沒有回到本邸，可能已落入敵人手中。」

「你說敵人，是——？」

「只能說敵人，別無他法形容。」

八郎右衞門似乎有某種顧忌，避開了正面回答。

「我去追擊敵人，將太太追回。」

狂四郎走到內邊時，回過頭來帶著微笑問他：

「你是不是等著我說這句話？」

八郎右衞門沒有回答。狂四郎接著說：

「我找到太太以後，要不要送回本邸，我自有打算。」

五

狂四郎從藩邸正面通用門走出來，手裡拿著燈籠，這是八郎右衞門給他的。在燈籠裡面，有一道巧妙的裝置。

狂四郎抬頭看看天色。月亮已經隱去了，黑暗的大地彷彿隱藏著無數的殺機。

「大概要下雨。」

狂四郎暗暗揣測著，他置身於不敢放鬆的狀態之中。

八郎右衞門送他到玄關時說：

「你來此地，敵人已知悉，可能會有埋伏。」

「我也是這麼想。」

八郎右衞門沈痛的說：

「千萬不要看輕敵人，這次的敵人可能比以往的敵人都來得厲害，你要注意些。」

「果眞能遇到這樣高强的對手，那也不虛此生了。」

八郎右衞門從佣人手中接來燈籠，交給狂四郎。

「可能你走不到三町遠，就會將燈籠丟棄。」

這句話似乎暗示著什麼。

走了二町左右的路程，經過一片深廣的樹林，狂四郎察覺到有人埋伏在樹下陰暗的地方。

他泰然地走過去。

這時候——

他忽然聽見一種輕微的聲響。

在這瞬間，狂四郎已判定：必定有一隻槍在他背後，準備向他狙擊。

爲了迅速伏臥下來，首先他要丟掉的是燈籠。他不禁又想起八郎右衞門所說的話。路上眞的有埋伏——眞的走不到三町遠，就要丟棄燈籠。好像自己的行踪都已在對方的掌握之中。狂四郎冷笑一聲，猛然用力將燈籠甩到右邊的樹叢，然後伏倒在地上。

燈籠碰到大樹的樹幹，轟然炸裂。

蜡燭裡藏了炸藥，受到外力的震盪就會炸裂，這種裝置實在十分巧妙，但是狂四郎並不想藉此制敵。因此，故意投向右方。

燈籠炸開後，森林像白晝一般明亮，光亮一直擴散，樹蔭處閃出一個黑影。

他的手中拿著一隻短槍。

狂四郎站起來，冷笑著說：

「你有短槍，我也預先準備了燈籠，藉著這種殺人利器來威脅對方，實在不是武士作風，以後我們各自携帶常用的兵器，再來一次勝負！」

說罷，狂四郎踏著穩定的步伐，頭也不回地朝遠方走去。

秘室裸女

一

「俗話說的好，牛飲水生乳，蛇飲水生毒，金八喝水才知道酒醉後，醒來的滋味。」

金八昨晚住在吉原，今早才回到木母寺。由於喝了不少酒，他的脚步顯得有點踉蹌。橫斷本堂前面，有一顆很大的百日紅。他又酌滿一杯酒，一飲而盡。

「呀！眞好喝。」

這時從頭上傳來一聲。

「傻瓜！」

一種奇妙的聲音罵他。

抬起頭一看，一隻黑羽鳥棲息在釣瓶柱的屋上。

金八以爲那是烏鴉。

「眞倒楣，看見黑色的東西。」

他拾起一顆小石頭，正要朝那隻鳥扔過去，却忽然聽見狂四郎的聲音。

「漆黑的色澤代表吉相，金八。」

「你不要說笑，黑色意味著，人們爲了滿足色，慾而遭苦勞。」

「盜賊的首領，人們都稱之爲黑主，福神是大黑。」

「但是，烏鴉怎麼會說話？」

「它不是烏鴉，它的嘴巴短短的，尾巴也很短，這是一種叫秦吉的鳥。」

「喔！」

狂四郎靜靜地伸出左手，黑羽鳥飛起來停在他的肩膀上。

金八看到這情形很好奇的問：

「這是爲什麼？」

「昨天深夜，牠跟著死人一起來的。」

「死人，你剛才還說吉祥呢？」

「死人被送來寺廟，有什麼值得奇怪的，那隻鳥可能爲了要了解死因，才跟隨而來的。」

狂四郎笑著說。

回到客廳後，狂四郎很鄭重地交待金八：

「我要你帶著鳥，到江湖走一趟。」

昨夜——三更後，在梅若塚前面，停放了一乘轎子，納所發現之後，掀開一看。

一個面目猙獰的死人坐在裡面，他身上不但穿了白麻衣，上面還寫著南無阿彌陀佛的字號。納所簡直被嚇壞了，他趕緊去告訴主持。

主持帶著狂四郎出來查看。狂四郎仔細辨認死者。當他看見死者左頰的刀疤，腦海閃過一道靈光：

「哦！原來是在櫻花樹下，以雲弘流的豪劍，向圓月殺法挑戰的遠藤龍三郎。」

狂四郎解開白色的麻衣，觀察死者的傷痕。擅長快攻的遠藤龍三郎，居然被人一刀從頸部殺到胸前。一刀斃，狂四郎閣上眼睛，瞑想兩人對峙的情形。

這是從上段砍下來的快刀斬。由傷口可看出對方使用的刀刃一定比較狹長，但是……使用這種輕兵器，却能一刀制勝，可見對方必定是個殺手，而且是殺手中的殺手。遠藤龍三郎一刀可以對峙胎內刀，這個人的功夫却遠勝龍三郎。

在屍體懷中，有一張白紙，上面寫著：

「餓狼已死，狡狐悲哭，快哉！快哉！」

狂四郎看到停在屍體身上的黑羽鳥。他伸出左手，黑羽鳥飛落在他的肩膀上。

「傻瓜！」黑羽鳥淒凉地叫着。

「那名隱在黑暗中的敵人，確實是個勁敵。」狂四郎暗忖道：

「我一定要揭穿他的眞面目，或者……殺了他！」

二

過了三天，金八帶著黑羽鳥，從江湖中回到木母寺。

「有話說不出，若開了口，說出來的也只有傻瓜這一句話，眞是的……」金八向狂四郎抱怨著。

在客廳仰臥沈思的狂四郎坐起來。

「太辛苦了——」

「我這樣辛苦，到底值不值得，我曾經這樣問過自己一次。」

「一次就够了，那是在什麼地方？」

「在櫻田！從御用殿和長屋出來的武士，看到這隻黑羽鳥，神情有點怪異，我上前問他，是否知道這隻鳥的主人？對方一聽到我這樣問他，立即表示不知道。他的態度很明顯的表現出對我的厭惡。」

「這樣看來，他可能了解這隻鳥的來龍去脈。」

「我的看法也是一樣。」

狂四郎敏銳的直覺開始活動。

日比谷門外，鍋島家圍牆的區域，御用房屋有公儀看管亭子的人居住在此。接受將軍家的直命，嚴密管制出入。爲了防止任何不利的行動，禁止散宿，只可住在御用房屋內，和一切外間交際隔離。

回想起來，這個看管亭院的工作，是可怕的工作，但他已經背負了這種宿命。

這個職掌是從八代將軍成立的。御用的工作不必經過通知，在大奧有一個管理人直接命令，看亭人跪在地上，接受了這項命令。本來他只是監視內庭，有著輕閑的職務，從八代將軍開始，爲了探查諸侯的動靜，才開始了隱密的職務。

從將軍家支領使用金，依工作情形，也從斟定所支給路銀。每次接奉命令之後，馬上在大丸吳服店的秘室，穿上本來預備好的農商工、僧侶或者易卜者的服裝，奉令出去行事。若是中途被人查覺，很難逃過一死。

也有些人隱秘身份，住進預定的地點，在那裏成家立業，經過十年、二十年都沒有回到原居地，他們在暗中進行秘探的工作。無論如何，妻子眷屬都不能有書信往返，不過，可在斟定奉行指定地附近支領相當的金額，所以生活不成問題。

庭番看到人語鳥會有驚嚇的表情，金八到江湖中遊蕩，並不是無意義的事，狂四郎靜靜地等下去。

三

那一天黃昏，木母寺來了一個訪客，年紀大約三十上下，是遠藤龍三郎的妻子。她走進方丈室，見到狂四郎，並沒有什麼特殊的表情，只是冷漠地問道：

「是你害死我家主人，是嗎？」

金八故意打扮得奇形怪狀，肩上棲息著人語鳥，在市井橫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住進御用房的長室，以探索事情的眞相。

和狂四郎以眞劍比高下，想要破圓月殺法，以求得到劍理之妙，這並不是龍三郎的眞正目的。狂四郎現在才了解，藉此試來博殺自己，正是龍三郎的主要任務。這些事，狂四郎當然不會說出來。他淡淡地說：

「龍三郎不是我殺死的。他被擊殺之後，有人將屍體送到本寺來，我也不了解事情的眞相。」

狂四郎慢慢起身。

「我帶妳去看妳丈夫的墓吧！」

來到墓地，女人跪在隆起的土堆前，低著頭，彷彿在說話。狂四郎看著她的背影。心裏湧起一股莫名的感慨。

——她向墳墓說著什麼呢？

良人死得這樣悽慘，既不能向人傾訴悲懷，也不能表明身份，連墓地都得選擇在黑暗的地方，即使想要來祭墳，也得偷偷摸摸的。

經過長時間的默禱。

那女人站起身來，狂四郎從背後靠近她。

「我會找出眞正的兇手，替妳復仇。」

「……」

女人俯視地面，沉默無語。

「他們將妳丈夫的屍體送來本寺，是向我提出警告，若是我插手，也會變成這樣。」女人抬起頭，看他一眼，沒有說話。狂四郎繼續說道：

「即使是死亡的威脅，也無法改變我的意志。……妳的想法如何？」

「……」

「妳認爲我以一個無賴漢的立場，要求妳答覆這個問題，是不合理的，是吧？」

「不！」

女人仍注視著面前那座沒有立碑的孤塚，黑亮的眼睛裏充滿了悲哀。

「我覺得我家主人在世間從事著最可憐的工作。」

「……」

狂四郎傾聽著未回答。

「我的主人一向忠於職守。十年前，我和他結婚，相聚才十天，他就離家，行踪不明。身爲妻子的我，也不明白自己是如何活下來的。」

「……」

不久，墓地又回復深沉的靜寂，樹風發出哀鳴，倍增淒涼蕭瑟的氣氛。

在回程中，那女人突然間對他說：

「我的主人藏在薩摩，生活了十年。」

——原來如此！

彷彿撥雲見日，狂四郎根據這條線索，把前後發生的事，串連起來。

——從大上段砍下來的那一刀，原來是自源流的劍法。

自源流的刀法，是從薩摩流傳下來的。這種刀法以豪壯見長，對決之際，完全靠威猛的氣勢取勝。

「你們家主人是不是在鐵樹根部插入笄呢？」

狂四郎在逐漸昏暗的歸途，想到了流傳中關於鐵樹的故事。

這是和公儀有關的故事，無人不曉。

有一天，島津齊興到將軍家訪問。

家齊與他閒話家常之後，忽然提出一個問題。

「聽說在你們庭院，有一株很漂亮的鐵樹。」

島津齊興反問他：「你是說三田房屋庭內的鐵樹，還是說裝束房屋的那個——？」

家齊哈哈大笑說：

「不是，我講的是薩摩堂的鐵樹。」

齊興苦笑說：

「你在說笑。」

齊興本來認爲在薩摩庭，公儀的人未曾來過，因此將軍家應該不知道有鐵樹一事。

「我不是開玩笑。」

家齊以認眞的表情說：

「你回去看看，在一顆最大的鐵樹根部，一定有一根雕葵紋的笄插在那裏。」

齊興感到十分驚駭。回到三田本屋，馬上派出快馬趕回本家。

家齊所說的話果然沒錯。他彷彿是在對他提出某種暗示：

——無論國境怎樣嚴密的戒備，無論怎樣無視公議，都一定會有隱密者潛入，將你們的陰謀調查清楚。

因爲最近對幕府政權的批評，國典研究者默查到，天下大勢已漸漸轉移。尊王主義顯然是打倒幕府運動的思想，因此公儀著急的想要斬斷禍根。

在江戶，表面上並沒有不穩定的現象；但在京城，對處士橫議取締相當嚴密，對於不穩浪士的調查，使得京城內處於不安寧的狀態。

在被捕的浪士當中，有薩摩出身者在內。

所以公儀對薩摩的警戒心，愈爲加重。

遠藤龍三郎就是被派去調查薩藩尊皇思想狀況的秘探，可惜事機不密，行藏暴露，以致被狙殺。

狂四郎已大略了解事情的緣由。

突然自黑暗的樹梢上，傳來人語鳥的叫聲。

「傻瓜！」

狂四郎覺得胸口沉悶。

——人與人互相殘殺，在人語鳥的眼裏看來，只是傻瓜。但是從現在起，我要去做這種被認爲是傻瓜的行爲。

四

小雨在黑暗的夜裏無聲無息地下著。

小石川下的水流到大路來。從傳通院的森林中看過去，可以看到左右邊的地方。旗本屋敷寺院的土牆外，有一條寬敞的道路。狂四郎並沒有帶雨傘，他的身影，好像幽靈一般閃過來。他仔細打量附近的地理形勢，寺院的土牆很高，從外面看不到裏頭的情形。

不久，他彎到大下水旁邊的大路。正是久保町，狂四郎停下脚步。

「嗯！就是這個地方。」

前夜阿波藩武士，被人用短劍擊中背部，摔落在地上，狂四郎正巧路過，聽了他最後的遺言。據右衞門說，一共派來了三名武士，却沒有人回覆消息。另外兩人想必在寺內就遭到狙殺。

狂四郎推斷遠藤龍三郎之死，必定也是進入寺內之後所發生的事。

「尊王反幕」的行動，可能以薩藩出身者爲中心。狂四郎暗暗推測，有龐大組織的黨徒，利用基督教在暗中進行陰謀。事情如果眞是這樣，那麼難解的謎題將不難解開。

稻田八郎右衞門知道黨徒的目的，但他不敢告訴狂四郎，這也是一番道理存在。

黨徒的根據地，可能不是小規模的機構。狂四郎了解右衞門的顧忌，因此，他並不把右衞門隱秘的態度放在心上。

畢竟他只是個浪人，不管是尊皇派或是將軍府，雙方都不願他介入這個巨大的政治漩渦

裏。

在這個地方，一定有自源流出身的劍術高手隱藏在內，能了解到這一點就好了。

今晚狂四郎要做的事，就是將阿波守的妻子——美千代帶出來。

越過土牆，跨入庭內的狂四郎，以輕快的脚步奔向前方那排屋子。

在朦朧的夜色中，狂四郎看見園圃的白花。他不自禁停下了脚步，雖然四周一片黑暗，狂四郎却很清晰地看見那挺直的花莖與純白的花瓣。那種怒放的生之壯美，攝住了狂四郎的精神。在這瞬間，狂四郎感覺到有一股暖流，從指尖慢慢湧進心靈，他整個人彷彿進入「空」的境界，他的武功也在瞬間，往前跨越了一大步！

庭院靜寂無聲。狂四郎忽然感到一波凌厲殺機。「有人在黑暗中」，狂四郎很穩定地踏近走廊。

——看他如何出手。

雨勢漸大，他依然凝神不動，很沉着地等待着。

——到底誰要進入幽明界，慢慢等待，一切終會有結果。

突然紙門內閃出一個人影，那人手持火石，企圖擾亂狂四郎的心情。

敵人就快要現出原形來。

——到底要怎麼樣？

隨著火焰的移動，映在紙門的人影慢慢移動，形影逐漸擴大。

好像他早已看清狂四郎的位置，他正面對著站在雨中的狂四郎。

「你輸了吧？眠狂四郎。」

黑影這樣說著。

狂四郎沒有回答，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著他，黑影未打開紙門，從腰上拔出大刀，擺出大上段的姿態。

「來吧！」

狂四郎微笑著說：

「你以自源流的劍法隱藏你的身體，是不是？」

對手並未輕舉妄動，他也在等待著。

高手對峙，忍耐的功夫相當重要。若是有一方沉不住氣，冒然發動攻擊，往往會造成覆敗的厄運！

狂四郎保持原來的姿勢，凝視著對方的身形。

燈影晃動著。

突然，雨點加大，强勁有力的雨水打在狂四郎的身上。那股深邃的暖流，又慢慢從心底湧到指尖。

「要過去了。」

狂四郎暴喝一聲，像旋風一樣，跳上走廊。他迅即攻向左方沒有燈影的陰暗處，埋伏在那裏的殺手，完全沒有閃躲的餘地，尖叫一聲，立即倒斃在地。

與狂四郎對峙的黑影，一看情形不妙，推開紙門，凌厲地殺向狂四郎。

這一刀，仍是從大上段砍下來的快刀斬。

狂四郎很巧妙地閃向左側，在閃避的瞬間，他已看出攻擊者的破綻，無想正宗迅速劃過對方握劍的手指。

這一劍宛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黑衣人大刀落地，驚駭地望著狂四郎。他完全不明白自己是怎麼落敗的。在攻勢如此凌厲的招式中，竟能還擊。他慘然一笑，很快地拔出短刀，企圖自盡。

狂四郎右腕一抖，挑開了短刀。黑衣人憤怒地凝視著他。

狂四郎深深了解，一個高手初次落敗的心情。他平靜地說：

「你喜歡黑暗？」

「……」

「我知道你只是個殺手，殺手無名，因此我也不想看你的眞面目。」

黑衣人依然沉默不語，但是眼睛裏已流露出感激之意。狂四郎將無想正宗歸鞘，說道：

「你將捉來的阿波守妻子關在那裏？帶我去看看吧。」

狂四郎被帶到地下秘室。

美千代一絲不掛地被綁在大柱上，她的頸項無力地低垂，狀頗失神。在她面前的地上有許多散亂的繪絹，一個畫師，正在繪著美千代的裸體，他的神態已經有些瘋狂，也許是被絕美的胴體，引入藝術與慾望劇烈衝突的漩渦裏。

狂四郎用手擊昏畫師，解下美千代。當他的手指接觸到溫柔的肌膚，他忽然想到園圃中怒放的白花。

武道異聞

一

「無論如何讓我開開眼界，瞧一瞧圓月殺法的奧秘。」

在西丸老中水野忠邦邸的表長屋，武部仙十郎的書院裏，鄰家使藩夏目金十郎的弟弟數馬，這樣向狂四郎挑戰。

數馬是個很奇特的少年，他具有一種率直的野性，黑亮的眼睛不時閃爍著豹子的威芒。狂四郎在他身上看見了自己從前的影子，他覺得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

這位少年到這裡來拜訪一位父執，在等待時，飲著僕役送上來的美酒。

一個人孤獨的飲酒，忽然興起了比劍的豪興。他想與狂四郎比一下劍法。

他在故鄉，就久仰狂四郎的劍法。

「我的劍法被人批評爲邪劍，沒什麼奧秘可言。」

狂四郎這樣拒絕他。

但數馬仍堅持著。

「只要能比試一番，即使被你殺傷，我也絕不後悔。」他勇敢的說道。

狂四郎靜靜地看著他年輕又充滿神氣的面貌。

「好吧！我和你比劃一下。」

「你准許了是嗎？謝謝！」

「依照你所希望的，使用眞劍。」

「我知道。」

數馬興奮地奔出寺廟。

數馬將下擺衣裙捲起繫在腰上，携帶一隻長劍，他選擇好站立的地方，振腕抖出兩朵劍花，然後又將劍插回腰際。

站在書院走廊的狂四郎，看到這種情形，有點感慨地笑了。

他穿著木屐，空手來到庭院。數馬皺著眉頭，不解地望著他。

狂四郎走近花圃，摘下一枝開著紅色花朵的辛夷尾。

他向數馬說道：

「來吧！」

數馬的臉上浮現一種被侮辱的憤怒，但是他勉强將波動的情緒壓抑下來。

他的劍技在故鄉是有名的。每次他站在師範台，都能够充份發揮劍技擊敗對手，因此被人譽爲劍中麒麟。

——好，我要讓你知道，我的劍法是非比尋常的！我一定要用鮮血來洗雪這次的羞辱。

一股鬪志，充塞在他的心胸。他向後退一步，脚踩八字形，揚劍，擺出正攻的架勢。

狂四郎，左手拿著樹枝，右手揷入懷中，彷彿漫不經心地站在那裡。

數馬看到這種情況，怒目而視，漸漸向他靠近。

他注視狂四郎站立的姿態，覺得無論從那一個角度發動攻勢，都是攻擊的好機會。

數馬緊張的神經，並未感覺對方將出手的跡象。他開始繞著對方轉動，打算找一個最佳的角度，攻出最威猛的一劍。在數馬的圈內是一個削瘦的身形。數馬忽然發現對方的每一個破綻，都隱伏著奧秘的後着；而且，破綻太多，他竟然不知從那裡下手。

在剎那間，他頗感躊躇。

——好像冷水淋濕身體，使他全身不寒而慄。

狂四郎依然保持先前的姿態，平靜地看著數馬。

——哇！

數馬大叫一聲，彷彿要掙脫那道無形的束縛，他高擧長劍，使出全身力氣，從上段斬下來……。

就在這時候，突然，鄰近的數馬家裡，傳來可怕的怒號和重物落地的聲音。

二

數馬立即從劍道的夢魘中醒過來，他猛然收劍，緊急剎住正前的步伐，朝狂四郎行一個禮：

「對不起！」

他匆匆對狂四郎說了這句話以後，就奔入屋內。

棋盤已被打翻了，黑白棋子散落在榻榻米上。他的兄長金十郎臉上滿是血跡，倒臥在床上掙扎，棋友御判役室崎修之進背部倚靠在床柱上；他在殺了金十郎之後，像發狂一樣喘著大氣。

數馬回想到，當他要求和狂四郎比劃劍術時，兩人下棋相視而笑的情景。

——到底爲了什麼，而演變成這種地步？

數馬迷惘地望著臉色蒼白的修之進，不知如何，他居然在這時候想起去年冬天和未婚妻小夜相聚的情形。

——要下雪了。

小夜靠在數馬的肩上，望著逐漸陰霾的天色，低聲地說。她的髮絲揚起，拂過數馬的臉

頰，數馬凝視著小夜上衣領口那片潔白的頸項，輕輕地說：

「嗯！要下雪了。」

小夜是修之進的妹妹，數馬即將和她結爲夫妻，成爲室崎家的養子。結婚後，數馬要到大阪藩邸留守居役，進入金谷憩左衞門的家門，所以他才來大哥金十郎家裡。

——多麼可怕！未婚妻的大哥殺死了自己的兄長，我該怎麼辦？

在這攝人的靜寂之中，他彷彿聽見了雪花飄落的聲音。一種冰寒的感覺，令他緊張的手臂，浮現出慄色的斑點。

他排行第二，能在家鄉獲得全武士們羨慕的地位，是很難得的，然而他的大哥却慘死在修之進的刀下。

數馬早已忘記，自己向眠狂四郎挑戰的事。他茫然地望著狂四郎，似乎想在他的眼睛裡獲得某種暗示。

狂四郎沒有作任何表示。

數馬由絕望轉變成憤怒，他開始向修之進破口大罵。

似已虛脫的修之進，在數馬痛罵時，才清醒過來。他持劍的右手，因過度驚嚇而劇烈地顫抖，他不覺匍匐而逃。

數馬跨出一步，站在修之進的面前，修之進嚇了一跳，急忙朝走廊跑去。

「有膽殺人，就不要逃！」

數馬迅捷地追出去。

在騷亂的長屋裡，衆人聽到這個聲音，都跑出來看。

數馬追踪修之進，到達庭內的燈籠下，他猛喝一聲，擧起手臂，慢慢地將長劍由中殺轉移到上段，修之進看到這等威猛的架式，他整個人都傻住了。

「數馬——」

纖柔的聲音，從走廊輕飄飄傳來，阻止數馬的殺氣。

——已經太遲了！小夜。

數馬心裡這樣想著。在這遲疑的瞬間，小夜已經走下來，護在修之進前面。數馬的劍道修爲，畢竟還沒達到不動心的境界，他爲恐波及小夜，不得不將劍勢收回。

「數馬——」小夜低低喊他，清澈的眼睛蓄滿了哀求與幽怨。

「讓開！」

「請你原諒，你若是殺了大哥……」

「這是爲我兄長報仇。」

「不行，絕對不行，大哥的事情由大人們自行去解決，你絕不能這麼做，你若是殺了我大哥，也不能算是報仇。」

「我不報仇，我大哥死也不能瞑目。」

「不是這樣，這件事情讓官員們來處置。」

「不要煩我，快讓開！」

數馬要掙脫未婚妻的阻擾時，修之進慌亂地向外跑去。

「卑鄙無恥地傢伙！」

數馬想要追出去，小夜却上來，緊緊扯住他的衣袖。

三

——要下雪了。

數馬坐在房間裡，眼睛看著天花板，一動也不動。

他將紙門關起來，毫不理會走廊上人們的談話。

大哥金十郎的遺體，已被移進房間。

數馬看見金十郎的遺容，感覺滿腔的鬱憤。

弔喪的藩士們來來去去的走著，有些人低聲在議論這件事。

「聽說數馬故意放走修之進。」

「好像是被修之進的妹妹扯住了。」

「聽說女人的頭髮可以綁住男人，哈……。」

數馬咬緊牙根，心裡有說不出的忿恨。

不久，從走廊那頭傳來匆促的足音。

「數馬少爺，飯倉先生來了。」

佣人進來通報。

數馬連動也不動。

留守居彼飯倉嘉右衞門，是修之道兄妹的伯父，他是促使數馬和小夜成爲夫妻的媒人，他將帶他們到大阪金谷惣左衞門。

「數馬在嗎？」

門外傳來暴躁的叫喚聲；打開紙門，進來的嘉右衞門，是一位已超過六十歲，喜歡罵人的老人。

「數馬，不要被敵人騙過了，不可失去時機，你知道嗎？」

說著瞪他一眼。

數馬低頭不語。

「只因被小夜的泣聲蠱惑，你就放走殺害兄長的仇敵，你爲何忘了你崇高的武士精神？你修劍業到今天，應該知曉武道應以義理爲首要條件。修法、知廉恥，這樣才有辦法成爲一

代宗師。你是怕殺了修之進，與小夜的情份會斷了，甚或會失去六百石的薪俸是嗎？」

「……」

「數馬，你爲何不回答？你垂手可殺的仇人，你就這樣輕易讓他跑了？」

數馬無話可回答。

嘉右衞門回過頭，召喚小夜進來。

站在走廊的小夜，失神的走進來。

「小夜，你怕數馬殺了你哥哥，會影響你們夫妻的緣份，所以阻止數馬，是嗎？」

小夜的頭垂的更低了。

「是這樣嗎？只因一個女人的淺見，使數馬蒙受了莫大的侮辱，像這樣的緣份還能維持嗎？」

小夜伏在榻榻米上，痛哭失聲。

嘉右衞門又對數馬說：

「好好聽著，數馬，你若是不管小夜的哭泣，殺了你兄長的仇人，這樣身爲媒人的我，才有話說。爲了道義，放棄戀情，放棄六百石的薪俸，這才是武士之道。若是你這樣做，我會不照應你嗎？即使小夜爲此恨你，我這個媒人，也會設法讓你們結爲夫妻，踏進金谷家門。你若是爲此而放棄了小夜，我也會選擇比小夜更漂亮的女孩子嫁給你。而且我也要將六百石的俸祿給你；但如今像你這樣不中用的人，會變成水野家的恥辱，你知道嗎？」

「……」

「數馬，今天我僅以媒人的身份前來告訴你，你與小夜的婚約已經取消。」

「這也是逼不得已的事。」

「什麼？你竟抱持這樣的態度，你受到這種恥辱，竟連一句話也不敢說，可見你心裡連一點反悔的意思都沒有……，像你這樣不中用的人，也不配做我們家的繼承人。假使你拿出魄力殺了修之進，你不但能進入金谷家，也能掌持家門，將來你和小夜所生的小孩，也能一脈繼承下去。誰知道你居然……嘿，叫我無法可想。」

嘉右衞門又轉向小夜說：

「小夜，伯父所說的話，你服不服？」

面對善於說理的老人，小夜不敢出聲表示任何異議，藉著俯身的動作，她偷偷地瞥了數馬一眼。

「你想解救你大哥的心情我很了解，但是讓該負責任的人跑了，身爲數馬的未婚妻，使男人受到這種羞辱，你應該好好的反省才是。」

「是的，我錯了，請原諒。」

嘉右衞門站起來。

「小夜，跟我來。」

他帶著小夜出去。

數馬並沒有注意到小夜幽怨的眼神，他看著小夜纖瘦的背影，心裡充滿了悲哀。生平最摯愛的女子，就這樣毫無眷戀地離開了。是無情，還是多情？他分辨不出兩者之間微妙的差異。

一種無奈的孤獨感，漸漸向他逼近。家裡的人都瞧不起他，本來還有小夜可以相互依持，如今小夜也走了。數馬彷彿置身於黑暗的地獄中。

這時候，狂四郎推開紙門走進來。

數馬抬頭一看，看到狂四郎英武的站在那裡。他忽然感到對方就像一座山。

狂四郎凝視著數馬蒼白的面容，低沉地說：

「那個老人進來對你講武士道是嗎？」

「……」

「你聽了老人這番話，是否同意他所說的？還是另有感覺？」

「……」

「關於武道的眞義，也許是浪人的我所無法了解的。但是——」狂四郎逼視著數馬，凝重地說：「據我所了解，會講武道眞理的人，並不一定就是武道的實踐者！」

「……」

「你想知道爲什麼嗎？」

數馬迷惘地搖搖頭又點點頭。

狂四郎嘴角泛起微笑，站起身來。

「你跟我走吧！」

四

飯倉嘉右衞門回到居室，接到僕人的通報，說是修之進已經來了。

嘉右衞門吩咐僕人帶修之進到書房。

修之進踏入書房，看到老人青白的臉色浮現一絲興奮的神情。他的頭髮很亂，身上依舊穿著血跡斑駁的衣服。

他害怕數馬追殺，因而不敢回家。

嘉右衞門以厭惡的神情，看著他悽慘的模樣。

「你這個不中用的人。」

修之進好像即將崩潰的坐下來，他以哀求的眼睛看著伯父。

「修之進，你有切腹的勇氣嗎？」

聽到這句話，修之進好像遭受惡寒的襲擊般，放在腿上的兩手，不停的顫抖。

「嘿！我看你也沒有這種膽量，既然沒有膽量，你爲何又要殺人？爲了下棋這等小事，一生氣也會殺人；下棋，時，身上爲什麼要帶著刀子，亂來——」

「伯父！」

修之進不斷地向老人叩頭，哀哀求道：

「伯父！無論如何請你救我一命，請主君發發慈悲，向他要求，放我一條生路。」

「爲了這件事情，我從剛才想到現在。」

「只要你出面。天大的事也能頂下來。拜託！」

修之進唯恐老人家放手不管，繼續懇求著。

嘉右衞門沉思片刻，對他說：

「吵架的理由，你這樣說吧！」

「是的！」

「金十郎欺騙了你，要你蓋章借款，他將你借來的用度金，花在柳橋的藝妓身上。後來你雖知道他在欺騙你，可是爲了維持小夜和數馬的婚約，儘量在求協調，因此以你的儲蓄來補充用度金。今天又爲了這事與金十郎商量，請他緊急補充這些錢，他却推托不還，兩人爲此發生了爭吵，你在盛怒之下，一時忍不住氣，出手誤殺了他。你認爲這個說法如何？」

聽了這段話，修之進的臉孔立即有了生氣，他感激涕零地向老人叩頭：

「伯父，你的恩情我絕對不會忘記。」

「小聲一點。」

當嘉右衞門警告修之進時，紙門突然被人拉開。

受到驚嚇的嘉右衞門和修之進，看到滿臉輕蔑的數馬站在那裡，身體像石化一般凝固了。

數馬向前跨出一大步，他聲色俱厲地質問嘉右衞門：

「難道所謂的武士道就是爲了救自己外甥的生命，而使死者死也不能瞑目的罪過？」

嘉右衞門臉色慘白，無話可答。

空氣中流動著一般逼人的死寂，修之進在這種氣氛壓迫下，再也無法忍受，發出恐怖的叫聲。

數馬冷冷地看著修之進，輕蔑地說：

「修之進，你大概已經覺悟，要和我一決勝負吧。」

「……」

修之進的眼中，流露出恐懼哀求的色彩。

「這也是不得已的！」

數馬前進三步，緩緩擧起長劍。

「伯父！」

修之進發出求援的叫聲。

「數馬，等一下。」

在嘉右衞門低喝的瞬間。

數馬朝修之進殺下去。

彷彿裂帛的聲音，驀地，鮮血噴出來，洒在潔白的紙門上。

「數馬！」

嘉右衞門怒吼道，拔刀站起身來。

數馬看他一眼。

「你的劍機很穩健。」

說完，打開染滿血跡的紙門，向外面走去。

嘉右衞門持劍的手緩緩垂了下來。在這瞬間他彷彿老了十多歲。當年縱橫江湖，挫敵於談笑間的豪勇，已跟隨歲月消夫無蹤了。——他信步走出去。

走廊上，狂四郎削瘦的身影筆直的定在那裡。

不動的身影，對嘉右衞門而言，是一種可怕的威脅。

嘉右衞門深恐狂四郎會回過頭來給他一刀，只好退回書房。

這時候——

嘉右衞門聽到隔房傳出女人的尖叫。

——數馬已經殺了小夜。

嘉右衞門感到一陣昏眩，接下來就要輪到自己了。

門外有許多藩士想靠過來，都被狂四郎一一擋住了。

嘉右衞門看到走廊上數馬的影子，他拔出刀來。

數馬的長劍斜斜地插在腰際，他鎭定的走過來。

嘉右衞門擺出正前架勢，以戒懼的眼光瞪著他。數馬平靜地說道：

「我並沒有殺死小夜。我只砍下她的小指，作爲不能堅持誓守的訓誡。你不必害怕，我不會殺你的。」

狂四郎打開房門。

面對著旁觀的人羣，狂四郎以威厲的聲音說道：

「夏目數馬，爲了要瞭解武士道的眞義，他殺死了大哥的仇人，爲大哥報仇。現在他將離開這裡，若有人想要阻止，眠狂四郎將代替他接受挑戰。」

沒有人回答。狂四郎偕同數馬離開水野長屋。

在路上，兩人即將分手之際，狂四郎忽然問道：

「你爲什麼不帶小夜一起走？」

數馬苦笑一下，心裡又迴映出那一片潔白的頸領；那是多麼令人難以忘懷的景像。數馬輕輕地說：

「啊！要下雪了？」此後那根象徵著愛情信守的小指，將永遠伴隨著他去闖蕩江湖。並且守護著他。

水中月

一

五月五日——端午節。

從今天開始，武家的禮服變成夏服，商家的人們換上單衣，即使天氣轉涼，也不能輕易違反規矩。

不論家道興衰，每一個家庭都做了柏餅，所有的人都在節日裡休假。

武家大奧用絹縮綿和絹系體編結香袋，掛在屋內各處，香味能够隨著空氣流動，而瀰漫整個屋內。

路上送禮的人熙來攘往，煞是熱鬧，到處都有小販叫賣菖蒲的聲音。

端午節，每一戶人家的門上都要插著菖蒲。

從山下，到下谷廣德寺前，都屈於旗本屋的範圍。今天這裡如同過年一般，人們穿著夏服來來往往。

在熙攘的人羣中，只有一個人穿著一身黑衣服——那是眠狂四郎。他漫步在熱鬧的市區，好像很欣賞這種場面。佳節本身對狂四郎並沒有任何意義，不過，他喜歡這種由佳節所帶來的狂熱與喜氣。

金八跟在他身後，嘴裡咬著一根蒲草，左顧右盼。那些盛裝的女子，對金八似乎有莫大的誘惑力。

「五月五日雨和菖蒲
我是你插旗幟的竹竿
色彩美麗的鯉魚游來游去
武者，身背鷹弓矢
手持金龍刀
鍾旭和金時
携來柏餅
那一個人才像杜若花」

金八一路上亂唱著自編的歌詞，如果有美麗的女子瞧他一眼，他就故意扭擺腰臀，以逗伊人一笑。

「金八！」

狂四郎在前叫他。

「什麼事？」

「不要光看菖蒲和杜若花，你來看看對面的佛前草。」

「在什麼地方？」

金八跑到狂四郎身邊，伸長了脖子。

狂四郎指著在前方約二十步的中年婦人，從她的穿著可看出是在守制期間的武家妻子。

「哇。那不過是一個普通武家的寡婦。」

「不過，從她的背影看來，她似乎已被死神纏住。」

「老師，你幾時學會了算命？」

「看她的樣子，很可能想要自殺，嗯！很可能在亡夫靈前自盡。」

「喲！眞有趣，若是這樣，我希望見識一下。老師，你要是猜錯了，該怎麼辦？」

「隨你處置好了。」

「好哇！」

狂四郎在半個月前曾經見過這位中年婦女，她冷漠的微笑與深沉的眼光，留給他極深刻的印象。狂四郎知道那女人的遭遇，所以判定她會在今天自殺。金八覺得有點緊張，不由得加快脚步。

超越了武家寡婦之後，金八回頭一看，那女子手上拿著杉原紙包裹長物，臉上十分平靜，一點也看不出有自盡的徵兆。

二

夕陽西沉，淡紅的餘暉斜斜照著山墓地的碑石，迴射出一片青濛的光景。

墓地本來特有的靜寂，加上黃昏濃厚的陰翳，更加深了森嚴的氣氛。

所有的墓碑都刻著銘文，整齊的排列在那裡。蒼茫的暮色下，那些聳立的墓碑顯得格外悲壯。

狂四郎和金八暗中跟隨著那位婦女來到這裡。她跪在一座孤塚前面，已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她好像化爲一塊碑石，一動也不動。

狂四郎和金八站在一棵樹下，遠遠地看著她。金八有點不耐煩，他本來想說什麼？看到狂四郎冷漠的表情，又把那些話吞回去了。

金八忽然看見她自懷中掏出一條青色頭巾來，無言地綁在腿上。金八不知不覺地伸了一下舌頭。

——呀！眞的是要自殺。老師所說的話果然應驗了。

那女子跪在地上，默默解開用杉原紙包好的長匣？裡面有一把短劍。她緩緩抽出劍身。

狂四郎和金八所站的位置，離那個地方，只有六十尺。

金八心想，狂四郎一定會上前去阻止她，因此靜立不動，這時候，夕陽餘暉照落劍尖，發出燦爛的光輝。那女子閉上眼睛。

——不好！

金八不知不覺地叫起來，他驚慌地問道：

「呀喲，該怎麼辦？」

「讓她自殺！」

狂四郎望著落日下的墳地，冷冷地說。

「怎麼可以？」

金八著急的從樹蔭下跑出去，瞬間，武家妻子舉腕自咽喉插進一刀，她的血噴濺在石碑上。半響，武家妻子掙扎著將短劍自咽喉拔出來，又朝胸口插進一刀。金八看到這壯烈的場面，整個人都楞住了。

落日殘照下的碑石，折射出暗紅的光暈。

金八迷惘地回過頭來，看著狂四郎離開樟樹幾十尺的背影。

不久，狂四郎和金八來到幡隨院門前町的小料理屋。平常，金八一向很愛說話，今天却很沉默地坐在那裡。

——爲什麼老師會這麼做？

金八感到十分迷惑。他是個不學無術的浪子，一向都以狂四郎的行爲，做爲自己的典範。

如今狂四郎的作爲實在令他失望。

這種不愉快的心情，使得金八覺得很難過。

在臺階上，已排列了十幾隻空的酒瓶，金八一邊喝著悶酒，一邊譴責自己。

靠在床柱，閉著眼睛假寐的狂四郎忽然問他：

「金八，你看輕我了，是嗎？」

「不！」金八以悲哀的聲音回答：

「我只覺得那是一個可憐的女子。」

「如果單純只是爲了煩惱，一時想不開想去自殺的人，我一定會去阻止的。」

「那麼，武家妻子是爲什麼自盡的？」

「很明顯的，我若是阻止那個女子，她一定會恥笑我。她特定等候端午節這一天，到亡夫墓前去自殺的。」

當狂四郎開始追述這件往事時，金八立即放下酒瓶，很專心傾聽著。

三

——這是二十天前的事了。

狂四郎以一種不疾不徐的語調，很平靜地述說：

那一天，我走過三田有馬上總介上屋，後面的坡路，無意中，看見一個少年在右邊的丘陵上練習投球。

那少年大約十四、五歲，長得眉清目秀，他獨自在那裡投球，球是用五色的絲線編織成的。

在少年的臉上，流露出一種異樣的神情，他反覆地朝樹枝投球，好像投球這件事在他的生命中佔著極重要的一部份。

他盡量保持一定的姿勢朝向定點投球。每一次，球在空中畫了一個圓弧，樹上的松果就被擊落。

我站在那裡看了很久，他老是反覆這個單調的動作。

後來，少年投球的方向逐漸轉弱，慢慢擊不中目標。有一次的方向偏差很大，落到我跟前來。我檢起球來看。發現這個球編織得細密，而且比一般球稍重。

我對過來拿球的少年說：

「這裡面是不是準備裝上火藥，投向可恨的敵人？」

「我根本沒有這種敵人！」

「那麼是不是要投情書給心中戀慕的女人？」

我半帶開玩笑的說，想不到居然被我說中了。

少年毫不掩飾的說：

「是的。」

少年的眼中驀然閃過一絲悲憤的光芒，他挺直胸膛，大聲地說：

「……然後我會切腹……」

「切腹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這完全是出於武士的意志。」

「哦！這是爲什麼？」

經過短暫沉默，那少年就將一切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訴我。

這個少年名叫眞神佳之助，是有馬上總介的表姪。佳之助的父親儀八郎，是一個至誠的廉直之士。先代主君上總介於吉原十分感興趣，明知道經濟困難，又買了貴重的金銀財寶送給相識的女子。儀八郎爲此，上了幾次諫言，主君並不理會。他就切腹自殺，留下血書。不料主君的遊興絲毫未減，後來這封血書引起公儀注意，才强迫他隱居。

當代上總介爲了報答儀八郎的忠義，所以召來佳之助擔任掌管兵器的工作。

在大名的住所裡外都有嚴密的規矩，除了主君出入之外，時常都將門鎖起來，主君出入時以鈴聲作訊號。

佳之助是隨主君入大奧時，在御錠口將大刀交給表使女侍。那女侍名叫澄江，比佳之助大三歲。日子久了，兩人感情漸濃，女侍與他交換情書。

佳之助將大刀用帛紗包起來，藏著情書，傳給女侍。

起初，他接到女侍三封情書，才回她一封。漸漸的女侍給他兩封，他卽回一封，最後則是有來有往。

不久，情書中的字句漸趨熾熱。

而後兩人立誓，將來若是不能在一起，就要一起自殺殉情。

想不到才過了三個月，女侍就變心了。

有一天佳之助將刀傳給澄江，澄江冷漠地接過去。當主君從大奧出來時，帛紗裡已經沒有澄江的回信了。兩人的愛情在此斷絕，只留下十五歲少年的戀慕之情。

不久，佳之助工作地點被調換，後來才獲知是澄江向老女侍進讒言所致。佳之助被調走，而澄江將嫁給主君成爲他的小妾。

少年承受著被女性遺棄的憤怒。愛之深，恨更深。

佳之助想出投球之法，他準備將女侍給他的情書包在球內，在主君和女侍面前，朝著女侍的臉，將球投回給她。

而後，自己準備切腹一死。

「你知道切腹的方法嗎？」

「我父親臨死之際我見過。」

「哦！」

「那個壯烈的情景很清晰地刻印在我腦海裡，如今我的選擇也和他一樣。」

「你母親仍健在嗎？」

「是的。」

「你若是這樣死去，她一定會怨歎的。」

「不，我的事情我母親都很了解，而且她也原諒我了。」

他的回答頗令人驚訝！好生惡死是人之常情，任何母親總會想辦法去阻止兒子的這種做法。

惜名求譽，爲完成武士之道，犧牲生命——普通母親一定會含著淚去勸阻。而佳之助只不過爲了一個女侍就要去自殺，他的母親爲何不加以反對或勸止呢？

良人爲了苦勸主君，上了諫言，切腹而死；她的兒子因失戀而懷恨，企圖自盡，身爲母親的人，竟能不動容。她爲何能如此超脫？

這裡面一定另有原因。

「你母親確實贊同你的計劃嗎？」

「你若是懷疑，可以直接去問我母親。」

「你母親未曾阻止你，勸告你嗎？」

「她連一句話也未曾責備我，只對我說，不要失去男子氣概就好。」

「她一點也不焦急嗎？」

對於這個問題，佳之助顯然感到意外。

「我的母親不論遭遇什麼不幸，也不會失去理性。」

這種回答更使我驚訝。

像這樣知理明義的母親，何以不校正年輕兒子偏頗的想法？

但是這種事情，不是我這個外人所能干涉的，我能做的，只是傳授他投球的方法。

當我離開那裡，在我腦海中，流過一道民謠：

我在秋涼時節想起母親，
提著繩索和木桶來到湖邊，
想要撈却撈不到那明亮的水中月。

我思索的只是最後一句「水中月」這三個字。

一切都像幻影。只有水中的月亮，映出光潔的湖面。母親正如水中月，沉落在兒女的心湖，默默地爲他們照明。但是，佳之助的母親爲什麼會贊同他自殺的行爲？

四

於是，我決定到上屋的表長屋，訪問佳之助的母親。

從長屋的破敗，可以看出有馬家目前的經濟情況。

這棟房子美其名稱爲書院，實際上所有的門窗和裡面的擺設，都已經頹廢不堪。只有走廊和柱子曾經修漆過。室內的空氣在沉悶中帶著一種腐溼的氣味。

我在庭院站了一會。不久——佳之助的母親走出來。她的容貌和態度正如我料想中那樣冷漠。

我和她寒喧後，立即道出來訪的目的。

「……你兒子要投出藏好情書的球給遺棄她的女侍，然後切腹自殺，這個計劃你既然知道，爲何不阻止他？請妳將妳的想法告訴我，好嗎？」

少年的母親神色自若地說：

「這樣做也是爲了主君，所以我未曾阻止他。」

聽了她的解釋，我的困惑更加强烈。爲什麼向女侍投球的行爲也能稱爲忠義？我靜靜地看著她，希望她繼續講下去。

「身爲主君，一切行爲都是表率，所以必須謹言愼行，臣子若是發現主君有逾矩之處，就需直言上諫，這樣才能稱爲忠義。」

我還是不甚了解，問道：

「當藩先代的主君，有遊里的興趣，但在當代，有對於淫事發狂的癖候嗎？」

對於這個問題，少年的母親並不否認，由此可知她是默認了。

「妳是要妳兒子繼承先父的遺志，是嗎？」

「是的。」

少年的母親很明快的回答。

「孟子曾說：上好者，下必焉。當我看到兒子所留下來的遺書時，知道主君和女侍也有了曖昧的行爲，並且要納她爲妾。如果是一般家庭的母親，一定會嚴厲指正兒子荒謬的想法。但是那時，我竟有了意外的想法。」

「……」

「當我看到遺書，我本想痛罵孩子一頓。忽然轉念一想，反而鼓勵他一定要切腹，以保持男子的氣概，所以我親手將情書放入替他編織好的五色球中。」

說到這裡，少年的母親從懷裡拿出一個五色球。

「這個就是我爲他做的球。」

那個球和佳之助練投的球完全一模一樣。這時我才恍然大悟。

——呀，原來是這樣。

「那麼，目前你兒子身邊那顆五色球，裡面是藏有向主君的諫言狀，是嗎？」

「不錯！我同時編織了兩個球，最初交給孩子的球是藏放情書，後來，我又暗中將它調換過來。」

少年做夢也不會想到母親的用心，他只知道拼命的練習投球。

遠遠傳來寺廟的鐘聲。

少年的母親抬起頭，神情依然那樣冷漠，只是眼睛裡已有了些微的暖意。

「我的兒子不知能否像他父親一樣勇敢的切腹，你聽到剛才的鐘聲——這個時刻終於到了。」

——然後我就離開書院，直到今天才又遇見。狂四郎說完那女人的故事，金八似乎聽呆了，他想到那女人蘆花一般孤單的身影，想到蒼茫的落日，冷刃的光閃以及濺血的石碑。

狐行列

一

在江戶，八代將軍吉宗時世，天文學很旺盛。吉宗曾召集曆算學家，在享保三年製造了渾天儀，後來，又製造了測午儀，放置在吹上御苑中。他一方面著重學術的開發，另方面放鬆宗教書以外的洋書輸入。

天文臺起初建在神田獄鄰地，而後移到高輪臺地。

在街頭巷尾，當時已經有帆足萬里的「窮里通」出現，討論天文，銀河的存在，說明太陽只不過是一個恒星，更說明日蝕、月蝕的道理，在封建時代中，科學漸漸進步。

眠狂四郎接到武部仙十郎的邀請函，來到高輪臺地，拜訪天文觀測所。

他並不是爲了聽天曆術的講義而來。但是在天文臺迎接他的杜部欣次郎，對於天文頗有研究，因此，他對狂四郎做了種種的說明，狂四郎只好耐心的聽著。

曆學歷史——起初使用宣明曆時，保井春海曾改編過；在寶曆曆、寬政曆曾改換經緯。

杜部欣次郎很熱心的一一爲狂四郎解說：

「……但是當代的寬政曆也沒有多大效用，它是以清時憲曆爲基礎。西洋曆法反而較正確，我現在所學的就是西洋眞正曆法。它用太陰的朔望來立月，配合太陽的運行，在二、三年間必定有閏月。以西洋曆書的說法，早晚的氣候都沒有變化，若定每四年有一次閏年，那麼七千年後只有一天的時差。」

狂四郎靜靜的聽著。欣次郎本來還想說下去，但狂四郎已經站起來；於是就帶他去屋上所設的觀測臺。

從觀測臺望過去，不用說江戶全景，連武藏野的遠地，蜿蜒起伏的連山，渺茫的大海、帆船，都盡收眼底。

狂四郎想看的，並不是天地平的海原。

而是離觀測所，只有五町遠的地點——修驗院御獄坊。

這是以年幼的新太郎爲由，引誘狂四郎來此。

表面上是經營修驗道，其實是利用公儀寬容的方便，借宗教來隱瞞世人的耳目，在殿內進行擾亂天下的陰謀。

尊皇反幕的行動，以薩藩出身者爲中心，在這裡組成龐大的組織。他們利用隱藏基督徒的事被狂四郎發現，蜂須賀波藩的妻子——美千代被救出來時，他們的本部就是修驗院御獄坊。

「嗯！」

不知看到什麼，狂四郎的嘴角泛起微笑。

這時候——

拿著望遠鏡的欣次郎，「哈……」高聲地笑起來。

「眠先生，你看！在街道上走著的那羣人，他們是迷信亡靈的陰陽道，他們祭拜狐狸，自己製作曆法。你看，就在神浦面前的安倍清明街道上。迷信狐狸，尊爲大神，實在是蒙昧無知呀！」

二

那眞是奇怪的光景。狂四郎接過望遠鏡，凝神望著欣次郎指點的方向，果然看到一隊奇異的行列。大約有三十人左右，每一個人都穿著白衣服，戴著白狐狸的假面具。

雖是白天，在前面帶隊的人也點著灯火，後面抬著三方油炸豆腐，行列這樣排列下來。在中央的轎子裡面，有一個人穿著紋服小袖的衣裙，戴著白狐狸的假面具。轎子後面跟著十個畫著家紋的長箱，行列的最後，有一人右手高擧著火炬，燃燒著赤黑的火焰。

這個行列就是——狐狸的嫁娶。花轎中本來應該坐著穿千代屋白衣服，戴著綿帽子的新

娘；但是眼前情況正好相反，轎內坐著新郎。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馬路上有許多旁觀的羣衆，有些人在議論這個白狐狸的行列。

「到底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越前屋招婿，爲了誓願，所以女婿要去高山稻荷參拜。」

「哈……原來如此！若是被人看不順眼，會被人趕出來。」

「怎麼樣，你也去找一個寡婦，像狐狸招婿吧。」

「我也去找一個女狐狸。」

「像你這樣的老狐狸，女狐狸怎敢來騙你，你可知道你是一隻可怕的老狐狸。」

不論在什麼朝代，迷信都無法斷絕。尤其是在太平盛世的庶民，因享受安逸而墮落，厭惡傳統禮教儀式者，更有這種傾向。於是許多神明便產生了。

防止盜亂，用不動神王，防火災要請妙義社；預防水災，必須信仰水天宮。聽說觀音和地藏王很靈驗，信仰淺草觀音靈王，病情都能減輕。龜戶天神的朝祭者，可以預防打雷劈。在芝四萬六千日所賣的青酸漿，是小兒的百日咳治法。到京城的四條京極官者殿的夷講日參拜，所說謊言的罪過都可免除；因此，在那一天，一向以甜蜜語騙人的逸女都去那裡參拜。

日蝕及月蝕是一種異象，必須焚香禱告。雷鳴是雷神生氣，所以要掛蚊帳點香。若是不下雨，唸百萬遍神咒，甘霖就會降下來，沒有人懷疑幽靈的存在。

此外，方位的吉凶，對於夢的判斷，以鷄掛在古井上，可以醫治眼疾，這一切都是日常生活中，庶民所信賴的。

這樣說來——

實在是過於愚昧。這一羣狐狸招婿的行列，走到高山稻荷境內，這種事情對居住在這裡的人們，並不覺得有什麼奇異。

初代七郎右衞門在明曆時，初到江戶來各種行業，但都失敗了。在失望之餘他想到要上吊自盡。到了高山稻荷境內，找到一顆松樹。當他在掛繩索時，意外的在松樹枝椏上看見一個骯髒的木棉袋子，打開一看，裡面有十兩銀子，幸運之神瞬間降臨到七郎右衞門身上。他用這筆錢開了一家吳服店。

當時的吳服店。大部份衣物採寄賣的方式，不必先付現金，但在價格上已先加上一成至二成的利息在內。七郎右衞門首先破例，在商品上完全不加利息，代金即時付清，他的做法很能迎合客人的心理。

不久他擴大店面，職員也增加了。

經過五代後，他的子孫已擁有六開店面，四十幾個職員，每人專司其職，有各式的專櫃，讓客人自由挑選。

由於他的發達是源自高山稻荷，因此第一代的七郎右衞門留下遺言：

「我對高山稻荷大明神立誓，此後七代子孫都要問神明還願，假使中間有那一代違背誓言，那麼將來代代的災禍，都必須由他們負責！」

這樣的誓願是一件很奇妙的事。

初代祖先，唯恐子孫變心，於是做了巧妙的計謀。

但是到了第四代子孫繼承先代時，因繼承的後輩愛好蘭學，不肯拜狐狸。

著急的先代只好趕出自己的孩子，用女孩招婿，並且將店面讓給他。這時乃向稻荷大明神立誓以表示絕對的信仰。

一直到當代，很幸運的所生的都是女兒，因爲女兒成年了，因此決定在今年招婿。

發出觀測所，進入境內的眠狂四郎，看到狐婿從轎中出來，慢慢走向社殿的姿態。

在狂四郎蒼白的面龐上浮出一絲冷笑。

——原來這才是狐狸，女扮男裝，想要欺騙稻荷大明神。這正是人們的慾望和無知的信仰之間，所造成的矛盾。

狂四郎靠近狐婿二、三步。

想要扯住他頸項，以暴露他的身份。

這時，在不遠的地方，傳來女孩子激烈的哭聲。狂四郎停住脚步，看到在神木的蔭下，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正掩面哭泣。

三

小傳馬丁的大丸屋，是駿河町的越後屋，日本橋通一丁目的白木屋，也就是江戶首屈一指的大商店（越前屋）。今晚前來祝福的三百餘客人，每人奉獻十二兩，以慶賀這個豪華的喜宴。

依照往例，座位的中央是蓬萊唱台：洲崎的砂銀，三山的松竹梅，是以金製的鶴銀做成的，高砂慰爐是珊瑚製的，此外尙有金製的鯉魚，以及用珍珠裝飾的眼睛。

媒人唱完高砂謠後，新郎卽離開座位，新娘將紅小袖的服裝換下來。當兩人手牽手進入洞房時，已是二更時分了。

洞房的佈置是這樣的——

綉有鴛鴦的屛風，紅梅縮綿七寶的被褥，枕頭朝北以示天生萬物的開始。

每一個柱子下方都有小香爐，燃著檀香淡淡的白煙，瀰漫在充滿喜氣的房裡。

大和錦的枕頭繡著奇異的裸體。充滿妖氣的風情。

進入洞房之後，新郎和新娘的態度大有轉變，與一般人的初夜完全不同。

站在屛風前的新娘，拿起棉帽子，一點也不害羞。

她跪著解開金襴的帶子，當紅小袖滑落地上時，她慢慢穿上睡衣，鑽進棉被裡。新郎却

躲在屏風下面脫下紋服，換上睡衣，好像很害羞的坐在被褥旁，隔了一會，才悄悄地躺在新娘身邊。

先出手將新郎擁過來的是新娘，新郎閉著雙眼，一付很羞澀的模樣。

他默默地接受新娘的親吻。

……而後兩個人緊緊擁抱在一起。

不久，新郎的細腰，好像承受不住新娘身體的重量，而輕輕的搖動著。

新娘急躁地伸出手，在新郎的胸部摸索。

由於新郎和新娘都只有十幾歲，所以兩人的血液滾滾，熱氣沸騰，强勁有力的相互擁抱，因爲呼吸困難才剛鬆開的嘴唇，馬上又重新黏合在一起。兩人的下肢緊密地絡合在一起。

新娘的手慢慢解開新郎胸前的扣子，然後又朝新郎的大腿一路摸索下來。

這時，一陣脚步聲靠近洞房，主人七郎右衞門在前，六、七名覆面武士跟隨在後。走廊的行燈，照出七郎右衞門蒼白的臉孔。很顯然，七郎郎衞門是被蒙面武士脅迫前來的。

「是這裡嗎？」

其中一名武士問過七郎右衞門之後，打開紙門。

在七郎右衞門將一對新人送入洞房之後，七名覆面武士，侵入七郎右衞門老夫妻的房間，强令七郎帶他們到洞房去。

七郎右衞門知道，事情已難以挽回，但仍强硬地說：

「像你們這樣不當的行爲，日後一定會後悔的！」

對方冷笑道：

「我們並不是普通强盜，絕不會無故奪取你們的金子，只因爲今晚的結婚喜宴上，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所以前來檢查，這件事情你自己最明瞭。」

七郎右衞門不得已只好帶他們來此。

屏風已被推倒。

二個年輕人在被褥中擁抱著。

一個蒙面武士上前掀開棉被，將兩人强行分開。

其他幾名武士。按住兩人脚跟。

「呀，哇……」

新郎與新娘無助地發出悲鳴，他們想活動身軀，却辦不到。

爲首的蒙面武士，已確實辨認出新郎是女的，新娘是男的。他冷冷一笑，道：

「越前屋——」

「你的設想實在週到，因爲先代規定，若是生了男孩就要過繼給別人，因此你將兒子男扮女裝的扶養成人。如此一來無法招婿，於是你挑選了一個女子，裝扮成男的，舉行狐行列。這種舉動可以騙過世人的眼睛，但瞞騙不過我們。爲了天下，爲了貧民，我們御用道的人向你這種人削財，也是正當的行爲，不能讓天下的富貴都任你們享用。」

說著他威脅七郎右衞門拿出三千兩來。

自稱是御用道的一行人，要求將他們需求的三千兩，運到靠在荒布橋邊的一艘船上。並且以七郎右衞門的人質，將他帶到橋頭。

月光照在荒涼的渡頭，風勢從平原滾來，接過桅杆，發出咻咻的聲響。

「渡船的！」

眠狂四郎從石垣下站起來，朝向船上的人喊道。

這時蹲在船邊的人站起來，他回問道：

「什麼事？」

「你們所奪取的錢，可能是三千兩，我沒猜錯吧？」

聽他說話的口吻，爲首的蒙面武士即判斷出來者的身份。

「你就是眠狂四郎？」

「我本來也想闖入洞房去做一件無禮的事，但是你們已替我辦到了，所以我就先來這裡等你們。」

狂四郎回過頭來，朝向七郎右衞門說道：

「你就是越前屋的主人吧！」

「你的兒子使她懷孕的女佣，你知道是那一個嗎？我想你早已知道，却又故意讓你的兒子和其他的女子結婚。這三千兩我代你拿去給那名女佣做爲賠償金吧！你可以早日祈禱女佣再生一個女孩子？若是這樣，這三千兩，眠狂四郎還要拿回來。」

話未說完，幾名武士已圍迫過來，狂四郎的無想正宗迅即出鞘，只見一道大弧的閃光，最前面的兩名武士已中劍落入水中。狂四郎拿著沾滿血跡的無想正宗，跳上渡船。

「你們就是修驗院御嶽坊的人吧，你們違背國家，更放棄骨肉親情，我決不能放過你們。」

爲首的蒙面武士驚惶地望著他，圓月必殺劍法在渾圓的閃光中隱藏著森冷的殺氣。他大叫一聲，轉身躍入水中，只看見一道青綠的劍光斬向他的腰際，他躍起的身形又重重跌落下來。其他四名武士，也同時被這一劍殺傷。狂四郎知道挨上這一劍，決沒有人能再繼續練武。於是，帶著七郎右衞門和三千兩銀子，離開了荒布橋頭。

明亮的圓月，仍溫柔地拂照大地。

夜盜橋

一

江戶的清晨，時辰還相當早，陽光已洒落下來。人們聚集在古井邊，好像發生了什麼事。

大馬路上，只有賣豆腐和賣納豆的人發出洪亮的叫賣聲，從掃的很乾淨的大馬路上經過，此外仍是一片靜寂。

芝江河岸邊，人們連抹一把臉的時間都沒有，就聚集在這地方，非常熱鬧。有些好管閒事的人，紛紛議論著：

「什麼事，有人投水自殺嗎？」

「若是想投水，到日本坑就好了，何必來此。」

「那麼，到底發生了什麼？」

「誰知道？反正看下去就明白了。」

有十九艘船正在河面搜巡，船上的水夫拿著鈎子和竹竿在水裡打撈。

河水非常清澈，在汐留橋，很清楚可以看見，魚兒在那裡游來游去。

打撈，是一種須要相當耐性的作業。這些人從天未亮時就開始打撈，一直持續到現在，但是顯然地，並沒什麼收獲。最令人感到好奇的是，那些水夫身上所穿的半纏，背上都印著一個左字。這代表駿河町的名主，交換銀兩的「佐倉屋」。

說起佐倉屋，幾乎無人不曉。他是江戶首屈一指的商人，他經營兩替屋，專門從事銀兩交替工作。

在當時，有能力決定貨品的價格，經營金銀，做著借錢的生意，分爲兩種，前者叫本兩替，後者稱脅兩替。眞正的兩替屋就是本兩替，即使是父子的資產也不能摻錯，所以資產的屬權都是確實的。大小資產以本家和別家的關係，自然成爲親兩替和子兩替二種。子兩替就是自己的店面資金，寄放在親兩替，子兩替須要用錢時，只須向親兩替蓋手印，不論蓋了多少手印，都不會影響金力，因爲親兩替有很大的資金。

就像現在的銀行一樣，兩替屋能夠左右商人的命脈，更可比銀行得到巨利，只要蓋了手印，不論什麼時候拿到兩替屋，隨時都可以拿到現金，如用兌換卷到處可通行。

佐倉屋的手印和現金有同樣的價值，當時儲金的目的主要是獲得安全保管，並不是爲了獲得利息。其次是儘量以多額的儲金，取得兩替屋的信賴，將來有急需時，才借到大筆的資

金。基於此，若是與之有關的兩替屋，可得到這家店面的確實保證，那麼此人所經營的店面，將不會輕易動搖。

這樣大的兩替屋，僱請年輕人來搜索河底，這到底是爲了什麼？羣衆都以好奇的眼光看著河面，想要獲知最後的結果，

在人羣當中，有人說，在昨天夜裡，有十幾名强盜闖進兩替屋，搶去千兩箱的大箱子奪門而出，正想裝運上車時，被同心巡邏看見，緊急通報奉行所，這些强盜一急就將箱子丟棄於河中，倉促而逃。這個消息一傳十，十傳百，被人們議論著。

「聽說一大箱千兩銀的箱子，一共有一百箱之多。」

「胡說八道，十萬兩的銀子有多重你知道嗎？如同房子一般高的箱子，怎麼抬得出來？就算抬出來，被丟棄在河裡，此刻河水必定被攔住，那麼我們這裡將發生水災了。」

「嗯！那種傳言未免過於誇大，其實在大箱中的千兩箱只有五箱。」

二

奇怪的是——

在現場也沒有看見奉行所派來的人。若是强盜襲擊佐倉屋，所有的捕快或同心會被奉派來此是理所當然的，如今未見人影，不知是爲了什麼？許多人爲這件事感到困惑不解。

其實在羣衆當中，有一個巡邏同心混在裡面，他打扮得和普通武士一樣。

另外有一個不到三十歲，曾受過嚴格式藝訓練的同心，穿著貧窮人家的服裝，混在人羣中，一邊打聽消息，一邊注意可疑的人物。

襲擊佐倉屋的强盜團，所奪取的東西比金子貴重百倍，奉行的不得不以隱秘的手法處理。

……被侵入的並不是駿河町的本店，而是日比谷稻荷時近的日蔭町大通的別邸。

那是一個人煙稀少的地方。

此屋的主人仙右衞門，每五天必有一天抽空來到別邸。他最近在吉原，以高金買來一個藝妓，在此金屋藏嬌。

侵入者已預先調查過仙右衞門的行踪。因此當仙右衞門來此過夜時，暗中侵入的歹徒，神不知鬼不覺地出現在抱著女人睡覺的仙右衞門面前。

仙右衞門忽然感到有一股殺機，隨著陰影迫襲過來，他急忙翻身坐起，定睛一看，有四名蒙面武士站在那裡。

佐倉屋不像一般人那樣驚惶、恐懼，他平靜地看著那個帶頭的武士。隔了半響。他輕輕說道：

「若是有事，我們到隔房商量。」

對方沒有回答。

靠左一人猛然踢開棉被。睡在仙右衞門身旁的女子大聲尖叫，白皙的胴體像日光一樣，在黑暗裡閃動著奇異的光暈。她蜷縮著身子，不斷地發抖。仙右衞門拍拍她的肩膀，拉過棉被蓋在她的身上，然後慢慢站起來。

「你們到底要幹什麼？」

「你把登記大名貸和商人貸的册子交出來！聽說向大阪兩替屋蓋的手印，存放在你這裡，你交出來，就饒你不死。」

原來他們脅迫的目的在此。

仙右衞門聽到這些，知道這些人不是普通的夜盜。

兩替屋所貸出的有大名貸和商人貸兩種。大名貸是一種信用貸，以秋季賣出多少稻米，就還多少來約定；也有以二年後、三年後的領米做爲抵當的，這是當時的一般常識。商人貸不用說是商人爲擔保，有著很高的利息。

以佐倉屋來說，大名貸的件數非常多。

所以實際上全國的經濟，都操縱在大生意人的手中。

在小川顯道隨筆『塵埃記』上這樣記載著：

「武家治人，商人雖然受治、受法，但現在的商人，好像在治世間。」

假如佐倉屋拿出大名貸的證文給這些黨徒，來影響全國的大名，這種說法一點也不誇張。

他們爲了什麼目的，要來奪取這些證文？這是一時難以下判斷的。但是事關重大，所以仙右衞門拼死也不肯給他們。

「若是金錢，不論要多少，我都可以給你們。」

仙右衞門靜靜地說，一點也不害怕。

那强盜頭子突然嘿嘿地冷笑起來，他用刀把托起仙右衞門的下頦：「我看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用刑！」

桌上早已點好十枝蠟燭，仙右衞門雙手的手指頭被放置在蠟燭上面。

十指連心，仙右衞門忍耐著一股鑽心的痛苦。

他的愛妾看到這種可怕的情景，再也無法忍受，她尖叫道：

「不！不要這樣，你們要的東西，在後房文庫藏的三重壁中。」

仙右衞門狠狠地瞪女人一眼，方正的臉上呈現絕望的神情。那女子並未注意到他的表情，緊緊靠在他身上，低泣著說：「主人，認命了。」

仙右衞門推開愛妾，好像已覺悟般的未再反抗。

强盜團打開文庫藏，又打開三重壁，裡面有一鐵製的大箱子。

仙右衞門眼睜睜地看著强盜團敏捷的動作，也不知在想些什麼。他忽然對一名武士說：

「請借把刀子給我。」

那名武士冷冷地看他一眼，扔來一把刀子。仙右衞門接過來，拿到房間，一刀殺了愛妾。

而後將刀子插進自己的喉嚨，在他臉上看不出一點驚嚇的痕跡。那四個蒙面武士被他這種壯烈的死法震住了。

四周非常靜寂，所有的僕人都被綁起來，嘴上貼著藥膏。

只有一個下人，因爲半夜偷偷跑到柳橋舟宿，和水茶屋的女子的約會，而逃過這場刼難。

這位下人回來後，看見所有僕人的模樣，嚇了一跳，就悄悄地溜去通報警署。

剛好在奉行所中，有一個巡邏同心守邊恭次郎在那裡；他現在正混雜在羣衆間。

他是一位機敏的青年巡查，他以最快的手法，施行警戒網。

强盜團本以爲所有的佣人都已被綁起來，所以安心的搬運那個大箱子。當他們把箱子搬到河邊時，見到捕快來了，立即將箱子丟棄在河中，倉惶遁去。

歹徒既然將箱子投入河中，絕對不會就此罷休，他們必定會再回來探查情形。守邊恭次郎這樣想著，於是打起精神，在人羣中注意行跡可疑的人物。

三

打撈河底的作業進行到辰刻，却仍無所獲，看來所做的努力是白費了。

在河岸觀望等待的羣衆無法久待，也各自散了。但是不久又圍來一批觀衆，在河岸觀望。

在群衆當中——

發生了一件使羣衆注目的事件。

「彌太，等一下。」

一個浪子打扮的男子這樣叫著。

「嗯！」

名叫彌太的遊民，聽到叫喚聲，不自禁停下脚步。他回過頭來，看到對方將手放在懷中，很明顯的，在他的手中暗扣著小刀。彌太顯然一點也不害怕，眉宇間的刀痕在這一瞬間呈現一抹紅暈，這是他動怒的徵兆。但是——他嘴角浮出一般笑意。

「原來是新吉，什麼時候獲得赦免？」

「你還好意思這樣問我。」

那個年輕人怒瞪著他，一付挑釁的姿態。

彌太似乎看不起這種態度，故意毫不戒備地逼近他。

當初新吉之所以會被遣送到外島去，完全是彌太設計陷害所致。因此一看到彌太，新吉內心裡積壓了三年的怨恨猛然暴發出來。彌太似乎很不在乎，他說：

「新吉，這裡圍觀的人太多，如果想談到，另選一個清靜的場所如何？」

「不必廢話！既然在這裡被我撞見，我絕不會放過你的，在外島三年，連夢中都未曾忘懷報復之事。」

「我絕不逃避，你決定好日期和地點，我一定會如期赴約的。」

「我不會再上你的當了，覺悟吧！彌太。」

新吉漸漸逼近。彌太身上未帶刀，空手等候新吉進擊。

距離漸漸拉近時，新吉將刀拔出，用雙手執刀。

「毒蟲！」

他暴喝一聲，用直刺的方式殺向彌太。

穿著便服的守邊恭次郎，並未出面干涉，他混在羣衆裡冷眼旁觀。由於今天的情況相當特殊。所以他毅然選擇了「放任」的態度，靜觀其變。

彌太向左側微微一閃，避過一刀。

新吉一刀刺空，回身踏前兩步，準備繼續近身博殺。彌太仍然漫不經心地看著新吉。兩人正面對峙。

「野郎！」

新吉大叫著從右側殺過來，彌太跳起來向他執刀的左手攻擊。這種空手入白刃的工夫，若是稍有失閃，立即會有斷腕殘指的危險。

「危險！」

守邊恭次郎不覺叫起來。

他看出新吉巧妙的攻擊手段。

新吉抬高右手，握著刀鞘。

刀出鞘時，他左手拿著刀柄，右手拿著刀鞘。

學過劍術的人，都會利用剎那的時間，抬高提著刀鞘的右手，敵人則會本能的去迎接白刃來阻止右手的動作，在這瞬間，執刀的左手，就可乘隙朝向敵人的腹部殺過去。

這並不是上乘的方法，但是這種刀法在虛無變幻中，另具一種必殺的威勢，所以，在面臨强敵時相當有效。一開始新吉就擺出一付暴怒的姿態，讓對方來看輕自己，直刺之後，新吉迅速變化招式。這種精巧的變化，可能是新吉在流島時，向囚犯學來的。

因此，打鬪經驗相當豐富的彌太，也因大意而陷入了險境。

新吉的左手有充分時間，可以朝彌太的腹部深深刺進去。這時候，忽然有人從右側方截

住了新吉的攻勢。

「哎唷！」

新吉呻吟一聲，左手被人扣住，匕首拋落下來。

彌太郎機反身逃逸，迅如脫兎。

新吉迷惘地看著掉落在塵土的小刀，他似乎還不相信，有人能在這種情況下，破去他必殺絕招。在他旁旁邊站著一個異形浪人。

「幹什麼？」

眠狂四郎輕笑著。

「不論你如何痛恨你的敵人，當他空手時，你想殺他，未免過於殘忍，還是等下次見面時再一決勝負吧！」

說完就朝守邊恭次郎走過去。

新吉本來想說什麼，看了跟在狂四郎身後的老人一眼，就立即把話吞回去。那老人是神田玉池的捕頭佐兵衞。

「你是巡邏同心，是嗎？」

狂四郎似乎頗了解恭次郎的心情，他說：

「好像是我多管閒事，但你眼睜睜的看也是徒勞無功。」

「爲什麼？」

恭次郎有點不滿地看著狂四郎。

「你剛才所看到的遊民爭吵，這種虛虛實實的事情，不必我說，你也都能了解。」

「你的意思是說，打撈河底也是徒勞無功？」

「當然是——」他回過頭，對佐兵衞說道：

「佐兵衞！那種沒有效用的打撈法，可以叫他們停止了。」

「是的。」

佐兵衞點點頭，恭次郎好像自己被看輕一樣的着急。他粗魯問道：

「你是不是想奪回東西？」

狂四郎淡淡一笑，道：

「可能變成這樣吧！」

「什麼時候？」

「深夜被人奪去的東西，必定要在深夜裡奪回。」

四

夜三更——

强風襲過河面，掀起大的波浪，一艘屋形船正在河中行駛，向河口划來。御濱御殿和尾張侯的下屋敷，相同的堀溝，可以躲過吹來捲起的波浪。那艘船的速度加快了許多。

天空有星星，但是河面黑暗，在遠地無法看清船身，只能從櫓聲判斷是否有船經過。强風吹過河面時，發出低沉的鳴音。這種聲音配合著波浪的湧蕩，產生一種扣人心弦的氣氛。

在汐留橋上，有二個黑影伏在那裡。

屋形船穿過御濱御殿門前，彎入右手邊，進入堀溝。

「來了！」

眠狂四郎側耳傾聽船行的速度與方向，在他身邊的是守邊恭次郎。

在半個時辰之前，佐倉屋的大箱子已被撈上來，交由駿町河的本屋運回去，那是在汐留橋下的欄水阻木處撈到的。

這口大箱子由難波橋，經過芝口橋，流到汐留橋的坑口。奇妙的是這個大箱子由兩個船員搬運，就能輕易的送上船中。

——奇怪？

恭次郎看的呆住了，狂四郎對他說：

「保持箱子的重量消失以後，箱子就會變得很輕。」

「這是什麼意思？」

「佐倉屋的用意十分週到，他將貴重的書類文庫置於大箱內，書册四周放著鹽色，使箱子增加重量，不容易讓人抬出來。當遇到火災時，鹽巴可以防火；而且大火逼近時，鹽巴會溶化，箱子立即減輕重量，容易抬出來。一個個商人會想到利用鹽巴，實在是很聰明的方法。這是從戰國時代流傳下來的智慧——用來預防夜盜或火災。這些夜盜也很聰明，早已看穿這件事，所以將箱子丟入河中而離開，他們想等待鹽巴溶化了，再回來抬上岸。這些夜盜明白箱子會流到汐留橋坑口，所以當佐倉屋手下的年輕人在打撈河底時，他們站在遠地冷眼旁觀而嘲笑著，想等著天黑時才回來來拿取箱子。他們沒想到，像我這樣的人會來插手，所以計劃才會失敗。」

謎底一經解開，則道理顯而易見。

屋形船已經漸漸駛近，狂四郎即向恭次郎說：

「即使將這些夜盜捉來，他們也不會透露眞相，還是殺了他們吧！他們必須爲前夜的暴行付出代價。」

鼠小僧

一

傍晚時分，狂四郎在江戶河岸邊散步，忽然聽見有人在喊他。

「……老大！」一個個頭巾覆面，背著水桶的身影出現在他面前。

「哦！是次郎吉吧！——」

「是的，好久不見了。」

次郎吉已經一年未見狂四郎，當他遠遠看到狂四郎孤獨、瘦削的背影，就忙走過來。次郎吉是一個獨行大盜，但是他對狂四郎却有一種難以掩飾的思念之情。

「若是沒有化粧，就無法在世間生存。」次郎吉感慨地說：

「對這種黑暗無光的日子，我實在厭倦了。」

「嗯！你什麼時候回到江戶的？」

「上個月由於犯下的案件太多，被官方追緝得很厲害，就化粧成行脚僧，頭上綁著白巾，身穿白木綿的行衣一路走回來。雖然作僧人打扮，却無法達到六根清靜的境界，手持唸珠及金剛杖在路上走著，有時也會想到人生最終極的目標與意義。因爲不知道老大住在那裡，所以不能去找你，覺得很不好意思。」

「說起來我們兩個都與名利無緣。」

「人生短暫只有數十寒暑，却不知道如何去珍惜。」

「你水桶裡的鰻魚正好下酒。走！我們喝酒去。」

狂四郎和次郎吉一齊來到柳橋橫丁的一個川魚屋，老闆從水桶內撈起那些活魚，將它們拿到膳房去料理。

大約過了一個時辰，紅燒鰻端上來。

狂四郎和次郎吉一邊喝酒，一邊聊起別後種種。

次郎吉以沉重的口吻說：

「我對婆娑的世界已無所眷戀。」

「你想改過自新？」

「回到江戶以後，我就一再的思索這個問題。」

「你打算怎樣做？」

「你看我需要去自首嗎？」

靠著床柱的狂四郎，眼睛看著灰濛濛的天空說：

「這樣也好。」

他忽然轉身凝視著次吉郎！

「你淪爲盜賊有什麼特殊緣故？」

次郎吉沉思一下，說道：

「其實也沒什麼緣故，只是想法錯誤而已。」

「雖然如此，但是你『鼠小僧』的名聲已全國皆知了。」

「這是我喜歡開玩笑之故。」

次郎吉微微笑著回答。

「好！那麼你說說你的故事吧！」

二

次郎吉是界町中村座木戶番定七的長男，十六歲時拜松平讚岐守御抱講具師——星十六兵衞爲師。回到家鄉後在町方成爲一名工人，和一些賭徒來往，終日遊手好閒，不務正業，被趕出家門，終至淪爲盜賊。從文政五年，開始被通緝追捕。

那時候次郎吉已二十五歲，却仍穿著花色衣褲，來到吉原町。

他在吉原町流連了好幾天，幾乎將所有的錢都花在花魁——初子的身上，手邊只剩一點小錢。

「不知有什麼辦法，今天才能再去。」

他想到初子嬌媚的神情，當她從閨房走出來時，赤裸的足踝繫著的小鈴發出叮噹的響聲。彷彿從生命最原始之處，就存在那種呼喚。

他知道自己只是一個很平凡的人，他只能把那種深沉的愛慕默默埋藏在心裡。

「賣壽司……」

叫賣的聲音從遠處傳來。在櫻花樹下，穿著美麗衣服的茶屋藝妓，可能因爲宿醉，纖細的身形搖擺，有若風中的柳枝。

「喂，小兄弟。」

一聲叫喚，將次郎吉從沉思中驚醒。他凝目望去，原來是舊識的講釋師神田伯山，他穿著上田小袖，梳著清元銀杏的頭髮。

「你是次郎吉嗎？」

「是的，師父，好久不見了。」

次郎吉連忙向他請安。

「幾年不見，你變得瀟灑、穩健多了。」

伯山笑著邀他一起去飲茶。

神田伯山本是大名聞名的說笑家，他在下谷廣小路廣德寺前孔雀茶屋開演，人緣頗佳。他是戲文達人，精通和漢史籍。

由於神田伯山的風趣、博聞，在民間受到普遍的歡迎和尊敬。舉例來說，他在孔雀茶室席上，用盒子盛著果子，放置在客人之間，讓他們自由選用，一個人只要八文錢，每個客人都很守規矩，會自動放下八文。

江戶的老大們都是由講釋師教養出來的。在魚河岸和青物市場，白天生活忙碌，但午後就比較閒逸，所以人們就利用閒暇來聽講釋師講古，聽他們講甲越軍記、太閤記、眞田三代記、武勇傳、義士銘銘傳等。在義、勇、尙節的潛移默化之下，使他們成爲人情味濃厚的江湖人。

伯山是次郎吉的長輩，因此次郎吉在態度上顯得有點拘謹。

不久在雷神門附近，他們進入一家茶室。

伯山說：

「次郎吉，聽說你被逐出家鄉以後，就一直以賭爲生，有這回事嗎？」

「差不多是這樣的。」

「爲何會變成這樣，你當徒弟時一直很聰敏，若是好好的訓練，現在已成爲相當有名的人物。次郎吉你好好睜眼看看寬濶的世界吧！目前是生意人的全盛時期，實際上在浮世快樂渡日的並不是公卿貴族，也不是諸侯旗本，而是駿河町的兩替屋。」

「不錯。」

「想不到你竟會以在賭場內所賺取的小錢感到心滿意足，我本以爲你會成爲一個大人物。你知道大人物的意義嗎？可惜我的眼睛看錯人了。我一向看人都非常準確，即使當時對方並沒什麼出色的表現，我也能看出他所具有的潛能，但是這一次我却失誤了。」

伯山的話就像鋒利的刀刃，劃過次郎吉的心房。他本在低頭沉思，忽然抬起頭來。

「師父——」

「什麼事？」

「我坦白對你說，我是專門向諸侯偷取東西的盜賊。」

「盜賊?!」

「是的，我就是傳聞中那個一夜間連盜十三家大戶的鼠小僧。」

「呀！」

伯山嚇了一跳。

在巷閭間常聽見夜盜鼠小僧，進入諸侯內偷取大金的消息。

聽說鼠小僧能越過三、四丈高的大牆，他也能輕易地打開緊鎖的大門。他的行動好像棉

架般的輕盈無聲，他在屋頂上來去自如，無視值夜的警衞，泰然自若的偷取金錢。那個被人們誇大宣傳的鼠小僧，原來就是次郎吉。

「嗯！」

伯山搖頭嘆息。

「你怎麼會是鼠小僧。」

「師父，小聲點。」

「你利用敏捷的身手進行盜竊，但爲何專門偷取諸侯的東西？」

「正如師父所說的，目前的諸侯已日漸沒落、隳敗。雖然，諸侯的住宅仍像往昔那般豪華，但是，這只是一個空殼子。你從暗中觀察，可以發現有許多女侍或是尼姑在諸侯家裡飲酒作樂，完全沒有規矩。如果是生意人，必定門禁森嚴，有相當嚴格的家規。」

次郎吉說著，淡然一笑。

——鼠小僧畢竟不同凡響！

伯山對次郎吉那種深刻的見解，感到有點驚訝。他說：

「我並不是君子，所以不管你是盜賊也好，還是專門詐財的人也好，只要有理由，我就不會責怪你。但是次郎吉，以你的行爲恐怕到後來也得付出相當的代價，所以在這期間，你應該建立你的聲望，讓人們來擁護你。」

「擁護我？」

「是呀！在江戶八百八町的生意人，若能擁護你，那有多好。」

「這是不可能的。」

「嗯！就這樣吧！你偷來的金錢不要全部用盡，留下一部份給窮人用。」

「啊！我從未如此做過。」

「若是你需要一個軍師，伯山可在高座指示你。當你被捕時，在市中遊行示衆時，所有的江戶人都會爲你喝采，這是不是前代未聞的一齣好戲。」

三

說到這裡，次郎吉苦笑一下，眼睛看著遠方，像是在追憶着什麼。

狂四郎在兩人的空杯上，重新斟滿酒，靜靜等待著。半响，次郎吉才收回眼光，繼續說道：

「後來伯山前輩在下谷池旁邊本牧亭的亭下，籠格子寫著『鼠小僧義俠譚』。貼出這種紅的帖子是一個月以後的事……在這段期間，我在八丁堀源川的貧窮店內投擲了很多金錢袋。當然這只是我所偷取金錢的一部份，剩餘的金錢我都花在女人和飲酒上面。」

但是在伯山的有力敍述下，鼠小僧從那天起在江戶市中一帶，成爲有名的義賊，獲得絕

佳的人緣。

鼠小僧次郎吉，是一個棄兒。

他住在神田江川町，俗名叫老鼠。他是吉兵衞從大河邊撿回來的。由於吉兵衞夫婦沒有小孩，他們對待次郎吉就像親生的孩子一樣。到他十三歲時，才把一切告訴他。

「你是別人捨棄的孩子。」

「我從河邊抱你回來時，在你身上發現一封附函。」

這封信上如此記載著——

他父親是藤堂家的藩士，但爲了小事惹了主君，竟遭追殺。經過一番波折，他逃到江戶，變得很墮落，最後連自己的孩子也丟棄了。

次郎吉的天資十分聰敏，一向也很聽話，讀書更是認眞，因此成了町內的模範生，後來當他獲知自己的身世，心靈受到劇烈的刺激，引起種種情緒變化，以至變成一個壞孩子。他不再聽義父的話，開始學習賭博，他的資稟使得他很快的成爲這一行中的高手。短短幾年時間，他對賭博的各種門道，幾乎已控制到隨心所欲的地步。到了十六歲他已會玩女人，而且食髓知味。

在十八歲那年，某一天他到兩廣小路的茶室閒坐，有幾名賭徒模樣的人走進來。其中一個說：「不論那一個老大，都不比大阪的沉靜。他手下有百餘人，在白天他是一名賭徒，但事實上在夜間，他是日本的一名大盜。他不知如何的逃過嚴格的檢查，有時在白天，他也能在京城和大阪偷取東西，眞是一個厲害的人物。

次郎吉聽到這段談話，他忽然有一種奇異的想法。如果他也有一個身外化身，藉著這個隱秘的身份，正可以在暗中爲父親報仇。

——好！

就這樣決定。

父親被藤堂藩追殺，爲此連孩子都要捨棄。在他的心目中將世人分爲諸侯、武士、百姓、生意人這四種類型。因爲父親被藤堂家追殺，促使他對「諸侯」與「武士」的厭惡。他對自己立誓，一定要用自己的力量來報復。

——諸侯和武士都很威風，看到生意人高興殺就殺。在這樣的世間，我必定要使世人爲我喝采！金錢使人厭惡，有錢人愈來愈有錢，窮人甚至窮的餓死。在這種不公平的世間，如果去偷取那些諸侯或有錢人的財物來送窮人，這樣的話，即使淪爲大盜也是值得的。

次郎吉說到這裡，舉杯喝了一口酒，又繼續說道：

「……我就這樣越過東海道到大邊，在日本淀辰家，正式拜師學藝，學了三年回到江戶，第一次進去偷的地方，就是藤堂家的上屋敷。」

「你在藤堂家偷了什麼？」

狂四郎笑著問他。

「我進去三次，並沒有發生什麼特別意外的事，他的房子許久未加以整理，顯得零亂不堪。」

次郎吉這樣回答後，感慨頗深。

「但是在做賊的生涯中，也可體驗到人生的另一層經驗，不是嗎？伯山有意將你調教成一個義賊，可見你的本性也是如此。」

次郎吉苦澀一笑，說道：

「有時候在夜裡夢見自己在黑暗的荒原狂奔，……我不了解爲什麼會這樣，好像有一道無形的壓力緊追著我。」

狂四郎凝視著次郎吉。

「你是不是在期待什麼？」

次郎吉忽然想到初子。

輕脆的鈴聲由遠而近，慢慢響過來。

他顯得有點激動地問：

「如果對於不可能實現的事情有所期待，是不是大丈夫的行爲？」

「那要看什麼事，不過——」狂四郎豪邁笑道：

「知其不可而爲之，却是悲劇英雄的行爲！」

「悲劇英雄！」次郎吉似乎被這個名稱震住了。他反覆自語著。

——狂四郎畢竟是狂四郎。

一種相知的曖意流過次郎吉的心裡。

他和狂四郎乾了一杯酒後，又開始述說自己的遭遇。

有一次夜竊——

他所進去的房屋並不是諸侯的屋敷，而是麴町三丁目及三河屋的酒店。

他在內房衣櫃的隱秘抽屜，找到一包金子。得手後，他迅速離去。

他選擇這家酒店，主要是爲了調查這戶人家的不幸。

自從去年主人死後，主婦帶著十五歲的長子及三個幼兒，努力的經營這個店舖，將店面重新整修。

這些日子所賺取的現金九十兩，已足够付給批發店，想不到被人偷走，母子二人連再度面對塵世的勇氣都喪失了。

第二天早上，次郎吉故意從這家店面經過。他發現店面緊閉著。他到隔壁煙草店探聽消息；煙草店的老太太剛去安慰酒店的母子回來。據她說，這對母子已面臨自殺的絕望。

那天晚上，次郎吉再度到三河屋，他站在紙門外偷聽母子兩人的談話。

「媽媽我還是去找工作，到駿河屋，我可以向老板預支五年的薪水。」

「但是，你——你若走了。」

次郎吉聽到女主人的低泣聲，毅然地拉開紙門。

看到突然闖進來的蒙面盜，母子倆都嚇呆了。

「不必驚嚇，我是鼠小僧，不過今天我不是來偷東西的。」

「昨夜到貴府來拜訪，順手拿走了一包金子。今天看到你們，因爲這樣而歇業，心裡感到十分抱歉，趕緊將錢送回來。若是我早知道你們的實際情形，我絕對不會來偷你們的錢。」

說完之後，他將用紙包好的錢，放在女主人面前。

「這是我昨夜拿走的九十三兩二分錢，請你清點。雖然只是短暫的時間，但是讓你們這樣煩心，眞是抱歉，請你們原諒。」

次郎吉站起身來，好像影子般消逝在走廊。

母子兩人好像做夢一樣，兩人互相看著對方，隔了好一會兒，才將紙包打開來。

在送回來的錢裡面，附有一張「致歉書」。

「昨夜未經允許來到貴店，借走銀兩九十三兩二分，眞不好意思，聽說你們爲此，被迫歇業，不知如何向你們賠罪才好，在此再加上五兩，與原金一併奉還。

此致

三河屋殿

江戶無宿鼠小僧」

這封信是次郎吉托伯山代筆的。次郎吉隱在暗處，他看到母子兩人欣喜若狂的神情，心裡感到十分欣慰。

這個小事件，不久在江戶傳開來。「義盜」鼠小僧在江湖上的名氣也愈加響亮了。……講完這個故事，夜已經很深了。狂四郎和次郎吉步出魚川屋，向河岸道一直走過去。

次郎吉爲表示對狂四郎的仰慕與尊敬；後退一步，跟在狂四郎後面。他看著狂四郎的背影。

——他到底是怎樣的人呢？如此孤獨地生存在人間。淪爲盜賊的次郎吉對這門行業感到十分厭倦。他很羨慕狂四郎的逍遙自在，但是他自知永遠無法成爲像狂四郎那樣的人。——乾脆去小塚原好了。至少比浪跡天涯，要好得多。

但是這種寧靜的生活，他只能偶而想想。江湖子弟，江湖老，以後的日子也不知會變成怎樣。

次郎吉心裡微微爲此感到疼痛時，狂四郎回過頭來說：

「次郎吉，假如有一天想自首，你將這個機會讓給玉池佐兵衞吧！這個老頭子可能要等到逮捕你之後，才肯退休呢！」

夜風拂過水面，激起波紋。在風中，彷彿有淡淡的梔子花香。初子那嬌俏的容顏，以及足踝的鈴噹又悄悄浮上次郎吉的心頭。

倒立的舞者

一

清晨的霧氣很濃，山區高地的景像都籠罩在白霧裡。直到向午時分，陽光洒落下來，霧氣才慢慢散開。陡斜的丘陵浮現一片疏林的綠影。

這時在丘陵疏林中，出現一個人影。

那是一個沒有帶刀，穿著破爛衣服的武士。

半個月前，他飄然的出現在鎌倉古街道，在舊的宿驛十日市場出入。旅館主人介紹他來此，用雜木和竹子搭了一間房屋。這間房子位於丘陵和河床的中央，他就在這裡住下來。

他的長相十分醜陋，但是他的眼睛，在冷漠之中，却閃爍著一種逼人的威凌。沒有人能透過他醜陋的外表，去了解他的內心世界，所以他慢慢成爲一個緘默的隱士。

時常有人見到他，拿著魚籠，在清晨的霧影裡走動。他曾受過相當嚴格的武道鍛鍊。但是在村民的眼中看來，他只不過是一個不知從那裡來的浪人，所以他的存在也贏來不少輕侮

的眼光。

自從他在此地定居之後，他的所作所爲，成爲人們的話題。

在丘陵高地要下去溪間坡路，他立了一尊地藏王的石像。一個農夫問他爲什麼這樣做，他淡淡一笑却不回答。人們對他怪異的行逕，既感輕蔑，又頗爲好奇。他可以空手在鶴見川裏捉到鯉魚，這是普通人無法做到的絕技。

每次看到他的魚籠，圍觀的羣衆，都會爲他捕獲的魚數量而驚奇，他生活的根源就是將魚拿到市場叫賣。

——野野呂甚內就這樣在此住下來。

在阿波藩的江戶和本國受到騷動之後，甚內奉令回國刺殺密使。他在古街道上殺了密使田所源次郎。

所以甚內在路旁立了地藏王的像，以祭祠田所源次郎在天之靈。

在向島堤他希望藉著比武，使眠狂四郎殺了他。無奈這種絕望的意識被狂四郎識破因而放了他，此後甚內即自生自滅地渡日。

昨天、今天、明天——每天都一樣單調的度日，過著無言的日子。好像櫪槽中受創累累的老馬，雖然偶而也會浮起千里馳騰的豪情，但是已經無法再振發起來。

此刻甚內正在無人的長堤上捕魚。他將視線投注在河面，聚精會神地守候著。

——早上可能有很多魚。

他有這種預感。

今年雨水下得少，所以河水相當清澈。從堤上一望下去，可見到魚羣游來游去的形影。脫下上衣和長褲，他的神情突然變得十分凝重。他結實的肌肉在陽光下閃著古銅色的光彩。

他順著滑溜溜的青苔滑入水中。

他入水的動作非常緩慢、輕柔，居然沒有驚動河裡的游魚。他全心全意地注視著游動的魚羣。幾個時辰過去，他彷彿已化爲一截插入水中的斷木，游魚毫無戒懼地在他雙腿間穿梭著。

……一瞬間。

甚內將雙手插入水中。

當他直起身子時，有一條魚在他十指間掙扎著。

將魚丟入魚籠內，又維持原來不動的姿勢。

捉了三條魚之後，甚內突然聽到對岸傳來女子的叫喊聲。

揚目看去，甚內看到像屏風的斷崖上有數個身影，在眩目的陽光下激烈的晃動著。好像是一個年輕的女子被男人襲擊著。這時甚內丟下魚撿起二、三塊石頭，往前跑了十

來步，揮出右手接連投出。每一塊石頭都很準確地擊中目標，那些男人一個個倒下去。好不容易才獲得自由的女孩，也不知道解救自己的人在河中，她突然發出尖銳的叫聲，從斷崖上摔下來。她的裙裾被風掀開，在紅色的布裙裡，露出修長細柔玉腿。那種晶瑩白晰的光暈，給甚內留下深刻的印象。

這個女人很幸運地掉進深綠色的水潭裡，水花激的很高。轉瞬間那女子的身子隨著潭水的暗流飄到下游。

甚內朝下游游過去。

二

在河水下游左岸，有一間草堂。

十年前，有一個神經質的繪師住在這裡，因爲繪師是一個令人討厭的酒鬼，常喜歡借酒裝瘋賣傻，因此沒有人願意接近他。後來他因醉酒跌入河中，他就如此默默無聞地離開世間。

草堂雖然荒廢了，但是在內室裡仍保持著舊日文雅的裝飾。牆壁上掛著幾幅山水、仕女畫。卷末都題著「醉月狂客」的字號。想必是那位畫師生前的傑作。室內擺設十分簡單，甚內却從這些佈置，看出舊主人孤傲的情操。

甚內忽然覺得自己有點了解那位繪師的心境。他憐惜地望著那個昏迷不醒的女人，她的臉色雖然蒼白，却無損於她的高雅與美麗。他想，如果繪師依然在世，一定會歡迎這個具有靈性的客人。

甚內認識這女孩子。

在向島堤和眠狂四郎決戰之前，他在百花園見到一個唸著俚語跳舞的女子。

眼前的這位女子就是那位舞者。

當她看到甚內丟下小錢，那位女子的臉色馬上一變。

「我們不要你的錢。」

說著將錢遞回來。

甚內要離開的時候，她又拋下了一句「殺人的甚內！」正是這女子。

當她浮出河面後，甚內將她抱上河堤，使她吐出體內的水，然後將自己的衣服披在她身上。

——喔，是那個女孩。

他爲此感到驚訝，人世間的際遇十分奇妙。

仍在沉睡中的美貌女子，沒有血氣像白蠟般的皮膚，以及有著濃翳陰影的眉毛、眼睛、鼻子；組合成一種扣人心弦的魅力。

有一股異樣的暖流滑過甚內的心靈。甚內清靜的心靈不再平靜。

當她身上淫重的衣服完全被他褪下來時，他有點緊張，尤其當指尖微微觸及她溫暖的肌膚，心情激蕩得更加厲害。他很快地替她換上乾燥的衣服。

這個女子是淡路人形座的阿吉，也是眠狂四郎親密的朋友。甚內忘情地凝視着她，好像要把她的容顏深深地印在心裡。

傍晚，太陽從朝西的紗窗照進來，那女子的眼睛眨動一下，然後慢慢睜開。

甚內這才放下心來，他覺得很餓，想去煮一點稀飯。

甚內正要起身時——阿吉睜開眼睛，很漂亮的眼睛，好像已經恢復意識很久了，她以有力的眼神看著甚內。

「喔，你清醒過來了？」

甚內又坐下來，溫柔的看著阿吉。

「是你救了我嗎？」

「這只是偶然的事。妳不需放在心上。」

「……」

阿吉將臉別到一邊，表示不同意甚內的話。

「我去煮稀飯給妳吃。」

甚內起身到厨房。

當平行鍋冒煙時，甚內覺得身後有聲音，他回頭探視。

阿吉用棉被捲住身子站在那裡。

「妳好好休息一會，馬上就煮熟了。」

「……你是不是還生我的氣？」

阿吉以不好意思的口吻問他。

「我爲什麼要生你的氣？」

「我曾將你丟下的錢拋還給你，又罵你一句殺人的甚內。」

「你會這麼說，一定有你的理由。」

「有的，我曾經親眼見到你殺人。」

「若是這樣妳當然會生我的氣，我向你道歉。」

阿吉睜大眼睛看着甚內。她忽然開心地笑起來：

「殺人的甚內是假的，你是一個好人，對不？我向你道歉。」

「啊！我還沒有向你道謝呢！你救了我，眞感謝你。」

阿吉將雙手放在榻榻米上，頻頻俯身向他道謝，在俯仰之間，棉被微微鬆開。

甚內看到她雪白而豐滿的胸部。

他嚇了一跳，急忙將視線投到別處。

「妳好好休息吧！妳現在的身體還很虛弱。」

三

阿吉非常健談。

她喝了四碗稀飯，又喝了一杯茶，淺笑著聳動肩膀。

甚內也看着她微笑。

「你爲何要住在這個肅靜的地方？」

「因爲我已看破浮世。」

「爲什麼？」

「就是這樣。」

「因爲你怕人說你是殺人的甚內，是嗎？」

阿吉看著甚內浮腫的臉。

「我知道你爲何來此住下來。」

甚內回頭看著阿吉。

「你就是爲了要供奉你所殺的人，是嗎？」

「……」

「那一天，在街道上，你殺了騎在馬上的人。我剛好從那裡經過，因此看到這一幕。」

甚內聽到這句話不自覺皺起眉頭。

他認眞思索著，擊殺田所源八郎，當時所有在場的人。

「呀！」

原來那時候和狂四郎在一起的女子，就是阿吉。

「若是這樣，她會視我爲鬼，也是當然的。」

甚內自我解嘲似地笑一笑。

忽然，從雜林中傳來急促的脚步聲。

阿吉緊張起來。甚內側耳傾聽一會，說道：

「大約有五個人。可能是剛才要捉妳的那些人。」

「是的……在丘陵上的阿彌堂前，那些賭博的遊人見我前去參拜，想調戲我，我罵他們是山賊。」

甚內將紙門關起來，對阿吉說道：

「妳一個人待在這裡，不要隨便走動。」

說完後，朝大門走過去。

「喂——刀。」

阿吉從刀架上拿來四尺長的刀，甚內搖搖頭，表示不用。

「我不會再用刀了。我已經立下誓言封刀；何況，對付這些人根本不必用刀。」

這時，那羣人已經來到門外。

甚內拉開紙門，向前跨出一步，他用凌厲的眼神掃視那幾個無賴漢。

「你們侮辱女子，我絕對不會饒恕你們。」

那羣無賴根本沒有把這個既不帶刀又沒有風采的男人放在眼裡。

「嘿！嘿——」其中一個臉上有疤的人冷笑幾聲，慢慢逼近他。

「喂！我勸你還是少管閒事吧！」

「這件事我管定了！」

「討厭！」

疤臉人揚起刀來準備殺過去。

甚內非常鎮定，他慢慢俯身，拾起地上的竹片。

「可惡！」

那疤臉人被甚內的舉動激怒了，他獰笑著舉刀從大上段直劈下來。

甚內並沒有閃避，他以直線前攻的架式朝對手殺過去。在刀及臨身剎那間，甚內的竹刀已刺中了對手的左眼。他的攻勢看起來很緩慢，好像是對手自願將他的臉移近竹刀一般。

疤面人尖叫一聲，手上的刀隨之落地。

瞬間，甚內又朝怎二個人殺過去。

「畜生！」

發出聲音殺過來的人，又被甚內刺中左眼。

那準確的刀法與快若鬼魅的身法，使得這些無賴覺得相當可怕。

他們喊聲一呼，準備撤退，這時候，一個躲在甚內背後的人，突然揚起刀殺過來。甚內的動作比他更快，他回身一刺，又擊中偷襲者的左眼。那些無賴再也沒勇氣對峙下去，迅速退走了。

四

甚內回到屋內，好像什麼事都不曾發生。阿吉依舊捲裹著棉被來迎接他。她好奇地問：

「你奪下對方的刀，來殺他們是嗎？」

「我沒有殺死他們，只有三個人變成獨眼龍回去，我用的是一片竹刀。」

殺人的事很快就被他遺忘了。他和阿吉對坐在燈下閒談。阿吉快活地談起童年的事，以及淡路人形座的事情。她說話的速度很快，聲音相當清脆動聽，好像山壁上的小瀑布。阿吉

的神情使甚內不停的微笑，有時甚至開懷大笑，使他自己都覺得意外。

第二天早上——

霧散去的時候，陽光斜斜洒下來。阿吉準備要回去了。

阿吉想要一個人從淡路回去。

甚內實在放不下心，他本想建議阿吉，讓他送她回去。可是，在這一天的相處，甚內已經了解阿吉外柔內剛的性情，所以，他也沒有再表示什麼。

他跟隨阿吉在溪間走著，送她到新綠的武藏野原野。

「你要好好地珍重，自己快去吧！」

「我也希望你能平安地過日子。」

他勉强抑住內心的波動，裝著若其事的點點頭。

阿吉走了數十尺後，不知想起什麼，她回過頭來，踏着塵土，旋舞起來。

「爲君一舞，

勸君珍重！」

阿吉邊跳邊唱，她的舞姿彷似天上的白雲，顯得變化多端。甚內痴痴地望著她，一種甜蜜的悲哀，悄悄佔領了他枯寂的心房。

舞罷，阿吉突然翻身倒立，用雙手撐在地面。她所穿的衣裙衣脚緊夾著，連一些都未散落，是很漂亮的倒立。

這是舞者對自己最敬慕的人一種眞誠的道謝方式。

阿吉倒立了一會，又翻身站起來，揮揮手說了一聲「再見」！

那明亮的歌聲與美妙的舞姿，依然留在甚內腦際迴蕩著。

甚內站在那裡看著，阿吉的身影漸漸的好像豆粒般消逝在廣漠的原野。

武士帖

一

「有人打架喔！」

從遠處傳來叫喊聲，在狂四郎身後唱歌的金八就趕緊跑過去。

這時下了一陣西北雨，雨愈來愈大，每一戶人家都關上門窗，忙著收衣服，突然的暑氣被大雨沖散無遺。

不久，陽光從雲隙間射下來。

狂四郎坐在麥湯屋前的椅子上。一個身著浴衣的女孩跑過來。

「老闆，和人打架的就是成瀨先生。」

麥湯屋主人皺著眉頭。

「最近的時勢造成許多遊人，連老實的成瀨先生也受到影響。」

騷動漸漸向這邊傳過來。

坐在涼台的狂四郎，看著那些人漸漸從驟雨後的馬路走過來的情景。

有三個寺僧包圍著一個浪人打扮的武士，而且唾罵著他，但那武士却置若罔聞的靜靜走著，毫不理會。

這時——

其中一個寺僧跑到他面前，拔起刀來。

「不能原諒你。」

其他二人也都拔刀。

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的成瀨停止脚步，但依舊低著頭。

「你也拔刀吧！」

「你也配稱爲一個武士嗎？」

「你的刀是不是竹製的？」

從三方面圍迫過來的寺侍，向他節節逼近。

「對不起！」

成瀨小聲說著，走向正對面對手旁邊的小路。他的速度並不很快。——爲什麼他的對手就這樣靜靜地讓他過去？

在涼台旁觀的狂四郎微微一笑。

「沒有膽量的人。」

其中一個寺僧拾起路上的草鞋，朝成瀨扔過去。

成瀨側身閃開，這雙草鞋正好掉落在狂四郎脚邊。

「像你這樣沒膽氣，即使被豆腐擊中也會倒下去！」寺僧嘲笑成瀨。

金八來到狂四郎身邊。

他看著回過頭來的三個寺僧說：

「男人要有膽量，女人要有媚姿。畜生！你們口袋中連一文錢都沒有，我早已看穿了。」

金八說完，想上前去偷東西。

「算了吧！金八。」

狂四郎制止他。

「雖然是失業中，但我的手腕仍未生銹哩。」

「你不要忘記還有我在你身旁。」

「是的。」

三個寺僧來到凉台前，狂四郎將脚邊的草鞋踢過去，草鞋差點擊中橫行的三人。

「你要幹什麼？」

三人臉色大變，看著面無表情的狂四郎。

「請你們拔刀吧！」

「什麼？」

「你們像剛才包圍成瀨那樣包圍我，快點吧！」

狂四郎被拔刀的三個人圍住後，冷笑道：

「好，要注意喲！」

瞬間——

狂四郎的身體像旋風一般的回轉。

「呀！」

「喔！」

「哇！」

短促的叫聲從三人口中發出。當他們將刀揚起，正想搏殺狂四郎時？突然感到手腕刺痛，刀子掉在地上。

狂四郎並沒有出手攻擊，他們完全不明白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狂四郎站在三把刀上，冷漠地說：

「這種刀法稱爲風心刀，乃是表現心靈意志力量的秘術。刀法從有形回到無形；成瀨在你們逼近時，用你們見不到的風心刀，將你們一個個的刺殺。你們都毫無所覺，還用草鞋扔

他、罵他，嘿！若不是他手下留情，你們早就橫躺下去了。將刀撿起來，趕快走吧！」

狂四郎教訓他們之後，才走回麥湯屋。

二

山下有一間叫「巧之屋」的賣春店。

狂四郎與一位化粧妖艷的女孩子對酌。

「呀，看了令人害怕，好像妖怪的臉。」

金八走進來，大聲叫嚷著。那女孩不甘示弱地說道：

「哈，你們若被人遺棄時，一定會變成妖怪吧！」

金八不再理她，向狂四郎報告調查的結果。

「老師，你會不會看錯？成瀨俊之郎只是一個看管墓地工人。」

剛才狂四郎從麥湯屋主人處得知成瀨家地址，派金八去探知消息。他聽到成瀨是個看墓工人，顯得十分意外。

「看管誰家的墓？」

「蜂須賀家的。」

「什麼？」

狂四郎的表情頓時緊張起來。

——蜂須賀家用劍術那麼好的人看管墓地。

其中一定有很重大的理由。

狂四郎了解成瀨會如此忍氣吞聲，不理會無理取鬧的寺僧，必定是有重大的使命在身，所以未顯出他眞正的技藝。

這種推測好像很正確。

阿波藩江戶家老稻田八郎右衞門，會用精通風心刀的高手看守墓地，這其中必定有隱情。

「成瀨俊之郎住在墓地的一個小屋，是嗎？」

「是呀，和一個十七、八歲的妹妹，二人住在那裡。他們除了一年一度，主君來拜墓的日子比較忙碌外，其餘的時間都很空閒。他平常和住職下棋；他的妹妹很好玩，所以我一問她，她將什麼事都告訴我。」

狂四郎站起來。

「金八你在這裡喝酒。」

「老師，你不要開玩笑。」

金八皺眉看著那個女人。

女人瞪他一眼，金八看到這情形，全身起了鷄皮疙瘩。

「我很怕女人，請你不要用這種眼神來看我，好嗎？」

「虛假的手段已經賣完了，我現在是眞心對待你，你若喜歡我，就趁現在吧。」

「我若瞎了眼會再回來，再見！」

三

過了神田川的淀橋，北邊是中原之重塔，塔的後面是過去美保代和新太郎一起生活的地方。

狂四郎在傍晚時分，循著草徑，來到這個屋敷。

他穿過梅軒門，站在庭院，打量著四周的景物，他回想著過去的一切。

庭院中有羅漢槇、女眞花、山茶花、常葉樹、石燈籠及人造井，這些景象完全和去年一樣，只是住在這裡的女主人已不同了。

物在人非事事休，狂四郎心中忽然有一種淡淡的悵惘。

他踏著碎石路，來到萱茸的母屋附近時，從中門望過去。

——美保代。

他在不知不覺中產生錯覺。

那個女人手中拿著虞美人草的風姿，使狂四郎想起亡妻，她時常拔這種花。

這個女人是蜂須賀阿波守夫人。

「啊——」

抬頭而望的夫人，看到狂四郎站在那裡，泛起喜悅的臉色。

她的面貌並無一處與美保代相似，雖然這麼說，但是她瘦削的面龐似乎有母親的影子存在，這種感覺正如同狂四郎過去感覺美保代像他母親一樣，這是與他宿命有牽連的覺悟。

「……你能來此，我心中覺得很安慰。」

阿波守夫人對狂四郎說。

狂四郎說明他的來意。

「我要請教妳一件事，成瀨俊之郎看管蜂須賀家的墓地，他是世間稀有的武士，派他做這種工作，一定有很大的理由吧？」

夫人聽到他這麼說，好像嚇了一跳，眼睛看著地上，但馬上又回過頭來看他。

「你問這個做什麼？」

「我今天看到成瀨氏與人吵架，那些寺僧好像不是要殺他，只是爲了要看他的劍技，我猜測在那些寺僧背後，必定另有主謀者。看來成瀨看守墓地的事，那個主使者既已知道，所以故意讓寺僧這樣做。」

「……」

「假若嗾使者就是捉妳去的黨徒，也是我的敵人，我將與他們一決高下。……以成瀨氏的劍術來說，應該不會輕易的栽在敵人手中。」

夫人默默地站起來，朝裡面走進去，拿了一張地圖出來。

狂四郎將圖面舖開，仔細觀察圖上的地形。

「嗯！」

他大略了解圖示地形後，又將地圖還給夫人。

「可能是這樣，……」

他點點頭站起身來。

在這一瞬間——夫人好像要說什麼，她仰視著狂四郎，明亮的眼睛，流露出懇求的意味。

狂四郎覺得夫人所要走的路，好像與美保代是一樣的。

美保代的個性比較保守，她從未盡致的奔放過熱情。她也沒有自由奔放的慾望，她的美貌與她的動作，使她具有另一種氣質，但是愛情却使她墜入難以自拔的宿命觀裡。

眞的——

阿波守夫人也和美保代有著同樣的命運。夫人與美保代最大的不同是，當她被狂四郎侵犯時，她並不覺得那是一種羞耻，相友的，她了解那種快樂。愛情與慾望巧妙的溶合，會使一個女人的生命不凡。因此，狂四郎的出現，好像是暴雨前的雷鳴，使她隱藏的熱情，被這傳奇的一觸，整個燃燒起來。

——如果現在讓狂四郎走了，漫漫長夜不知將如何渡過。

狂四郎站起來要離開時，夫人輕輕拉住他。狂四郎俯視着她，彷彿是在詢問。

她並沒有回答，只是緊緊抱住狂四郎。

四

從下谷御成街道，向明神下方進來神田旋籠町，靠近筋遠御門的大道，走了一段路，在右邊加賀原馬場後面有古老的寺院。

那是蜂須賀家的墓地。

朝陽照耀下，狂四郎進入山門。

經過本堂前，靠近納所，訪問成瀨兄妹的住庵。納所的管理員告訴他：

「經過萱門即可到達蜂須賀先生的墓地。」

狂四郎經過潛戶，來到墓地。

當他第一眼看到那座寬廣的書院式墓園，就被它雄偉悠雅的氣勢震住了。

墓地大約有五百坪，四周栽植著松木。從松木蒼勁的色澤與挺直的姿態，可以看出歲月的履痕。這些松木是在江戶草創時期栽植的。

就連伽籃石和石燈籠也都具有古遠年代的色調。

歷代的墓碑，按照年、輩份，次列於樹下。

左方光悅寺垣的後面，有一個草庵。

狂四郎走進草庵，推開一扇雅緻的網笠門。

一個穿著素色衣裙的女子橫倒在庭院。

狂四郎連忙趨前將她抱起來。在她身上有一道很深的傷痕，從左肩直斜腰際。她的臉上一點也看不出驚惶的表情，狂四郎判斷，她可能是聽到來客的聲音，出來開門，而被人殺害。

狂四郎將那女子抱起來輕放到松樹下。他閉上眼睛，默思了好些時刻。

——原諒我遲來一步。

不久，他順著血跡來到後面空地，他看到成瀨斜倚在土牆上，顯然也已氣絕多時。

成瀨的身子由於被拄地的刀撐著，所以沒有倒下去。他的衣服滿是血跡，可見他是在力拼不敵的情況下落敗的。

以成瀨的劍術，除非對方用羣攻，否則絕不可能敗得這樣淒慘。

成瀨站在那裡，如同戰國時代，爲保守城池而犧牲的一樣壯烈！

狂四郎想不到他答應夫人的要求，在她那裡過了一夜，遲來了一步，事情就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

陽光斜斜照落在悽慘憤死的形影上。

狂四郎走過去，用手輕輕抹落死者的眼皮，遮住那一雙悲憤鬱怒的眼睛。

巨松的影子掩蓋著地面，織部燈籠已經傾倒。

狂四郎仔細打量四周的地形。阿波守夫人身上那張地圖所描繪的就是此地。圖上的紅點，意味著藏寶地點。

從海的彼方傳來基督教信仰。爲了便於傳教，於是準備了大量的資金，那些資金就藏在這裡。

狂四郎暗暗忖測：

「主人的藏金可能已被人運走了。」

這時前庭傳來——

「哇！」的一聲。

是金八的叫聲。——金八一定看到那女子的屍體了。

狂四郎回過身來！等候金八。

金八見到狂四郎，趕緊跑過來。跑到半路他看到成瀨悽慘的死狀，不禁呆立在那兒。

「金八，你去上野町一丁目，請沐兵衞的植木屋來。」

「好的——」

金八跑著去了。

狂四郎將成瀨兄妹的屍體抬進草庵。

不久，金八强拉著已趕過七十歲的植木屋來。他與狂四郎是舊識，在江戶時他被人稱呼爲第一名人，他和武部仙十郎是很親密的朋友。

「織布燈籠在那裡倒下去——」

狂四郎指給他看。

「你看這位置有沒有不調和的地方？」

「是的——」

沐兵衞看著。

「有點奇怪。」

「是嗎？」

狂四郎微笑著。

「若是你，你會將燈籠放在那裡？」

「嗯，這個嘛！」

沐兵衞走進庭園，似在沈思一般。

「若是我，我會排向獅子頭楓木的右邊。」

他這樣下了決定。

「我知道了。」

狂四郎點點頭。

成瀨俊之郎處事十分愼重，他料想到强敵會圖謀不軌，所以移動燈籠的位置，以預防萬一。

敵人無法確定藏寶的位置，只好空手離開這裡。

狂四郎目送沐兵衞離去，狂四郎突然金八說：

「金八，怎麼樣？你要不要看我圓月殺法的功夫？」

「當然要！」

「如果繼續在這裡等待，對方一定會再來的。」

狂四郎看到北方的樹林中有一個陰影，悄悄地退走了。狂四郎微微一笑，偕同金八離開了須賀墓園。

狂屋

一

「咳—咳—」

在下谷廣小路「本牧亭」的舞台上，立川談亭用扇子叭——叭地敲打着桌面，挺了挺上身：

「話說——永祿三年五月十日丑時，清洲城本殿裡，寢所的被褥中，無端被一陣夜風吹醒。耳朵裡聽得警鐘聲聲響，害得好事也不能辦完——話可沒這麼輕鬆，其實呀——在駿、遠、參的頭領、海道第一武士今川治部大輔義之元，率領號稱八百萬的大軍，實際上只有五萬軍隊哪，浩浩盪盪的來攻擊，而爲此草木披靡，警鐘大作，驚醒了被褥中的夢鄉人，那位從睡夢裡一躍而起的青年武士，正是——織田上總介信長公，年方二十六，正值青春氣盛。

老義呀！你終於來了！別以爲我是螳螂當車，有道是蝦可釣鯛，今天我可要拿下你的和尙頭，好用來烤熟下酒吃——說到吃才想起現在飢腸轆轆，餓着肚子怎能作戰呢！姑且先站着囫圇吞下數碗飯，且拿起小鼓打唱敦盛舞曲。

人生五十，流轉如夢幻，縱然一度得生，焉有不滅之道理。

人生必有一死，智者無所留戀，唯將美談傳後世……來呀！將士們！吹螺着戎裝！

這少年唱完，隨即戴上金色獅齒頭盔，執起三丈金矛，跨上連錢葦毛名駒，疾馳如風，目標指向田樂狹間的敵陣！」

談到精彩處，立川談亭不能不歇下來喘口氣，他脫下外衣，用手巾擦拭着額上的汗珠，他的眼光瞄到坐在角落的眠狂四郎時，他露出不易察覺的微笑，而後接下去說：

「天空掛着曉月，一路向幽州——黑夜猶未遠去，黎明亦未至，却已有烏鴉啼叫飛過街道，難得今日之幽會，却恨春宵苦短，空留香枕！一夜在夢囈中渡過，從十四的春天相思到今日，我怎能說是不願意呢？不管烏鴉啼叫，天色將明，甚至和尙敲鐘日晒枕邊，你今兒個不說清楚，我是絕不起來——雖然謹愼不願露出端倪，這檔子好事仍被他人知曉，嚇得汗濕衣褲，連奔帶跑三里半路，人馬已累得汗如雨下。」

就在此時——

端坐在狂四郎前面，衣着華麗的女子，悄悄地站起身來向外走去，她嬌柔的眼波橫瞄了一下狂四郎。雖然，狂四郎在回望女郎一眼時是極其冷靜，却在心中不能不承認，她那妖艷的美的確非同尋常。

從她錦緞裳中，隱隱約約地散發出一股香味，在擁擠的人羣中，款擺着婀娜多姿的腰身，輕移蓮步走出室外。她並不是聽膩了說書人口的故事，而是……在她經過狂四郎身邊時，她輕聲而有力的說了一句話：

「打入十八層地獄！」

從這句話證明她的離去另有原因，同時，狂四郎發覺這句話是向着自己說的。

「地獄」一詞是基督教最爲忌諱的，但對狂四郎來說，却不是無的放矢。他不知作了多少孽事，恐怕也只有打入十八層地獄才足以贖罪！然而，被一個素昧平生的女人當面指出，這還是生平第一次呢！

狂四郎想到這裡，毫不猶疑的站起來，快步向外走去，對着女郎的背影追趕！倒不是認爲女郎可能是秘密的基督徒，而是相反的，因爲感覺不出女郎具有了基督徒的氣氛，所以對她說的話大感狐疑！狂四郎判斷：她或許明知他就是狂四郎，故意用這句話來誘他，而且，這句話由她口中說出，顯然是多麼不配合，或許背後另有支使的人！

如果她有一絲一毫基督徒的樣子，狂四郎鐵不會被誘出的。

二

走過山麓，從新寺町穿過幡隨院門前，再向右轉，即可遙望淺草寺的大屋頂，在霞光映照的晚空中，聳然矗立着。

相隔大約兩丈遠，女郎和狂四郎一前一後，仍以迅速而平穩的步伐繼續向前走。

這一帶寺廟林立，寺廟中流行辦私塾，所以在這裡可以看到許多手抱着東西，學生模樣的少年，狂四郎身旁就有一個在山門邊掛着「御家流」橫額的寺廟。

女郎沿着曹源寺的土墻疾行，突然左轉，眼前一片廣大的綠色田地，再往前走恐怕就要到人跡罕至的地區了，狂四郎心裡着實納悶。

——她到底想把我帶到那裡去？

狂四郎突然覺得興趣索然，費了那麼大的勁兒，還摸不出對方的意圖，不免有些無奈！但此刻已經跟踪到這裡，要半途而廢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只好繼續下去。

水田裡正插過秧苗，走在田間小徑，迎面送來夾着青草味兒的凉風，有種清爽舒適之感。

狂四郎望着這女郎的背影已經有小半個時辰了，體內沸騰着一股欲望，有道是，有花堪折直須折，這朵花顯然是朵有毒的罌粟花，看她扭擺着腰肢，渾身散發妖冶的氣息，那肢體純是上帝爲男人而造的。

此時，女郎停下脚步，回過頭來，又露出了那種似曾相識的微笑（後來才知道這是種信號）。

突然，頭上有一陣細而銳的呼嘯聲，狂四郎好像有預感，頭往左一歪，居然閃過了一樣東西，那樣東西擦耳畔斜插於地面，仔細一瞧，是支珊瑚玉的髮簪。狂四郎一眼就知道此非尋常物，它可以用來做護身符，也可以是殺人的暗器，一般大都用銀製髮針，不像現在用的是珊瑚玉。

狂四郎將它由地上拔起，往上望了望那投擲的人。

高高的土墻上伸出九重葛的巨幹，投擲者就坐在那上頭。使狂四郎大感意外的是，那人竟看來似乎不滿二十歲，一張稚氣的圓臉，濃眉大眼，豐盈的臉頰有小酒渦，更令狂四郎驚奇的，她是個會武功的姑娘家。

她那稚氣未脫的臉，却又擺出成熟女人姿態的樣子，令狂四郎苦笑不已。她像武將臨陣一般，高高在上無限威嚴，却又分開兩腿，聳肩張臂的坐着——

她衣裙凌亂，在白襯衣內不僅可以看到大腿的曲線，就連那藏在深處的女體龜裂處都隱約可見。

當狂四郎與她視線相遇時。

「哈——」她愉快而放肆地大笑，這是瘋狂的人才有的尖銳笑聲。

狂四郎向着站在距離二丈遠的女郎看了一眼，朗聲問道：

「這是什麼意思？」

「與我無關！」冰冷無情的回答。

「那麼，可不可以……算了！別提了！」

就在「了」字出口的同時，把髮針擲向墻樹上女郎的股間，不偏不倚正中紅心，那珊瑚玉髮針正插在女郎的龜裂中。

「啊——」

似錐心般痛苦的哀叫，身體猛然向後翻倒，當她企圖抓住樹幹時，樹幹立刻有折斷聲，雪白的雙腿在空中踢騰着，隨即翻落在地面。

狂四郎緩步走到女郎面前：

「妳跟我說下十八層地獄，究竟是什麼意思？」

「我恨死了耶穌！」

「我又不是基督徒！」

「不管你怎麼說，你總不能換一張臉吧？」

「臉？」狂四郎的眼中流露出一道暗光。

「我曾經有過海誓山盟的男人，不知是什麼因果，當他到南方做生意，去了半年的時間裡，就被耶穌教迷住，回到江戶後，根本就不理我，有時候就擺出一個青銅做的像，而且口中唸唸有詞。有一次我趁機偷看一下，原來是叫什麼瑪麗亞的女子，我可氣火了，男人被瑪

麗亞搶去了，那麼我就搶他的叫什麼耶穌——當時我就下定了決心。」

「搶耶穌？搶到了嗎？」

「嘻嘻嘻嘻，這是女人的執念，我果然搶了耶穌來，每晚在愛撫他！」

——這個女人恐怕是精神失常吧？

女郎對著啞口無言的狂四郎笑了一下說：

「先生，你先聽明白，我可不像剛才的姑娘，一點毛病也沒有。只是愛撫用銅做的耶穌，但那畢竟是不如活生生的耶穌，所以才來找你呀！」

狂四郎明白了。這女郎是該神密的耶穌信徒那裡，偷來了面貌與我相似的耶穌彫像。所說的愛撫可能就是用脚踏或吐口水來發洩心裡的氣憤吧。

又剛好在那裡看到了我，認爲是「活耶穌」，就做爲報復的對象了吧。

剛才的姑娘所發出的暗器，若是普通的人根本無法躲開它，這個女郎就是在利用她。可是站在狂四郎的立場，這是一件又奇怪又困擾的事，可是，失去男人後的女人心不是用常理所能判斷衡量的。如此想來，這個女郎異樣的行爲應該是值得同情的。

「好吧！」狂四郎微微笑了一下，應允了。

「妳想刺殺我的企圖似乎失敗了，順便就充當活耶穌，接受愛情吧！」

「我早就料到會這樣的！」

女郎帶狂四郎去的地方，果然不出狂四郎所料，正是瘋女跌落之處——土墻裏的房子，看起來像是大侯主的府邸。

三

在發生這事的前一刻鐘，一頂轎子來到府邸門前，從轎中出來的女人，衣着雖樸素，却可以看出是標準的當地商人婦，年齡大約在三十左右，皮膚細緻潔白，成熟而豐滿的身段，氣質裡蘊含着由富裕生活中培養出來的風采、味道和風騷的歌妓有顯著的不同，她的魅力使男人爲之神馳！

「是這裡嗎？」女人帶着疑惑的口吻問道：

「錯不了，夫人您是第一次來嗎？」轎夫應聲回答。

「啊！簡直就像侯主的府邸，難波屋也眞是發了大財。」這位夫人不勝感慨，抬頭望着雄偉的房屋。

進了門口，出來一位中年的伙計。

「歡迎夫人，請，請進——」口氣謙恭、態度誠懇地請她入內。

一進入房間，就傳來陣陣輕微的伽羅香味，顯然一切佈置都十分講究。

隨後走進來了一位廿四、五歲，有着優伶般風采的商人，這位夫人因而更覺意外，只見

那人微微說道：

「我是難波屋，今天是我們第一次見面，如果見不到夫人一面，我是絕不回大阪去的，因爲夫人的高貴儀態在大阪早就十分有名了，今日一見，果然是名不虛傳！」

「京方的人眞是能言善道，今天蒙受先生邀請，眞不知如何感謝！」

日本橋北岸鞘町川岸有家船運行「利倉屋」，夫人就是那「利倉屋」的女老闆，名喚阿通。三年前夫人的丈夫六兵衞去逝，由於她也頗具不讓鬚眉的氣字，因此就掌管了一切業務。

同在鞘町川岸的錢屋和利倉屋一樣，都是承運大阪、攝日泉和京都等地的貨物，同時也承運公家及各侯主的貨物，是當地的兩大船運行。

在鞘町川岸，由於輸進之什貨激增，許多腰板和雙輪板車，在渾壯的么喝聲下運貨，這種集集然的光景已成爲江戶名勝之一了。

可是——

去年秋天，利倉屋有八艘千五百石貨船，遇到暴風而擱淺，因此在經營上出現了困難。更麻煩的是貨船遇難後的處理。若只是差份的損失，却常由於開標價與成本之更距而爭執不下，何況若貨物全濕時，賠償問題則更爲棘手。

利倉屋的貨船在運輸難波屋的新棉花時遇海難。每年秋季從大阪運來新棉花的貨船，在貨船業務中算是最利市的，其景況極爲熱烈，第一艘到達的船，就由船主們穿着紅衣、敲着鼓到貨主家慶祝，因爲第一艘到達的船，翌年便有優先裝貨的權利，這是當時頗爲講究的運道習俗。

運輸新棉花的船遇難，貨物全部浸海水，利倉屋多年的信譽因此一蹶。

利倉屋的女老闆阿通因此寫信給大阪難波屋，請求明年再把貨物交給利倉屋承運，再給她一次機會，阿通並且最後說道：

「利倉屋是死是活，全看難波屋的決定了！」

而這位掌握了利倉屋生死大權的難波屋主人，突然來到江戶，並且要求見阿通。阿通絲毫不敢遲疑，急急忙忙趕到。

話說阿通和難波屋共處一室，送來酒菜以後，阿通接受敬酒，難波屋始終面有笑容，看來在應酬方面是十分老練的。

酒過三巡，阿通臉上現出紅暈，心裡所忐忑不安的事已經不成爲問題了。

「說起來我們兩家的來往也相當久了，你聽說過第五代將軍時代的故事吧？」

「妳是說比賽華麗衣裳那件事嗎？」

第五代將軍綱吉之時代，利倉屋和難波屋早就是生活豪華的大戶了。利倉屋居家在照降町的大宅裡，倉庫中貯藏了萬貫現款，老闆白大太平日喜看華裳美服，生活極其虛榮浮靡。

而顧客難波屋的夫人，也是極講究享受的奢侈女人，每日只爲美食錦衣而操心。利倉屋的白太太因此心裡頗不是滋味，於是寫了封信給難波屋夫人，提議比賽雙方的華裳美服，隨後她本人亦抵達大阪。

地點選定在京都清水寺。

難波屋的夫人穿着繡有皇宮圖案的緋繻子，優雅精緻。而利倉屋的白太太則披着黑色雙層披風，披風上染畫着南天的大樹圖案。當她們相繼出現在衆人面前時，人羣中一致評論：

「根本不用比賽了，當然是大阪人勝利了！」

但，仔細一瞧，來自江戶的女人，她披風上的南天大樹是用珊瑚珠打碎以後縫上去而形成的圖案。

據說，利倉屋的老闆娘是得意洋洋的回到了江戶，那眞是名符其實的衣錦榮歸了。

兩家之間有如此非比尋常的因緣，而現在，又比剛才邁進了半個時辰，阿通既放下了防範之心，也薄有醉意，舉止自然浪漫起來——

「喝——多——了，我醉了——」聲音和眼波都有無限的媚態！視線一直未曾離開阿通的難波屋終於逮到了這個好機會，他俯近身體，說：

「夫人，在商言商，妳要我把貨物交給利倉屋運輸，可以！但我有一個條件——」

「我一定答應的，你說吧！」

「我請妳睡在我家的新棉上！」

「……」

阿通睜大眼睛，全身起了一陣顫慄。

「夫人，妳不願意嗎？」難波屋再逼進一步。

「不，不——」阿通已經缺乏搖頭的力氣了。

△　△　△

隔壁房間早就備妥等在那兒了，臥塌上舖着三層軟綿綿的墊被，看起來是極爲舒適呢！阿通只須寬衣解帶，閤上雙眸，把雙手放在胸前，躺在柔軟的新棉上，其他的，就是任難波屋隨心所欲地去撩撥衣裙了。

他伸手掀開裙擺，雪白細膩的雙腿展現眼前，阿通獨守空閨有三年，寂寥的情感使得皮膚散發誘人的香味和色澤。阿通毫不抗拒地任他撥開她的雙腿，腦海中盡是想到貨船運着新棉花到達時的熱鬧景況。

難波屋雖年輕，却不是初生之虎，前戲的動作細膩又執拗，當他吸吮着阿通的唇、乳房以及下體時，阿通忍不住發出聲音並扭擺身體，可是甚感詫異的是他竟遲遲不進到自己的裡面來。

然後，最使阿通感到羞恥的，他到了眞正那時候，却只維持了數秒鐘便退出了。

阿通在逐漸褪去的興奮中，任自己的身體在雲絮間飄浮盪漾，然後緩緩起身整理衣服，她對難波屋完事之後立即走出房間雖有不滿，但這次交易挽救了瀕於倒閉的船運行，這一點又使她頗爲快慰。

此時——

床邊那堵牆突然微幌了一下，露出一扇隱秘的門，走出一位白髮老人。體形雄偉，年輕時必是武士無疑，此刻則扶着拐杖，走路都走不穩。老人後面跟着三名侍徒。只見難波屋急急地走進來，咚一聲兩腿下跪在老人面前，老人看了一眼，點頭說：

「不愧是男妓，使女人快樂的技術眞是高明！」

原來裝扮成大阪商人難波屋的，實際是湯島天神附近茶樓裡的男妓，當時的男妓幾乎是全由大阪來的，這也是大阪方言受到歡迎的原因之一，所以這個男妓僞裝成大阪商人是絲毫不會露出破綻來的。

「我的表演還算好吧？」男妓惶恐的問道。

方才已經點頭稱許過的老人，此刻却又不置可否，只哼了一聲。

四

帶着狂四郎進入房間內的女郎叫阿仙，他們進來共臥在同一床被褥上只不過半個時辰光景。

像這樣自願把身體展現在男人面前的女人，狂四郎已經見過不計其數，他端詳了一陣，正想接近她，遠遠傳來奇異的喊叫聲。

那是方才那位瘋女人的喊叫聲，繼而又大笑着在屋外奔跑。

——奇怪，她難道沒有受傷？

狂四郎大惑不解。突然，一線靈感閃過他的腦際。

——哦！原來是這樣，我明白了。

狂四郎以迅速的動作用脚踩住阿仙的一隻脚，然後用手抓起她的另一個脚踝，用力一扯，似乎要把她的兩腿撕開。

「妳可是說過要每天愛耶穌的吧？」

阿仙的臉上出現了恐怖和狼狽的表情。

「或許是妳把女人痴戀中的怨懟，想由這些愚昧的行爲中得到自我滿足吧？可是，愚昧終歸是愚昧罷了！」

話剛說完，狂四郎猛然伸手向阿仙的兩腿之間，倏地拔出一座耶穌彫像。

狂四郎又以快動作起身向床邊的墻裡喝道：

「藏在裡面的先生，請出來吧！」

墻開啓時，三名武士一躍而出，倏地砍殺過來，却都敵不過狂四郎握在手中的耶穌像，一被耶穌彫像擊中鼻樑就倒地不起。

狂四郎轉身向着拄拐杖的老人冷笑道：

「俗話說老人好强，眞是一點都不錯，可是啊——用來做爲回春的手段未免太陰慘了。要嘛，何不叫那瘋姑娘脫光衣服，白天在院子裡跳舞？」

實際上，這個老人想回春的願望可以說是非常迫切的，唯一的孫女正發瘋，連招個孫女壻的希望都等於零，爲了不使五千石家祿斷後，無論如何也要再生個兒子。

尼姑庵春情譜

一

這是個非常奇特的要求。

狂四郎受了武部仙十郎的請託，到德川將軍府出納官堀大和守的官邸以後，主人偕同寵妾一起出現在書房，提出怪異的要求。

大和守雖已屆臨老境，却仍擁有年輕人般澄澈的眼神和溫柔的容貌。

「據說你的魔劍所向無敵，同時你經手過的女人也不少——」

像這樣第一次見面的開場白是頗令人訝異的，但他的聲音平穩，抑制了聽者不快的情緒。

狂四郎面無表情回答：

「隨心所欲的生活了十數年，類似這種事是難免會有的，所以我不否認。」

「那麼，你必定頗富使池塘春草滋潤的技術了？」

「是，少許——」狂四郎神情泰然。

大和守不覺露出安慰的笑容，介紹了身邊的寵妾八重和狂四郎認識，然後說：

「有件事要拜託你，就是關於八重——」

八重看來是在雙十年華，細長的丹鳳眼散發淒艷的光澤，頗有紅顏薄命的味道，却也由此而使身上每一處都產生妖艷的魅力，像是似火的熱情藏在冷漠蒼白的皮膚下。

她從肩膀一直到放在膝上的手形成的圓滑曲線，使狂四郎大感興趣。「腕白膚紅玉荀芽，調琴抽線尖鋒露。」韓偓筆下描繪纖纖素手的美態，恐怕就是眼前這位女人的最佳寫照。

「來到我這裡已經快一年了，然而，欲探東郊春，櫻花未見開……」

「……」

「怎麼樣？我把她交給你，設法使她了解春情吧！」

這種要求未免太匪夷所思了。

更不可思議的是狂四郎絲毫沒有訝異的表情，神色冷漠的看八重一眼。

八重低着頭，一動也不動。

「只要她同意了，我就沒異議！」狂四郎道。

「八重不會不同意的，這件事就拜託你了。——你知道，如果女人能够感受到性的喜悅，這才是很有意義的事！」

在封建時代裡，由於筑箭大儒見原益軒所倡導的「七去三從」，號稱「女大學」，使婦女不敢越雷池一步，生活毫無生趣可言。

譬如，「女大學」中有一條——

凡婦人心裡之惡疾爲：不隨和、怨恨、毀謗、妬物與知淺。犯此五忌者，十有七、八，是婦人不及男人之處也。（中略）女爲陰也，陰是柔暗，故女人與男人相比乃愚昧之擧。女人亦不知目前應做之事爲何（中略），古法中，婦女產生三日臥床下，此卽男比天、女象地之故，必需以夫爲先自己爲後（中略），受侮不憤怒，要能忍耐——

以這種思想做爲道德之根本澈底遵行，心目中只有家庭、父母、子女、丈夫，完全忽略自己做爲人的權利，這樣的女人被視爲貞女和節婦。

大和守如此委託狂四郎，對八重而言應該是最大的侮辱，可是，八重連抗議的權利都不許可。

狂四郎拒絕帶侍女和乘轎子，僅偕同八重一個人離開了大和守府邸。

二

或許，把寵妾交給一個無賴浪人的大和守必然是個冷酷無情的人，但事實上，太和守以賢明而聞名呢！德川將軍府政務總管之一的水野越前守忠邦爲一得力之幹才，而且善於躲避

三端（文士之筆端、武士之劍端、辯士之舌端），不與人爭，不濫用利器，凡事禮讓，始終未走錯一步路，做爲財務官員是最理想的人選。

流傳着這樣一段逸事——

十六歲時首次由江戶回到信州飯田城時，有一次騎馬從飯田到川路村之開禪寺遊遊，他比隨從早些到達開禪寺，就信步走出山門，在路邊坐下等待隨從們，他毫不留意地坐在米袋上。這時一位老婆婆走過來，帶着責備的口氣告訴他說這些米是要送到城裡給侯主的年貢米，即使是武士也不應該隨便坐在上面。他很爽快地站起來，立刻道歉認錯，這時隨從正好趕上，老婆婆才知道他是城裡來的少主公，不禁大驚失色，口中喃喃自語地踉蹌返家。他回到城裡第二天，就差人把老婆婆請到飯田町會所。老婆婆誠恐惶恐地來到，却沒想到所受的禮遇甚佳，由於少主公十分讚賞他的行爲，特賜金錢一貫。

上述是他少年時期的逸事，在他繼承父職之後也有一段傳說——

近身的侍童舘野弦藏，誤把古董花盆打碎，急急忙忙向侍童總管小林儀兵衞報告後，很不安的等候發落。小林立刻到主公面前呈報弦藏疏忽之事。據說，大和守聽取報告以後，認爲任何人都難免會有過失，所以不必追究了，並順便告誡小林說：

「你身爲侍童總管，遇到這種情形只須說有人打破花盆，不必指出是某人。」

他絕不因自己的權勢而傲慢，各諸侯每半期呈送來的千數百兩金錢，他絕不中飽私囊，全數分贈部下。

當侍童在燙衣服時熨斗過熱，他就會勸他們小心溫度，免得縮短了衣服的壽命。原因是每年一度清理衣櫃，總要把舊衣服送給他人，大和守躬心他們領了衣服以後穿不了多久。

後來他又升官進爵，是一個找不出瑕疵的精明能幹之人。

這樣完美的人物，竟把自己的寵妾交給無賴的浪人。

三

八重被帶到小日向，在一座面朝江戶川堤岸的古廟裡，一直跟在疾走的狂四郎後頭，八重不禁疑惑的問道：

「請問——這是什麼廟呢？」

「尼姑庵。」狂四郎簡短的回答，並繼續走着。

廟內尚未見到有其他人，狂四郎也不等人出來就擅自走進書房。

當一名容貌醜陋的佝僂者送進茶水時，八重不禁驚嚇萬分，佝僂者何以知道他們來到而適時送來茶水？她感到十分恐怖。

「這個人原來在公家密探甲賀忍組底下假事，是個最值得信賴的人，託他辦事是最可靠的。如果妳託他辦私事，他甚至不會讓我知道，他甚至可以把別人的秘密帶進自己的墳墓裡

去。」

佝僂者對狂四郎的話聽而不聞，好像沒有耳朵一樣，毫無反應自顧自又進去了。

「爲了使妳了解春情而帶妳到這裡來，並不是要妳拜佛養性，妳要做的只是極簡單的事。」

朝着狂四郎所指的方向看去，那紙門已經打開，庭院雖荒廢，但仍可以看出過去花木扶疏、景象可觀的遺跡。

「從那小門出去有一座茶亭，那裡有個座位，妳在戌時到亥時坐在那裡就行了。」

「……」八重不解地盯着狂四郎，心裡猜想着狂四郎的用意，但仍不得解答。

「過三、四天我再來看妳。」狂四郎丟下這句話就走了。

△　△　△

八重坐在房裡，凉風從院中徐徐吹來，倒也不失清爽。晚餐及寢具都是那佝僂者準備的，八重自然還不肯和他交談，而佝僂者也頗識相地作啞裝聾。當佝僂者準備好一切退去以後約隔一刻鐘，八重仍坐在房中一動也不動，茫然地看着逐漸暗下來的庭院，遠處傳來悠揚的廟院鐘聲，噹——噹……共五響，八重突然驚醒過來，毫不遲疑地去做狂四郎所交待的事，她走下庭院，推開小門。

小門外面果然有座茶亭和石椅，樹上懸掛着幾盞燈籠，散發出幽柔的紅光，氣氛十分曼妙，八重坐在石椅上，眼睛望着茶亭，茶亭有扇紙門半開着，裡面似乎沒有人，在暗淡的燈光下，飄來陣陣茶香。

不久，紙門上出現了人影，是個包着頭巾的尼姑，當她坐下來時，八重可以看到她一半影子，雖然無法分辨年齡，但舉止很優美，端茶的動作都是經過良好調教出來的。

此時，草叢中突然傳來簌簌地響聲，一條垂頭乏力的老狗步履蹣跚地從草叢中走出，牠走到茶亭前停下來低鳴一聲，像是通知亭內的人，然後爬上茶亭。

從紙門上的影子移動，可以看出牠正向尼姑戲耍的情景。

「嘻嘻……你這調皮搗蛋鬼又來了……」茶亭內傳出尼姑輕細的笑話，紙門上的影子坐姿也放隨便了。

突然——八重的身心均受到莫大的衝擊。

尼姑的身影躺臥了下去，從開着的那扇紙門露出膝蓋以下的小腿，而後裙擺也掉下來，貼身的內衣像是被撩上來，八重凝視着，心裡正起伏不定在悸動。

「嘻……嘻……小白，小白，不要急嘛，我會給你的！」尼姑發出嬌柔的聲音，在榻榻米上露出下體，而後竟頗有規律地款擺起他的胴體來了。

八重產生了極强烈的欲望，想看看那被紙門遮住的部分。八重的身體有了反應，全身倏地起了難以忍受的渴望，臉上像喝醉酒似的泛紅。

四

第二天，當八重在戌時離開房間時，聽到庭院裡傳來脚步聲，她躲在門後窺視，看到有一個人以輕巧的步子走過去，由背影看來雖是女人，而八重這一瞥，心裡頭不禁叫着：——是半四郎。

八重也是個生活在「晨起閒談話戲子」的人。

當時梨園裡的雙美是菊之丞和半四郎，這大名鼎鼎的其中一人，八重怎可能會看錯呢！半四郎的容貌清艷，演技洗鍊，他會飾演的女主角經常受到女戲迷們瘋狂的喜愛。把戲中臺詞生活化、使戲劇表演更接近人生，這個重大改革，半四郎功不可沒。

歸依彌陀，點燃法燈手執唸珠的人，竟不能忍受孤獨深院，而成爲靠老狗來排遣淫欲的尼姑。就連劇照也被視若瑰寶的坤角，原來避人耳目的來到這裏。

八重心中莫名的情緒在翻騰，她對那個使自己看到這一幕幽會圖的半四郎感到十分氣忿。可是隱藏在她心裡熾熱的情感，使她無法控制地向茶亭走過去，走近茶亭後，八重心裡更焦急不安，紙門緊緊關着，影子已合而爲一，似乎是不願有人看到，影子又躺臥下來，消失在紙門下的木板處，使她再也無從窺視了。

然後是輕悄的笑聲，寬衣解帶的細碎聲，當進入一段較長時間的寂靜以後，突然傳出斷斷續續喜極而驚心動魄的呻吟。八重極力忍受全身的顫慄，她把雙腿夾緊，兩手緊抓着衣角，口乾舌燥，胸口怦然跳動，心臟像要從口裡跳出來一樣。

「半……先生……」像夢囈般的聲音由醉陶的漩渦中傳出來，八重忍不住雙手掩耳，她已經不能再待下去了。

當八重的身影消失在小門後面，在茶亭旁邊的樹林裡，狂四郎飄然出現。而茶亭內淫蕩的聲音仍然持續不斷。

狂四郎走到茶亭前，一聲不響地拉開紙門。

出乎意料之外地——躺在臥榻上的只有半四郎一個人。他枕着自己的手肘，一個人演出了兩個人的角色。

不錯，前一晚那個和老狗在一起的尼姑也是半四郎的演出。

狂四郎對正在坐起來的半四郎笑道：

「辛苦你啦！果然不愧是手屈一指的坤角，高明、高明，實在太高明了！」

「那裡，能爲眠先生效勞是我的榮幸呢！可是，眠先生——」半四郎帶着揶揄的口吻說：

「你這樣讓她看男女相悅多麻煩！不如按照大和守之託，由你直接傳授妙方給她，不是更有效而省事嗎？」

「不管什麼事，我都沒有親自教授的好心腸！」

「可是，你已經答應大和守了啊！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的道理你應該知道，而且，這種男女之間的事是不是看一看就能領會其中奧妙呢？我認爲大有疑問，還是應該實地演練才有效！」

「你說的對！」狂四郎笑着點頭同意他的說法。

五

第三天黃昏，狂四郎來到八重住的房間，對八重說：

「從今晚起，妳就住到茶亭裡去。」

八重抬起頭，嘴角動了一下，似乎想說什麼，繼而又無言地低下頭去。

「我有件事要說明，並非我要把妳丟在這裡，而是有重要事情必須離開江戶七天，這七天裡妳就自己一個人在茶亭裡生活，想了解男女間奧妙事，這是須要一段時間的，俗話說花兒逢春開放，到時候妳自然能懂。這七天仍然由佝僂來照顧妳的生活起居。」

△　△　△

過了五天。

——就是今天晚上。

在茶亭中居住的八重，隨着太陽下山，黃昏的來到，心中期望之情躍然而出。在她住進茶亭的第二天就開始有了慾望。

經過三個孤寂難挨的夜晚，八重連在白晝裡也變得焦躁不安，到了黃昏夜幕低垂時，那焦躁變成了期望，在分秒難熬中等待。

夜半，鐘敲三響，期望變成失望，苦惱的心情顯現出來。

——今晚又虛渡了！

她仰臥在被褥上，圓睜的眸子在暗夜中發亮。

突然，小門被打開的聲音，然後一片靜寂，沒有脚步聲。而後，輕敲紙門的聲音，八重按着跳得厲害的心口，拉開紙門。一條黑色的人影一閃而進，拉上紙門後轉身一把抱住八重。八重喘着氣的嘴唇被用唇堵住了，就這樣，時刻靜止在互擁的感覺裡。

鬆開了嘴唇，男人低聲問道：

「佝僂者來告訴我……他可靠嗎？」

「不會有問題的，你放心！」八重慾火中燒。

男人抱起了八重，走向臥榻的被褥裡。

才躺下，兩人又瘋狂似的糾纏一起。

似乎天地靜止了。但是，瞬間——

細細地響起打火石點火的聲音，繾綣中的男女愕然停止動作。而油燈的光亮驅走了黑暗。

像幽魂般的狂四郎站在油燈邊，那種驟然而降的聳然氣氛，使這一對男女的身體殭住了。

狂四郎輕輕一笑，道：

「我先說明，你們的幽會可不是佝僂者告的密。事實上，你們正按照我的計劃行事呢！」

八重臉色有顯著的變化。

「想想看，那麼幹練的主公怎麼可能把寵妾交給無賴浪人呢！大和守因公忙無暇給予女人滿足，而夫人天性淫惡，一羣侍女也都是姦惡之輩，加上總管也非善類，這一來內情必然紊亂，大和守大人對寵妾能不小心提防嗎？」

狂四郎看了八重一眼，繼續說道：

「當大和守大人發現他的寵妾和奸佞之臣私通，背叛了自己時，他想到用一個萬無一失的方法找出那個奸夫，這一着棋下得實在高明。喂——高遠小三郎，我看你是奉總管之命，想利用八重來毒害主公吧？我沒說錯吧？」

在星光閃爍的夜空下，當狂四郎以圓月殺法解決了高遠小三郎的同時，茶亭中的八重，正用匕首在喉嚨處刺下她致命的一刀。

戀慕幽靈

一

七月十三日迎魂。

在這天的黃昏，不論武家、商人，都搭起魂棚以祭祠歷代祖先及有緣無緣的鬼魂。有錢的武士，在寺廟及墓前點著燈火，好像迎接活人一般，用家裡定紋的燈火，引回家裡。

武家打開正門，從大門引靈回家，嚴肅的將靈魂迎接到佛堂。商家的主人、管家及佣人，在店門口排成一列，迎接先祖的靈魂，而後擊鼓喊著死者的名字。

鼠小僧次郎吉化粧成賣竹子的小販，他背上的東西已經空了，其中一大半是免費送給窮人的。

——今晚若是被人逮捕，一定會變成回回院裡的無緣佛。

鼠小僧以骯髒的手巾蒙住臉，他一邊走一邊自嘲地笑著。

他本來要去玉池佐兵衞家自首，他曾去過一次，正巧佐兵衞不在，以後他就沒去了。

——我實在不能死心，今天又正值迎接靈魂的節日。若是不能得知鬼魂的奧秘，我的夜盜生涯可能延長至明年。

走到一家酒店門前，正要走過去時。

「次郎吉——」

酒店裡有人喊他。

——啊！是狂四郎。

鼠小僧很高興地走進去。

「你我都差點做了無緣佛。」

「我覺得很慚愧。」

次郎吉看著坐在狂四郎對面那個長滿鬍鬚的年輕武士，不好意思地說著。

「這位是良介君。」狂四郎居間爲他們介紹。

「他是鼠小僧——」

良介是讀荷蘭書，翻譯「新釋解體書」的一個蘭學醫師。他聽到鼠小僧的名號，並無驚嚇的表情，他拿起一個酒杯給次郎吉。

「他是誰？」

次郎吉靜靜地問狂四郎。

「他是一個專門治療心臟及胃的醫師，他對今晚的事情，一點也沒有興趣。他認爲世間根本沒有靈魂存在，次郎吉，你認爲如何？」

次郎吉喝完酒，微笑地說：

「我還是——」

「你還是相信幽靈是嗎？」

「幽靈，可能是有的，所以在世間才會有一些奇妙的事情。四、五天前，我曾親眼看見一件很怪異的事。」

二

——在自首之前，我想再做最後一次夜竊，因而藏進大名奧府。

如果在平時我一定會調查，這時誰的興府，並且詳細查看地形。但因這是最後一次，所以我毫不思索的進去了。在這之前，我曾在門前丟骰子，決定如果是單數我即進去，結果果然投出來的是單數。

這一座屋敷並不寬敞。可能是年俸三萬石祿程度的屋敷。

我從天花板一直潛進大興，但是房內很肅靜，一點聲音也沒有，我感到很意外。當我來到內室——

在那個地方——

有一個很美麗，又有氣質的少女，穿著白色桔梗的睡衣，靜坐在緋縮緬的棉被上。

時間已過亥時，她好像在大和錦被上坐了很久的樣子。從我進來以後，她一直坐在那裡。最令人不解的是，她的身軀被繩子綁著，柔軟的手和胸，脚都被繩子緊緊綁著。

奇妙的是，在她臉上却看不見一絲痛苦的表情，她很優雅地坐著，似乎在期盼著什麼。

我被這奇異的場面吸引住了。我呆立在那兒有半刻之久，一直看著她。在這之間，少女一動也不動，她一直保持同樣的表情。我心裡很納悶，就跑到別的房間去看看動靜。這時候每一個房間都已經熄灯，只有走廊上的燈在風中微微搖動，屋內靜悄悄的，想必大家都已進入夢鄉了。

少女和剛才一樣，仍靜坐看著天花板。

我當時曾想過她可能發瘋了，可是她的氣質、容貌却令人無法將她和「瘋」字擺在一起。

她的眼睛有時會眨動一下。

實在是很奇怪的情景。

我下決心不見到結果一定不回去。因爲我是賭著生命來的，於是我就坐在天花板的橫條上，靜靜等候著。

我忽然發現她的穿的衣裙，是在祭日時才這樣穿著的，這位少女爲何會穿喪服，整夜不眠？

過了一會兒，走廊上傳來脚步聲。我放鬆的精神又立即緊張起來。

這時候——

石町那裏，傳來子刻的鐘聲。

那人打開紙門，原來是一個老女侍。

「小姐，時辰已到。」

老女侍坐在她面前，雙手放在地板上，向她行一個禮，臉上掠過一絲不安的神情。

「今晚如何？」

這樣問她。

被詢問的少女，好像大夢初醒般，輕嘆一口氣。

「我從明天起，不再這樣做了。」

她以軟弱的聲音這樣回答。

老女侍有點著急。

「不行，不能讓亡靈纏住妳，再忍耐幾天，請妳忍耐幾天下去好嗎？」

「妳說暫時忍耐，到底要忍耐到什麼時候？」

「爲期四十九天。只剩下八天了，馬上會過去的。」

「眞是這樣嗎？」

小姐以虛弱的眼色看著老女侍。

「奶媽，我若是活著，新十郎的靈魂必定會出現吧。」

「小姐！」

奶媽好像要阻止她說下去，但她搖搖頭。

「不要緊的，反正我覺得死亡一點也不可怕，新十郎若是那麼愛我，我願意與他一起墜入黑暗中。」

「小姐妳爲何要說這種話，絕對不行。無論如何，不能被亡靈俘虜，我松江絕不能讓妳這麼做，妳好好休息吧。」

奶媽一邊勉勵她，一邊爲她解開繩子，好像怕傷害了她似地讓她輕躺在床上。

至小姐靜坐時，房間內的小香爐點著香，奶媽進來時，煙霧已散。

奶媽將屋裡的燈關小一點，剎時整個房間暗下來，此後未再發生任何事情，直至天亮。

三

「你以爲如何？關於亡靈。——」

次郎吉歪著頭問，狂四郎對他微笑。

「隔夜你又去看了，是嗎？」

「不錯，……因爲有生以來從未聽過亡靈，所以想在結束工作之前，去見識一下。」

「出來了嗎？」

「……沒有。五點時小姐進入房間，奶媽隨她進來，將她綁起來。四個香爐點著香火，除此之外，沒有什麼變化，這位小姐看著天花板靜坐，這樣而已。

子刻一到，煙霧即消失，老奶媽又進來解開繩子，一邊勉勵她，和前晚完全一樣。」

次郎吉說到這裡，靜靜喝著酒的蘭醫笑起來。

「那裡會有鬼魂出現，我認爲這世上根本沒有亡魂！」

次郎吉沉默不語。良介向狂四郎說道：

「嗯，老師，畏懼不存在的亡靈，每晚將自己綁起來，這不是神經病嗎？」

這個小姐就是丹波綾部城主九鬼式部少輔的女兒里姬。

九鬼家每年都要獻上竹筍給將軍家。

今年依然如此，照例，九鬼家在本國選了竹筍交給使番佐納新十郎，用快馬送到本丸。

新十郎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他代隱居的父親繼承家門，漸漸成爲一名使番。對於獻上物品的任務却是他第一次擔任的。

新十郎進入本丸，來到御納戶頭伺候，拜託茶坊主頭請御用番老中來檢查獻上物。但是到下城的時刻，仍無消息，著急的新十郎捉住茶坊主頭，責問他爲什麼不傳遞消息。請御用番考中來，茶坊主頭，只是冷笑不理會他。

新十郎那天只得再將竹筍帶回來。

新十將經過報告家老。

「當時獻上物應該要拿給御奏者番家才可以。」

家老這樣指責他。

事實上，獻給將軍家的貢品要直接拿給御用番老中檢查，只有十萬石以上的國王，以及準國主才具備這等資格。以一個譜代三萬石俸祿的小大名九鬼家要破這個慣例是一件大事，所以被頭番嘲笑，也是預料中事。

九鬼式部少輔聽到家老的話，流下眼淚。只有斬了新十郎，才能免除世人的嘲笑。

新十郎切腹的場所在下屋敷的庭院，新十郎希望切腹的時刻選在亥辰，那是他母親十年前去世的時刻，他的希望也獲准了。

家中唯一的美丈夫，又是文武拔羣的新十郎，使人們增添了哀思。

武部少輔命令他女兒里姬在場任監察官。

新十郎的切腹很壯烈。

穿著白衣服，靜靜出現的新十郎。

在空濶的場所，所設置的板屋根假屋，白緣的榻榻米四尺四方，圍上白布，他坐在中央，介添人端出最後的水給他喝，又召來和尚唸經，新十郎看主君一眼。

「我這次蒙昧不明的舉動，使得主君蒙受侮辱，雖是萬死也不足以謝罪。」

「像我這種深罪之軀，能賜我這樣的死座，……再沒有比這更厚恩的了。希望主君百歲，仁政千載，這是我最後的祈禱。」

這時坐在父親身邊的里姬，視線模糊，新十郎白色的身影在這時刻，顯得格外孤獨、悲壯，使她忍受不住。

新十郎用二張形原紙卷好小刀，他抬起頭。

在這瞬間——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他與里姬四目交接。

里姬全身戰慄。

新十郎以刀鞘左腹切進，肚皮漸漸叉開，又向右腹一直割進去。

新十郎倒了下去，同時里姬也失神而倒伏在地。

「……可能是因果之故，從那晚起，小姐就被亡靈纏住。」

鼠小僧邊笑邊說。

隔夜亥刻，穿著白衣服的新十郎，出現在里姬房間。他對里姬說：

——我早對妳戀慕在心，要切腹時，我與妳四目交接，才知道你是當我妻子的宿命，幽明境雖然不同，但我無法改變戀慕的心情，希望妳放棄世間，與我一起至冥界。

里姬起初是因害怕而顫抖。

但是後來，那種恐怖愈來愈淡薄，好像有見見美丈夫的誠意，里姬的的神志已快被亡靈吹引過去了。

在白天，里姬的精神恍恍惚惚，對什麼事都提不起興趣。周遭的人漸漸察覺到這種變化。

奶媽松江聽到這件事很擔心。於是她開始用繩子綁住里姬的身體，在房間四周點著除魔的香火，預防亡靈靠近。

也曾請來修驗者在新十郎切腹的地方察看。召來名醫治療里姬，也用過蘭醫的處方，向名山靈場要回靈驗的符咒貼於房中，但都沒有奏效。

亡靈每夜出現在里姬房內。

雖然亡靈並沒有進一步侵犯到里姬，所要說的話似已說盡，始終無言地站在里姬面前看她。

更奇妙的是，里姬漸漸產生等待辰刻的心情，她未開口，二人只是對坐，便會覺得很安慰。

因爲她出嫁的日子已漸漸迫近，不能讓這件事情流傳出去。

「怎麼樣，眠先生，你有斬亡靈的秘劍嗎？」

良介這樣問他。

「可能有也說不定。」

狂四郎這樣回答。

「好像在房屋四周所燒的香是錯誤的，點上陽香，陰氣就會過來。柳木是陽木，所以會吸收陰氣，幽靈卽會出現。叫他們燒陰香看看，這樣可以集合陽氣，亡靈可能會消失，也說不定。櫻花樹是陰木，所以可吸收陽氣。次郎吉，你既已插手，再努力一次如何？」

「我知道。」

次郎吉用力地點頭。

年輕的蘭醫嚇了一跳，他愕愕地看著狂四郎。

他心想，根本沒有幽靈的存在，頭腦比自己聰明的狂四郎，爲何相信這個意外的事情。

「最有效的陰香在伊血子修驗院御嶽坊內，你扮成九鬼家的佣人去向他們要，你可以把亡靈的事情坦白相告。」

四

今晚里姬的身體仍被綁著，她在床上靜候著。

在她意志中，她很明顯的等待亡靈的出現。

四個角落的爐香嫋嫋地上升。

里姬心中微微地跳動。

這時，亡靈在眼前六尺地方，朦朧浮現，這也是很平常的事。

里姬的眼睛靜靜看著。

今夜和往常不同。

紙門被人打開。

穿著白衣，一身白色裝束的亡靈，慢慢移過來，他的臉用白布包著。

那些軀魔的爐香，對他似乎沒有什麼作用，他拿著小刀將里姬身上的繩子割斷。

里姬早已覺悟。她顯得十分鎮靜。當亡靈的手伸過來，她就默默地站起來。從那寬濶粗糙的手掌傳來一陣熱意，她覺得很意外。

被拉到庭園時，她的心裡忽然浮起一種從未有的感應。

——他一定不是新十郎的亡靈。

「嗯——是誰？」亡靈低喝著，迅速停住脚步。

在切腹的假屋地點，有一個黑影靜靜站在那裡。

黑影雙手插在懷中，身體慢慢靠近。「你是新十郎的亡靈嗎？」

「……」

「眠狂四郎要來殺你。」瞬間有如斷氣般的靜寂，亡靈退了二步，好像野獸般跳起來，刀子一飛揚，閃電似地斬殺過來。

像慧星般的白光，落空於閃退一步的眠狂四郎身旁。

就這樣……亡靈斬下來的姿勢向前踏了二、三步。

不知什麼時候，拔刀的狂四郎，手裡拿著無想正宗。

狂四郎用手拭擦刀刃的血漬；然後慢慢將刀插回腰間。被腰斬的亡靈就這樣倒下去。

次郎吉化粧成九鬼家佣人，到修驗院御嶽坊說破亡靈的事。正大規模進行陰謀的黨徒，那裡肯放棄這個大好機會。

果如狂四郎所料，假亡靈果眞再度出現，想來帶走里姬。

狂四郎答覆蘭醫，他以秘劍斬了亡靈。

看到亡靈被斬的瞬間，里姬的神智又恢復了正常。

新十郎的形影，在日後的歲月中是不是還佔著里姬的心靈，這事却與狂四郎無關了。

鷹與鶴

一

霖雨後的晴空陽光普照大地，但是武藏野吹來的微風很凉快。

這裡是——西南郊駒場野、丘陵、森林、原野都和古代一樣，毫無變化，這裡好像是野豬、狐狸、鹿所住的地方。

事實上，在涉谷的駒場野，野豬會出來破壞農作物，使百姓感到困擾。

從家康時代開始，將軍家造了狩獵場，在廣漠的原野，只有二、三條小徑可供百姓出入之外，其餘的道路則禁止外人出入。

秋的鶉狩和春的雉狩是將軍吉宗時，公儀必舉行的年中行事之一。

在駒場野的森林陰處，眠狂四郎穿著黑衣的形影出現，鳥和禽獸都在午睡，四周一片靜寂。

但是有一個人陪伴著他，那人四十來歲，留著鬍鬚，穿著盲木綿的筒袖，好像很落拓的樣子。

他名叫米榮左衞門通賢，他是讚岐馬宿出身。他本是荷役船水主，對於天文、航海、砲術等獨學而得升爲士籍，在高松藩時，在財政、經濟方面努力而獲功績。

榮左衞門最初製造的是輪燧佩槍，他從打火石得到靈感，金石相打瞬間出現火花；但是火花可保持若干時間多好，經由這種構想，所做出來的迴轉鋼輪，是不是用火繩的擊槍。

當時歐洲是燧石槍的全盛時期，在日本高嶋秋帆時，由荷蘭輸入一把拿破崙型的新式槍，經過着手研究後，榮左衞門所做的輪燧佩槍比這個更精巧。

這次——

榮左衞門更加研究運用黃燐，改良製造輪燧佩槍，他帶著試作品給西丸老中家野忠邦。

忠邦命令武部仙十郎試射，仙十郎又叫眠狂四郎代替，兩人一起來。

在江戶市中不准亂放鐵炮，狂四郎選擇了駒場野。

狂四郎回過頭來對左衞門說：

「最近將軍家要來這裡放鷹，禁止打鶉鳥，我去鳥見屋敷後面趕野鳩出來。」

榮左衞門拿下背上的槍。

「我只會製造槍炮而不會射擊，請你幫一下忙。」

「我也並不很擅長。」

狂四郎將槍接過來，漸漸靠近狩獵場和農地間的鶴寄土堤。

沿著土堤有一片楢木疏林，在鳥見屋敷舖蓋著藁葺，沿著土堤的這一大片廣大土地，是被拆掉的屋敷舊跡，在中間有一個相當大的土藏未被拆掉，大概有數千坪的空地，以竹籬笆圍起來。

狂四郎在尋找空中的飛鳥之前，以凌厲的雙眼看著土藏。

在南側壁上，有一個小窗，裡面似有人影。而後狂四郎看著天空。

有四刻半之久，他忍耐著不動。

從森林中傳來飛鳥的聲音，有一隻白鳩飛過樹梢，掠過空地，狂四郎站起來以槍對著天空。

仔細一看不是一隻野生鳩。

狂四郎臉帶著微笑，以槍口對著它。

拿著槍的右手不動，狂四郎回過頭來。

在他的視野中，從鳥兒敷飛出一個禽影。

那是一隻脚上帶著記號的鷹。

狂四郎的眼睛一直看著飛高的猛禽。

——喔，是嗎！

他好像知道將發生什麼事。

在他凝視時，化成黑點的猛鷹橫飛而來。

狂四郎隨著它回旋，成一直線在頭上掠過的白鳩，飛得很快。

白鳩好似朝土藏的高窗飛出去。

——看誰較快。

這是一種刺激有趣的觀感。

白鳩好像再飛一點即可到達窗口的剎那，在上空好像流星的猛禽，向它襲擊而來。

白鳩振翅飛舞幾下，不久墜入草地中消失不見了。

勝利者泰然自在地朝高空盤旋飛去，愈飛愈遠，最後停在鳥見屋敷的庭園上。

二

榮左衞門走到土堤上來。

「將那隻鷹打下來較好。」

他面無表情地說著，好像與他平易近人的面貌不合。脚上帶著紅記號的鷹，是將軍家最寵愛的，一旦被人打下來，他們一定會追查，將那人關起來。

「如果你眞的希望這樣。」

狂四郎面露微笑，隨著到土堤邊的空地來。

第二隻白鳩可能會從森林中飛出來，狂四郎這樣猜測。

——到底如何？

果然經過半刻，又一隻白鳩朝土藏飛來。

同時在鳥見屋敷的庭園，又將那隻猛鷹放出來。

狂四郎端著輪燧佩槍，向著土藏的高窗瞄準。

當白鳩要到達土藏，猛鷹要襲擊它的同時，狂四郎射出一槍。

「喔！」

榮左衞門睜大眼睛，喊了一聲。

白鳩被老鷹擊倒，老鷹也被狂四郎擊中，兩隻鳥一起墜落地上。

「呀，好厲害呀！」

「用弓箭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狂四郎淡淡一笑，將槍給榮左衞門，以很快的脚步回到土藏。

狂四郎進入森林中，有一個十二、三歲，營養不良臉色蒼白的少女坐在草地上，她手中拿著一個竹籠。

少女雙眼充滿淚水，好像要向狂四郎說什麼；籠中有鳥聲，她靜靜地打開籠蓋。

裡面還有一隻白鳩，脚上綁著一個小小的紙包。

狂四郎從籠裡捉出白鳩來看，原來紙包裡是一個熱騰騰的飯團。

白鳩從狂四郎手中飛出，向天邊飛去，這一次未受到老鷹襲擊，向土藏飛去。

這時在土藏附近發生糾紛。

因爲老鷹被人擊落，所以鷹師的情緒很激動，跑過來找榮左衞門理論。

狂四郎注視著少女。

「躲在土藏的人是不是妳父親？」

「是的。」

「妳這樣到此來放鳩已有幾天了？」

「已經十三天了。」

「你帶來的飯團，送進去幾個？」

「只有三個。」

少女回答後掩面哭泣。

在這時——

滿臉凶相的鷹師跑過來。

「將老鷹打下來的是你嗎？」

「不錯——」

「我不會放過你的，這是我們主君寵愛的飛禽，你爲何將它打下來？」

「我別無他意，只是爲了試新式槍而已。」

「住口！你跟我一起到衙門去。」

鷹師拉著狂四郎的右手。

狂四郎左手豎立成刀，猛然劈出，擊中鷹師的臉部，鷹師倒地不起。

三

微風緩緩吹來，吹著在野徑上走著的狂四郎，他爲榮左衞門說明剛才發生的事情。

隱藏在土藏中的是今春，爲駒場野工作的鷹頭師。他叫做滕木三佐衞門，是家康入府以前，在西南郊一帶支配豪族的末裔子孫。他不是普通的鷹師，所以薪俸很高，當然他所住的屋敷也很宏偉壯觀。

三左衞門是名門舊家的末裔，他有著可怕的偏屈性格。

他的這種性格替他帶來災禍，今春將軍家齊來此狩獵，和他正面起了衝突。他被人綁起來，因他的背景不錯，所以避免了切腹的厄運，只是工作被解除，所住的駒場野屋敷也被人拆掉。

但是三左衞門躲在土藏中，不肯離開，眼看著他的房屋被人拆除。以後，三左衞門在土藏內加鎖，一步也不肯踏出門外，不論誰來，他也不肯踏出門外一步。

公儀們只是等著他活活餓死。

將軍派人對他嚴格監視。三左衞門有一個可愛的女兒，她飼養白鳩，將食物送給父親，將軍乃請鷹師在此守候，放出老鷹以襲擊白鳩。

……這些是狂四郎自武部仙十郎處獲知的消息。

榮左衞門聽完這些話，感慨地說道：

「像這樣的門閥之士。當然會對祖父的屋敷有所執念。」

「等一下。」

榮左衞門好像獲得什麼靈感。

「眠先生，關於三左衞門狂氣的事情，我曾聽過。」

「是的。」

「可能在土藏中隱藏著奧秘。」

「這是什麼意思？」

狂四郎對於榮左衞門帶有某種意味的說法；頗感興趣。

「也許我的臆測錯誤，但我認爲在高高的土牆下，有著可疑之處。」

是嗎？

狂四郎好像有點領悟。

那一夜——

狂四郎在隅田堤，回到梅柳山木母寺，他順手寫了一封書狀。

十天前狂四郎收到修驗院御嶽坊强敵，送過來的決戰書。

並未指定日期及場所，這場決鬪已拉開序幕，狂四郎覺得這是一封威脅書，他根本不想答覆，乃隨手撕了它。

今天從駒場野的試射場回來之後，狂四郎忽然有一個很奇特的想法，於是動手寫起書狀。

答示書

鳥窮則相啄，獸窮也一樣。我是一個無賴孤獨的庸夫，窮則變，變則通，許久未戰鬪，所有的敵人都在我掌握中，如果有勇氣到我指定的場所來。我會一個一個的修理你們。貴黨的人數我不計較，武器也任由你們選擇，日期則在後天的末上刻。

場所在駒場野的鶴寄台地。

四

大約有十六、七名武士，浩浩蕩蕩的抵達駒場野入口的疏林中，在鶴寄土堤下，躲躲藏藏的快速前進。

在路途中，最前面的一人上了土堤。

「呀——在鶴寄台地上立了旗幟。」

他發出了這樣的叫聲。

在將軍家有一種規定，當將軍家來此地放鷹的日子，要在此地旗竿上，插上朱色葵紋的染金旗子，如今旗子正迎風飄揚。

在放鷹之前，將軍自身拳頭上的老鷹必須先捉住鶴，以奉獻給天子。鶴是無膽量之鳥，讓它在狩獵場低飛。跟隨將軍而來的家臣，不能全部來此，所以在狩獵場附近的寺院及林野，分段分散着，稱爲御行列。只有鷹師和小姓隨從將軍進入狩獵場，所以在御座所和御膳御所都要插上旗竿。

很意外的是——

今天並不是將軍放鷹的日子，但在鶴寄台地有金色的旗幟飄揚著，在刺目的陽光下發出鮮艷的光亮。

「眠狂四郎到底使用什麼詭計？」

在他們心中產生這種疑問。

他們不敢放鬆地看著四方，四周明亮的靜寂，連一些奇怪的地方也沒有。

了解狂四郎的黨徒，相信他會一人獨自出現。

去年狂四郎向本丸老中寵臣土方縫殿助出示斬妖狀，他一人單身斬入約有一百名敵人的敵陣中；這件事是大家所知曉的。

「眠狂四郎，他可能要以水野忠邦將軍之名來斬殺我們，以報仇也說不定。」

不久黨徒到達那裡，各人找到各人的掩蔽處，靜候狂四郎的出現。

這時候的狂四郎躺在鳥見屋敷的庭前，堆材中的空地上。

今天金八跟著他來，他害怕且緊張，手上拿著一個大籠子，裡面有一隻鶴，那是從鷹師處偷來的。

「金八——」

狂四郎雙手抱著後腦，閉著眼睛。

金八看著他。

狂四郎連一點驚嚇的感情也沒有，好像在安詳地睡午覺。

金八看著他這種悠然的神情，輕輕嘆了一口氣，問道：

「什麼事？」

「你唱一首民謠給我聽，就是你在水茶唱給女人聽的那一首。」

「不要開玩笑，在這危急的時刻，還唱什麼民謠？」

「過去的織田信長，每次在對敵之前，總要先喝一杯，跳一段舞，才上桶狹間的戰場。」

「老師，不要緊是嗎？他們那批人可能已經到達台地。」

「嗯！」

狂四郎靜靜地站起來。

「差不多是時候了，該去了。」

「我走到土藏旁邊，你即將鶴放出來。」

「好的。」

狂四郎靜靜地進入屋敷舊跡，躲在一顆大樹的旁邊，看著土藏的高窗，裡面有一張臉朝外探看著。

是一個如瘋子般，陰慘的形相。

——他好像很怨恨將軍的樣子。

狂四郎心裡這樣想著時，這個形相現出欣喜的臉色。

這時從森林中飛出一隻白鶴，在高空中展翅而飛。

——會不會被人擊落？

狂四郎心中期待著而忐忑不安。

……他的期待並未落空。

突然在高窗的牆壁上，自開口處伸出一隻大砲。

狂四郎的心跳猛然加速。

——那是十貫目玉（口徑一八二粍）的大砲，放在炮架上，回旋俯仰自如，這是先年佐滕信淵研究出來的，後來藤木三左衞門參照如意圖製造出來這尊威力凶猛的大砲。

三左衞門準備用這尊大砲來打擊將軍，所以藏在土藏中，等待著放鷹的日子。

三左衞門看到鶴寄臺地立了標幟，又放出鶴來，心想將軍一定已經到此地來了。

狂四郎靜靜地看著，計算著秘刻。

剎那間——大砲被托進去，轟然一聲，驚天動地，炮口冒著煙火。

狂四郎回頭一看——砲彈很準確地落在金色旗幟下而爆炸，這時白煙、火粉、塵埃與好幾個人的身體齊被轟至高空。

「嘻……你看，你看，你知不知道！嘻……萬歲！萬歲！」

從高窗內發出絕叫，完全像一個瘋子一樣，狂四郎的脚步靜靜地踏到土藏上。

敵人只殘餘六名，其中二名若無人扶持，已無法走路。

他們歪歪扭扭地牽著馬到楢林中，有著淒慘形相的殘黨，看著站在那裡的狂四郎，身體好像化石般，不能動彈。

狂四郎面帶微笑。

「你們若在挑戰狀中，指定日期和場所，眠狂四郎可能會死在你們手中也說不定。對你們計謀，我只有用有計劃的戰法來對付你們，如此而已。善戰者易勝，……殘餘的人正如同答示書上所言，我要殺了你們。我將以圓月殺法，結束你們的生命。」

幾分鐘後——。

殘餘的黨徒，紛紛倒在地上，艷紅的血跡染滿草地。

但狂四郎的形影已不見了。

鼠小僧被俘

一

初秋黃昏，鼠小僧來到一家酒店。他顯得心事重重的樣子，他向酒娘要了一瓶燙過的酒。當那燙熱的酒觸到他的雙唇，他的酒杯劇烈地晃動一下，酒洒在桌上。

他穿著河岸工人模樣的服裝，孤獨地坐在那裡。沒有歸宿的浪子，只有在酒店裡喝一杯才能安慰自己。

這時候，外面傳來一陣騷動。

鼠小僧迅速用一條手巾繫在頭上，掩住左額的刀疤。他睜大眼，凝神地看著外面的動靜。

突然——

警笛ㄅㄧㄅㄧ作響。

警笛聲從五六個地方響起來。

酒店裡的人紛紛議論著。

「發生了什麼事？」

「好像是警察在捉人！」

有些人好奇地跑到外面去。鼠小僧仍然默默坐在那裡。

——我不能只聽到警笛聲就感到害怕。

……無論如何，我非自首不可了。

自己一邊怨嘆，一邊飲著烈酒。這時候——

「聽說鼠小僧在町內被捉到了。」

從街上傳來人們大聲議論的聲音。

次郎吉楞住了，旋即苦笑一下。

——誰會知道眞的鼠小僧在此？

爲了要捉鼠小僧而張了網，但眞的鼠小僧却在網外消遙，眞是一件可笑的事。

這時刻，三個武士進入酒店，查看是否有可疑的人物。

其中一個，是南本所的番場町，人們視爲閻羅王的捕頭勘助，他的閱歷相當豐富。凡是他經手的案子，很少有破不了的；唯獨對鼠小僧，他却一籌莫展。

他下決心要親手逮捕鼠小僧。

這也是江戶所有捕頭的願望。

鼠小僧如魔般的大名，深深印在每一位捕頭的心中。在旗本大身屋敷偷取東西，來去如風，那些捕頭連做夢都想捉他。如今這個看似遙遠的夢似乎要實現了。勘助因此顯得格外振奮。

「喂，抬起頭來給我看看。」

他大聲喝斥著，手持短棍朝次郎吉的頭戳過來。但抬起來的一張臉好像白痴一樣，又流著口水。

「去！」

勘助帶著手下離酒店後，不久又聽到警笛在路上響起。

次郎吉聽到路上捕快跑動和吆喝的聲音。

二

在普賢寺前的一個大廣場。

被視爲鼠小僧的男人，跑到土牆前面，他後面跟著一羣捕快。

他是一個高瘦的年青人，頭上綁著一條頭巾，穿著好像工人的服裝，手中拿著一隻棍子。他估計一下土牆的高度，覺得自己無法在短時間內翻過去，就回過身來，面對那羣追他的捕快。

從他的動作看來，好像學過劍術的樣子。

大約有十七、八名捕手包圍著他，好像要使他不能喘息似的。從左方、右方連續不斷地攻擊他。捕手們所使用的武器是一種叫做「十手」的長鐵棍。這年輕人很鎮靜地將一隻隻十手推開，有的十手被他打落在地。

雖已是初秋，然而在御用提燈照耀下，每個人臉上都流著汗水。被襲擊的年輕男人兩眼澄清而明亮。

「好傢伙！」

「怎麼搞的！」

「再上！」

……

他勇敢地面對突進的敵人，用棍子封住四面八方十手的攻擊。他的劍法顯然是由劍術演變而來，在輕靈中帶有一種沉穩的威力。

在這當兒——

他使出一記橫掃千軍，將圍攻的捕手迫退了好幾步，他趁機朝土牆跑過去。

「不要讓他跑了。」

「捉住他。」

那些捕手，想要擋住他的去路，於是採用左右夾包的方法追拿。

這正符合了年輕人原來的算計。

瞬間——他驀然回頭，從捕手中間直衝過去。

跑了一大段路之後。年輕人慢慢放鬆脚步。

在路中央，有位穿黑衣的浪人形影，手插在腰間，阻擋了他的去路。

「嗯！」

年輕人輕吟一聲，將左足抬起，右手拿著棍子，擺出向下段攻擊的姿勢。

這是捨身攻擊的姿勢，在攻擊的瞬間，棍子可遞至左手，而轉變成上段攻擊。

因爲年輕人已經認出對方是誰了，所以他採取了這種必死必殺的姿勢。

「嗯！」

那人輕輕發出一聲。

而後大聲的對逼在身後的捕吏羣說：

「你們將這個地方交給我就好了。」

「到底你們是誰？」

「眠狂四郎！」

他報上名後，左脚踏出，無想正宗自腰間拔起。

三

次郎吉躲在酒店中不動，經驗告訴他，愈是在危急的當頭，愈是不要輕舉妄動。

——外面好像已經安靜下來。

那人到底是被捉到了，還是逃了？四周靜悄悄地。次郎吉顯得有點暴躁。

——到底爲什麼，會不會人們已經發現那人是假的。

次郎吉反覆想著這個問題。

如果眞是這樣，那麼這地方也不能呆太久。

他站起身來——

這時，遠方傳來警笛的聲音。

他苦笑一下，再坐下來。

爲了祝賀那個假的鼠小僧逃走，他又向老闆叫了一瓶酒。

當酒送到他面前時，他看到有一個人影閃進來。他暗暗警惕著。看清來人，居然是狂四郎。

——老大！

次郎吉興奮的幾乎叫出聲來。

狂四郎也看見次郎吉了，但是他裝做不知道的樣子坐下來。

狂四郎尚未將一杯酒送入口中，一羣捕手走過來。

最前面的就是身材修長，有暴牙的閻魔王勘助。

「眠狂四郎先生。」

勘助注視著他的背影說：

「我特地前來請你，你放走了鼠小僧是什麼意思？」

狂四郎表情木然地拿起酒杯。

「我並不是故意放他走，是他自己逃了，我又有什麼辦法？」

「請你不要說笑，先生，你以爲我勘助瞎眼是嗎？」

「喔，你不是瞎眼嗎？」

狂四郎微笑著說。

「先生！」

勘助的眼神射出凌厲的凶芒，與狂四郎面對面。

「我聽人家說，你與鼠小僧是要好的朋友，是嗎？」

「無風不起浪，你要怎麼想那是你的事。」

「若是你因爲與他舊識而出面干涉，故意放他走，那我將不會放過你的。」

「閻魔王。」

狂四郎靜靜注視著勘助的眼睛。

「你怎可判斷他是鼠小僧？」

聽到這話的次郎吉，背上起了寒意。

——可能老大要暴露我的身份。

勘助好像等著狂四郎這樣問他。

「當然有證據——」

「是什麼證據？」

「他躲入御高家衆，龜山長門守屋敷，偷了松江名工如泥所作的雕刻小盒，送給他的愛人，這就是他的惡運。」

「喔，鼠小僧也有愛慕的女人嗎？」

「他做小偷所得都爲了女人和酒。他怎麼會沒有女人？」

——作這樣的判斷，你眞是個瞎眼的人。

旁邊的次郎吉，在心中暗笑著。

「如泥的盒子，數量很少，先生你大概也知道，窮人家的女兒怎會有這個東西？經過我

們查訪的結果？是一個名叫次郎吉的工人給她的，鼠小僧本名就叫次郎吉。我們這些人三夜未睡，張網等著捉他，這下子因爲你的插手，一切希望都成泡影了，請你給我一個交待！」

「那你準備怎樣？」

狂四郎笑著問他。

「請你到番所來一趟。」

「是非曲直在此決定。我討厭到番所去。」

「像先生工夫這樣好的人，我們用一百隻十手也無法威脅你，所以要你合作，請你到番所來一趟。」

「眞不好意思，閻魔王番所是狐假虎威的地方，稍有骨氣的捕手都早已辭職不幹，我沒有時間與你們糾纏，我也不會束手就擒，請你出去吧！」

他以凌厲的眼光看著勘助，不准他再說下去。

四

「喂，次郎吉。」

店內只剩下他們兩個人時，狂四郎這樣叫著。

次郎吉看看四周之後，靠近狂四郎身邊。

「假扮我的人到底是誰？」

「比你瀟灑的的人。」

「此話怎講？」

「因爲對方比你勇敢，工夫比你高明。」

「你覺得很慚愧。」

「這是事實，我現在要拜託你一件事。」

「我知道。」

「你去番所中，將那個有如泥小盒的女孩子帶出來。」

「喔，這個工作很困難。」

「再過不久，你也要進去那個地方，現在你先去瞧瞧也好。」

「你這麼說，我當然照辦了。」

那夜三更，狂四郎在堅川沿堤來到第二座橋頭時，無意中受到襲擊。

數十名武士從四面八方逼近，將他包圍起來。

「你們要幹什麼？」

他低喝著，對方毫不答理，他忽然感覺有刀風襲來，他輕輕閃過。所有的武士都拔刀，朝兩側襲來。

狂四郎拔出無想正宗，看著刀身上的月影。

「我的仇敵雖然很多。」

他一邊說著，一邊打量眼前的敵人。

「但你們若不報上名來，我就無法了解你們目的何在？」

「……」

短暫的沉默後，那羣人繼續向前逼近。

「是修驗院御坊的人嗎？」

「……」

「那麼是那裡來蕃士——」

話未說完，左方說完，左方敵陣中，一個敵人踏著塵土斬殺過來。

他看到敵人攻擊的身形、步法，輕輕笑道：

「我知道了。」

「與今晚我放走鼠小僧的事有關，對吧。」

狂四郎很有把握地說著：

「島山長門守的家族——看來是什麼藩的重役支使你們這樣做是吧？如果這麼做？反而會打草驚蛇。倖免於死的人這樣回去報告吧。」

「喔！」

充滿鬪志的叫聲，狂四郎揚刀斬下來。三人應聲而倒；有的以刀身爲手杖，就這樣支撐著跪下去。

漸漸敵人的人數減少了。敵人勉强重新佈好方陣，狂四郎只不過一個動作，又使他們散開了。

路上的屍體又增加了。狂四郎斬了半數以上的敵人，刀尖滴著血跡。

「好傢伙！」

在狂四郎背後有一個人像瘋子般地追過來。

「傻瓜！」

狂四郎叫道。

「殺過來必死無疑，爲何這麼傻，如果非殺死我不可，請一些高手來吧！」

五

經過三天後的黃昏。

在柳橋町骯髒的川魚樓，次郎吉好像很疲倦的樣子，一個商人的女兒很羞澀地坐在他身旁。

次郎吉下意識認爲這是最後一次的工作。

他躲進傅馬町的囚牢，偷了女囚房的鑰匙，將名叫阿雪的町娘帶出來。

阿雪告訴他一段自己的戀愛故事。

在阿雪所住的街上，今年舉行山王祭，在靜御前排出花車。阿雪女扮男裝站在車上，拉著金棒，背著花笠，手持黑扇以遮太陽。在每輛花車的前頭，都有女孩子引領隊位，這是町上每一年的慣例。

阿雪被人選上擔任此項工作，町內的年輕人分成兩隊，時常爲此引起流血事件。

這個花車行列經過竹橋御門內，通過將軍家的檢閱，不久又置於吵吵鬧鬧的情況，突然在雲集的觀衆當中，有數名年輕人想要跑來捉阿雪。

阻擋這些年輕人的是一個英俊的工人，瞬間這些年輕人都被打倒在地。就這樣經過十天，阿雪在街上碰到他，邀他到涼船上，船划至松下。不久兩人即發生微妙的關係。

這個自稱是次郎吉的青年，住在龜山長門守屋敷，是一名植樹工人。他和阿雪兩人只有晚上才能相聚，阿雪爲了與他在一起，只有對家人說謊，以藉機溜出來幽會。

有一天，次郎吉自懷中拿出一個盒子給阿雪，那是如泥作的雕刻小盒。

阿雪高興的接受，她打算將它做爲她的針線盒，一生不離的帶在身邊。

現在這個小盒子在眞的鼠小僧懷中，他順便從牢獄中將東西帶出來。

「那麼你還相信名叫次郎吉的工人是鼠小僧嗎？」

次郎吉這樣問阿雪。

阿雪未回答，只是低著頭。

他以哀傷的心情看著次郎吉。

「不是的，那個工人絕不是鼠小僧，因爲我就是眞的鼠小僧，錯不了的。」

次郎吉在衝動之下所說的話，使自己嚇了一跳。他站起身來。

「你暫時在這裡等著；爲了你的事而前來照顧你的人，是你可依托之人，你在此等著吧。」

他出去，很快就找到狂四郎。

「你是不是現在要去自首？」

狂四郎這樣問著次郎吉。

次郎吉準備去玉池佐兵衛家。

「我要帶著這個盒子去。」

次郎吉說著自懷中取出盒子。

狂四郎問他。

「你要怎麼說？」

「請你不要見笑，因爲我帶出來的女孩子實在過於單純，我忽然有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想法——。」

「……那麼你想要將錯就錯，成爲女孩子的愛人，而靜靜入獄是嗎？」

「不錯！」次郎吉哈哈大笑。

「這樣也好，大丈夫有所必爲！……日後我再爲他們兩人證婚。」

經過半刻，狂四郎帶著阿雪來到麴町的爬坡。

坡上有龜山長門屋敷，事實上假扮鼠小僧的人是龜山長門守。他是家中的次男，今年夏天借用次郎吉的名義在市井遊玩中救了阿雪，因而滋生愛情。但當家的兄長過世了，他爲了繼續維持家督，而從次男的身份，轉變成爲當主。

爲此長門守不得不與阿雪分手，因爲要與她告別，才拿出如泥的小盒給她。由於狂四郎與長門守是舊識，所以才放他走。巧合的是——

長門守以爲閻魔王視自己爲鼠小僧而追殺他。事實上是龜山家的重彼想要殺死他，以使長門守家的三男得以成爲當主。

後來長門守知道事情的眞相，他也沒有再追究這件事。但是爲了宗族的團結，他將主使者找來，懇切地交談後，終於冰釋前嫌，而使龜山家免於因內部分裂而傾覆的厄運。

這時候，次郎吉悄悄到玉池左兵衞家自首了。

黑暗的決鬥

一

眠狂四郎和修驗院御獄坊一黨在新井藥師梅照院後面的松林內，展開淒絕的決鬪，這是在暮秋神田祭的熱潮之後，一個深夜裡。

起初不知是那一派黨徒夜襲富商，奪下千兩箱。這種刼案從今春開始不斷發生，一直持續到夏夜。後來那個强盜團自稱爲「天誅射千玉組」，他們的來歷仍是一個謎。

他們的手法有三個特徵。

第一、乘著深夜悄然闖入屋內，將燈火熄滅，在黑暗中行動。怎二、他們自稱要做爲御用金而要求千兩箱，爲了得知置放錢財的地方，而進行殘忍的拷問手段。第三、有一件不可思議的事，發生在他們要離去時。在黑暗的路上一定會發生意外的騷動，事後人們會看見血跡，但絕不會留下屍體，而且這個決鬪始終不出聲，而在短時間內解決。

眠狂四郎將「天誅射千玉組」視爲修驗院御獄坊的一黨。

但是他們不主動，狂四郎也不理會這事。對這件事他並不感興趣，只是保持冷眼旁觀的態度。這一羣黨徒在駒場野中了狂四郎的計略，因藤木三左衞門的砲擊而死了十八名同志，但是他們也不想報仇。

可以說狂四郎和這一黨處於休戰狀態中。

狂四郎決定與他們一決勝負，是在他的好友村木間屋田嶋屋遭受夜襲之後的事。

田嶋屋在深川十八大通是一個非常出名的商人。他年輕時以金的金條打成繩索來綁頭髮，這樣的舉動持續了三年。有一次他在吉原引水茶室，在夏天正炎熱時抱著火爐，叫來藝妓烤火，但沒有人願意這麼做。只有一個年齡較大的藝妓判斷其中必有奧秘，乃故意靠近火爐取火。後來才知道火爐的灰是白砂糖，炭則是金條。因嶋屋將金條送給他。他就是這種幽默而不惜金錢的人，狂四郎之所以會和他成爲好友，主要的也是他的豪爽慷慨。

他對狂四郎相當敬重，只要狂四郎有所需，他決不吝惜。所以狂四郎的好友除了武部仙十郎外，就是因嶋屋了。

因爲他財力雄厚，射千玉組來夜襲他，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某一天夜裡當因嶋屋靜開眼睛時，他發覺有人進來屋內。他一向有在丑刻上厠所的習慣，是故他每天在右町點燈至天亮，但此刻燈已熄了，他覺得很奇怪打算起床來查看。

「靜靜地不要亂動。」

在黑暗中有人發出警告。

使他嚇了一跳。

「你是誰？」

「在街巷街人們都稱我們是天誅射千玉組。」

田嶋屋猛然伸出右手，想拉動枕邊的繩子，這條繩子接到床下，再傳至後門，是一種叫喚木場工人的警報設備。

但那時候田嶋屋的右手被人用鞭子抽打一下。

——糟了！

他在心中叫喊。

很顯然他的舉動被在黑暗中的敵人看見了。

田嶋屋從床上爬起來一看。

在黑暗中有兩個青亮的微光，那實在不是一個人的眼睛，田嶋屋的背上頓時起了寒意。好像野獸般的眼睛，所以射千玉組在黑暗中仍能做事裕如，他們的視力雖至夜間，功效也如同白晝一樣。

「你們喜歡什麼，你們儘管拿去，千兩箱在倉庫中，你們去拿吧！」

田嶋屋告訴他們倉庫所在，同時也將鑰匙拿給他們。

覆面浪士進入倉庫，才了解田嶋屋的用意。那裡有一個地下室。

在床壁間有一個玻璃，往裡一瞧，空間有六尺寬而水滿滿的，金庫沉於水中，拿起燈火一照射，才知道水很深。

在玻璃中有一個銅漏斗，錢丟進漏斗順著小的筒口，卽落入水底的金櫃。田嶋屋設想得十分週到。

「叫你們家人將這些水舀乾。」

黨徒這樣下達命令。

「這些水是從隅田川流進來的。無論如何這些水是無法舀乾的。」

「田嶋屋你是一個深藏不露的人，你無法將這些水舀乾，我不相信！」

「我是一個性情古怪的人，丟入金櫃中的錢都是多餘的，從前我都將這些錢拿去酒家花掉，因爲最近對這些事不感興趣，所以才造了這種設置。我臨死前會留下遺言，告訴子孫用法。如果現在我死了，你們想要想得到這些東西，最起碼也得費上半年的功夫。」

田嶋屋泰然自若地說。

但是——

射干玉組對於田嶋屋所說的話，一點也不相信。

田嶋屋回到房間內，臉色大變，原來在這期間，有一個女人被打昏，而拖回房間。

這是受狂四郎所託，住在離屋的蜂須阿波守夫人。

「田嶋屋我給你一個期限，三天之內，你必須交出一萬兩來交換這女人。若不照約定，這女人會受四十九個男人侮辱，一絲不掛的綁在日本橋高禮場所。」

帶頭的首領，說完之後，立卽命手下將夫人一起帶走。

這天晚上——

射干玉組在外面大馬路上又展開了可怕的決鬪，店內的人見到外面冷冷的夜氣下，保持著深深的肅靜。第二天一早，店內的一人在外面撿拾起一隻被人斬斷的右手，這是昨夜進行決鬪的證據所在。

二

接到田嶋屋急報，狂四郎來到田嶋屋家，立卽表明態度。

雙方決鬪已經正式展開了。

狂四郎離開店面沿著河岸走去，不久他看到土垣上有一個人坐著釣魚。

狂四郎停住脚步，看著那人的背影。

「眠先生……」

很低沉的叫喚聲，若是普通人的耳朵一定不會聽見，但狂四郎却聽見那人在喚自己。

——呀！

狂四郎馬上認出這個人的身份。他是與自己因緣非淺的人。他是甲賀忍組的首領，自從去年起他已經與甲賀忍組進行好幾次決鬪，現在仍有記錄可尋。因此，首領對於狂四郎毫不驚嚇的勇氣因敬佩而產生對他尊敬的心情。

狂四郎緩步靠近釣者。

「每次射干玉組遭遇的攔截，是不是你所派出的屬下？」

「是的，公儀下了嚴命給甲賀忍組，要我們捉到徒黨歸案，也許這得藉重你的力量。」

「從現在起將這件事委任我吧！」

「你已經知道內容了嗎？這些黨徒的中心指揮者，住在薩摩山中，是尤神族豪族的後裔。在數百年間像猛虎一般生活，所以磨練成在夜間可看見的眼睛，不論甲賀忍組如何努力，要在夜間阻止他們橫行是相當困難的事。也許藉重你的能力可以殺死頭目也說不定，你認爲如何？」

「我在晚上也如同瞎子般，無法看清東西，如果要與這些野獸戰鬪，我非想出一個計謀來不可。」

狂四郎暗自思索著。

他們兩人仍舊維持一人的釣魚，一人欣賞的姿態。他們用外人聽不見的聲音，二人彼此討論一番而後分手。

經過半刻之後，狂四郎來拜訪蘭學醫師曾田良介所住的茅屋。

良介坐在走廊的地板上，用自己製造的反射望遠鏡，看著天上的圓月。

「我前來請教你一件事，要使燈火熄滅，不用風或武器，有什麼辦法沒有？」

良介放下望遠鏡，看著狂四郎，說道：

「那是滅火瓦斯。」

「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我拿給你看。」

良介就在一間堆積著許許多多奇妙東西的房間裡，拿起一個奇妙小巧的玻璃瓶，蓋子一拿開，蠟燭的火即熄滅了。（在瓶內所灌的是今天所說的炭酸瓦斯）

良介對瓦斯作了詳細的說明。狂四郎一邊聽著一邊看著庭院。

夜幕低垂，樹木也漸漸暗淡下來。

「……嗯！」

他好像想到什麼，得意地笑起來。

——影子雖是黑暗的東西，但在水影中的月光也有光亮存在。

狂四郎回到木母寺之後，野野呂甚內在那裡靜靜端坐等著他回來，他從中午一直等到現

在。

「這一向跑到那裡去了？」

狂四郎這樣問他。

甚內住在十日市場的溪谷下游的古屋中，專門捉鶴見川的鮎魚而生活。

「我要回去故山，想要削髮爲和尙，特來此與你告別。」

「你的故鄉在那裡？」

「在長崎，我本是一名漁夫。」

「是這樣嗎？」

「因爲在我年輕時，我覺得我體內的血液有一半是異形的，一直抱著這種疑惑，所以我想悄悄地回去證實。」

「我對江戶也厭倦了，所以無論如何如果可以的話，我想與你同行。」

「有你與我爲伴，沒有比這個更令我高興的事了。」

甚內興奮地說著。

狂四郎看他一眼，打趣地說道：

「如果明天還可以生存下去再作打算吧！」

「這話如何說呢？」

「沒有……」

狂四郎抱著頭，以避免說明。

「眠先生……」

甚內抬起頭看著狂四郎。

「我雖然曾奉主公的命令來向你襲擊，但是你却救了我絕望的身軀。我要離開江戶前，最不甘心的是未曾爲你效命。如果可替你效命，不論做什麼事我都很願意。我會爲此感到愉快，我將毫無顧慮的出發，你是否可以讓我這樣做？」

甚內誠心誠意地做這種請託。狂四郎沉吟一下，說道：

「好！有一件事要拜託你！」

「我絕對很樂意去做。即使我當了和尙也不會唸經文，只是在婆娑的世界中多了一個人而已，你儘管吩咐我好了。」

狂四郎經過短暫的沉默之後才開口。

「你們舊主君的太太被射干玉組的黨徒捉去了。」

「喔！」

甚內喊了一聲。

「不去救回來不行，有你的長刀幫助，沒有比這更好的事了。」

「我知道了。」

甚內以自己嚇了一跳的大聲音回答。

但狂四郎在剎那間覺得很後悔。

——爲什麼？我從來未曾接受他人的援助。而現在……。

三

新井梅照院號爲松萬山。天正十四年，一個叫行春的和尚在此開基，本尊卽藥師佛，那是一個石頭座像，長一寸八分，裝在盒子中不知從那一個藥師佛起被稱爲育子藥師。在佛緣日賣出小兒藥夢想丸，十五歲以下的兒童只要服了該藥，不論什麼病都可治好。由於人們都這麼傳說，所以求取這種藥的人相當多。

後來許多治癒的人都回來此寺奉獻。所造的石塔在寺院後的松林排成兩列，大約二町遠。

射干玉組指定田嶋屋將一萬兩送來此地。

夕陽西沉，在梅照院境內有五乘轎子靜悄悄地被抬進來。這是女子所乘的轎子，左右有二個腰環及夢想窗紗，煞是美觀。但是家臣很少，這好似大興有權勢的中謁，偷偷溜進的狀態。

在最前頭，手裡拿著灯火的是野野呂甚內。

甚內領著行列來到來內，他叫轎子停在後面種植櫻樹的空地，自己一個人進入造有石塔的松林中。

天空繫星閃爍，但四野漆黑一片。

甚內所提的灯照著草木、石塔。

忽然一陣風吹來，雖只是微風，但提灯却熄了。

甚內站在黑暗中。

在可怕的靜默中，甚內感覺左右的石塔陰影處有殺氣存在。他判斷有人躲在石塔後。

「我是田嶋屋的代理人，我如期赴約，你們將阿波守的夫人帶來了沒有？」

甚內大喊了一聲，遠處有人點了灯火，映現出女人被綁在石塔上的形影，但馬上又消失在黑暗中。

「五乘轎子內各有二千兩，總兵一萬兩，我已經帶來了……拜託你們將夫人還給我吧。」

這時在黑暗中有人說話。

「你不是田嶋屋的代理人，是眠狂四郎的代理人，轎內根本不是千兩箱，而是石頭。」

——想不到敵人對自己的行動居然調查得如此清楚。

甚內身處在劣勢，但是他却絲毫不懼怕。他半蹲著身子，注意四周的動靜。這時候，從

樹縫間飛出一些物體？擊中石塔冒出黑煙。

甚內趁著這個機會，揭起長刀，向著綁有女人的石塔跑去。

左右不斷有人投槍過來，但都無法射中甚內的迷影。

黑煙筒一直向甚內的前方準確地拋擲過來，想是要掩護甚內身影的煙幕一樣。

——雖然在黑暗中，眼睛仍可以看見。

但是這種黑幕形成的黑暗，他們可以看見嗎？

狂四郎在心中一直思索這件事。

由於所投下的槍都無法射中甚內，於是幾十名敵人一齊拔刀，跳下來追逐甚內。

已經投完煙筒的狂四郎，如疾風般地跑過來。

「我要將你們全部殺了。」

他大聲斥喝著，不久一個敵人的頸部和二個敵人的腹部，已經在無想正宗的劍下噴出血來。

像迅雷不及掩耳般，充滿鬪志的狂四郎向敵陣衝去，剎時，敵人死於劍下者不計其數而慘叫連天。

不久，林中又回復了原來的靜寂。所有的敵人都倒斃在地上。

在遠處有人點了燈火，灯光漸漸靠近，——是甲賀忍組的首領。

狂四郎全身都是血腥味，如幽靈般站在那裡。

在另一邊——

蜂須賀阿波守夫人還被綁在石塔上。

她的胸口插著一隻大刀，她一手撫著前胸，一手按著大刀，眼睛怒睜著。在她身旁有個已氣絕的屍身。那人頭上綁著山岡頭巾，是修驗院御嶽坊的首領。

殺了首領背上被刺進一刀的甚內也橫倒在地上，在他的頸部及肩上，左腿都插滿了鏢。

他的眼睛微微張開，血絲沿著嘴角滴下來，但他的表情顯得十分寧靜祥和。

狂四郎靜靜看著在灯火中浮現的悽慘狀態。

——這些善良的人都死了。

他在心中喊著阿波守夫人和甚內的名字。

隔了幾天，在品川宿街尾——向著東海道的地方，有人看到狂四郎極削瘦的身影。他的目的地是長崎，在可看見海的一個丘上，他要埋葬甚內的骨灰，此刻他將甚內的骨灰揣在懷中。

此刻離開江戶，不知何時再回來？這是狂四郎自己也不能了解的。

—全文完—

絕望刀

柴田錬三郎著
黎光譯

出版者：金蘭文化出版社
社址：臺北市汀州路四九九號之四
電話：3219274·3951723
郵政劃撥儲金帳號第一〇三一四九號
戶名：金蘭文化出版社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八九一號

發行人：許素蘭
監印人：張耀先
印刷者：四維印刷廠有限公司
電話：九五一八九一四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定價：（全册）新台幣捌拾元 港幣拾元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四月出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